



漢書門
 四三一五
 二六一五
 一六五
 冊架函號類

內閣文庫
 漢書
 四三一五
 二六一五
 一六五
 冊架函號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4315
冊數	126 (80)
函號	276 26



春秋正義序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盛訥等奉
勅重較刊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 承德郎司業仍加俸一級臣黃錦等奉
旨重修

夫春秋者紀人君動作之務是左史所職之書王者統
三才而宅九有順四時而治萬物四時序則玉燭調於
上三才協則寶命昌於下故可以享國末年令聞長世
然則有為之務可不慎與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則必
盡其敬戎則不加無罪盟會協於禮興動順其節失則
貶其惡得則褒其善此春秋之大旨為皇王之明鑒也

若夫五始之目章於帝軒六經之道光於禮記然則此書之發其來尚矣但年祀緜邈無得而言暨乎周室東遷玉網不振楚子北伐神器將移鄭伯敗王於前晉侯請隧於後竊僭名號者何國不然專行征伐者諸侯皆是下陵上替內叛外侵九域騷然三綱遂絕夫子內韞大聖逢時若此欲垂之以法則無位正之以武則無兵賞之以利則無財說之以道則不用虛歎銜書之鳳乃似喪家之狗既不救於已往冀垂訓於後昆因魯史之有得失據周經以正褒貶一字所嘉有同華袞之贈

言所黜無異蕭斧之誅所謂不怒而人威不賞而人勸實永世而作則歷百王而不朽者也至於秦滅典籍鴻猷遂寢漢德既興儒風不泯其前漢傳左氏者有張蒼賈誼尹咸劉歆後漢有鄭衆賈逵服虔許惠卿之等各為詁訓然雜取公羊穀梁以釋左氏此乃以冠雙履將絲綜麻方鑿圓枘其可入乎晉世杜元凱又為左氏集解專取立明之傳以釋孔氏之經所謂子應乎母以膠投膝雖欲勿合其可離乎今校先儒優劣杜為甲矣故晉宋傳授以至於今其為義疏者則有沈文何蘇寬劉

炫然沈氏於義例粗可於經傳極疎蘇氏則全不體本文唯旁攻賈服使後之學者鑽仰無成劉炫於數君之內實為翹楚然聰惠辯博固亦罕儔而探賾鉤深未能致遠其經註易者必具飾以文辭其理致難者乃不入其根節又意在矜伐性好非毀規杜氏之失凡一百五十餘條習杜義而攻杜氏猶蠹生於木而還食其木非其理也雖規杜過義又淺近所謂捕鳴蟬於前不知黃雀在其後案僖公三十三年經云晉人敗狄于箕杜註云卻缺稱人者未為卿劉炫規云晉侯稱人與穀戰同

案穀戰在葬晉文公之前可得云背喪用兵以賤者告箕戰在葬晉文公之後非是背喪用兵何得云與穀戰同此則一年之經數行而已曾不勘省上下妄規得失又襄公二十一年傳云邾庶其以漆聞丘來奔以公姑姊妻之杜註云蓋寡者二人劉炫規云是襄公之姑成公之姊只一人而已案成公二年成公之子公衡為質及宋逃歸案家語本命云男子十六而化生公衡已能逃歸則十六七矣公衡之年如此則於時成公三十三四矣計至襄二十一年成公七十餘矣何得有姊而妻

庶其此等皆其事歷然猶尚妄說况其餘錯亂良可悲
矣然比諸義疏猶有可觀今奉

勅刪定據以為本其有疎漏以沈氏補焉若兩義俱違
則特申短見雖課率庸鄙仍不敢自尊謹與朝請大夫
國子博士臣谷那律故四門博士臣楊士勛四門博士
臣朱長才等對共參定至十六年又奉

勅與前脩疏人及朝散大夫行大學博士上騎都尉臣
馬嘉運朝散大夫行大學博士上騎都尉臣王德韶給
事郎守四門博士上騎都尉臣蘇德融登仕郎守大學

助教雲騎尉臣隨德素等對

勅使趙弘智覆更詳審為之正義凡三十六卷冀貽諸
學者以裨萬一焉

春秋正義序終

春秋左傳註疏卷第一 晉杜氏註 唐孔穎達疏 陸德明釋文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盛訥可奉

勅重較刊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 承德郎司業臣加俸一級臣黃錦等奉 上日重修

春秋序

陸曰此元凱所作既以釋經故依例音

釋例序之本或題為春秋左傳序者沈文何以為

今不用疏正義曰此序題目文多不同或云春

集解序或云春秋左氏傳序案晉宋古本及今

定本並云春秋左氏傳序今依用之南人多云

此本釋例序後人移之於此且有題曰春秋釋

例序置之釋例之端今所不闕晉大尉劉寔與

杜同時人也宋大學博士賀道養去杜亦近俱

為此序作註題並不言釋例序明非釋例序也

萬曆十九年刊

春秋序

解之名曰經傳集解是言為集解作序也又別
集諸例從而釋之名曰釋例異同之說釋例詳
之是其據集解而指釋例安得為釋例序也序
與敘音義同爾雅釋詁云敘緒也然則舉其綱
要若繭之抽緒孔子為書作序為易作序卦子
夏為詩作序故杜亦稱序序春秋名義經傳體
例及已為解之意也此序大略凡有十一段名
義以春秋是此書大名先解立名之由自春秋
至所記之名也明史官記事之書名曰春秋之
義自周禮有史官至其實一也明天子諸侯皆
有史官必須記事之義自韓宣子適魯至舊典
禮經也言周史記事褒貶得失本有大法之意
自周德既衰至從而明之言典禮廢缺善惡無
章故仲尼所以脩此經之意自左丘明受經於
仲尼至所脩之要故也言丘明作傳務在解經
而有無傳之意自身為國史至然後為得也言
經旨之表不應須傳有通經之意自其發凡以
言例至非例也言丘明傳有三等之體自故發

傳之體有三至三叛人名之類是也言仲尼脩
經有五種之例自推此五體至人倫之紀備矣
總言聖賢大趣足以周悉人道所說經傳理畢
故以此言結之自或曰春秋以錯文見義至釋
例詳之也言已異於先儒自明作集解釋例之
意自或曰春秋之作下盡亦無取焉大明春秋
之早晚始隱終麟先儒錯繆之意賈逵太史公
十二諸侯年表序云魯君子左丘明作傳據劉
向別錄云左丘明授曾申申授吳起起授其子
期期授楚人鐸椒鐸椒作抄撮八卷授虞卿虞
卿作抄撮九卷授荀卿荀卿授張蒼此經既遭
焚書而亦廢滅及魯共王壞孔子舊宅於壁中
得古文逸禮有三十九篇書十六篇天漢之後
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及春
秋左氏丘明所脩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
藏於秘府伏而未發漢武帝時河間獻左氏及
古文周官光武之世議立左氏學公羊之徒上
書訟公羊抵左氏左氏之學不立成帝時劉歆

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

疏 春秋至名也。人臣奉主起穀梁廢疾自此以後二傳遂微左氏學顯矣

校秘書見府中古文春秋左氏傳歆大好之時丞相尹咸以能治左氏與歆共校傳歆略從咸及丞相翟方進受質問大義初左氏傳多古字古言學者傳訓詁而已及歆治左氏引傳文以釋經轉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備焉歆以為左丘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而公羊穀梁在七十二弟子後傳聞之與親見其詳略不同歆數以問向向不能非也及歆親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氏逸禮古文尚書皆列於學官哀帝令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義諸儒博士或不肯置對歆因移書於太常博士責讓之帝元興十一年鄭興父子及歆創通大義奏上左氏始得立學遂行於世至章帝時賈逵上春秋大義四十條以抵公羊穀梁帝賜布五百匹又與左氏作長義至鄭康成箴左氏膏肓發公羊墨守起穀梁廢疾自此以後二傳遂微左氏學顯矣

曰史史官記事為書立名以春秋二字為記事之書名也。正義曰從此以下至所記之名也。明史官記事之書名曰春秋之意春秋之名經無所見唯傳記有之昭二年韓起聘魯稱見魯春秋外傳晉語司馬侯對晉悼公云羊舌肸習於春秋楚語申叔時論傳太子之法云教之以春秋禮坊記云魯春秋記晉喪曰殺其君之子奚齊又經解曰屬辭比事春秋教也凡此諸文所說皆在孔子之前則知未脩之時舊有春秋之目其名起遠亦難得而詳禮記內則稱五帝有史官既有史官必應記事但未必名為春秋耳據周世法則每國有史記當同名春秋獨言魯史記者仲尼脩魯史所記以為春秋止解仲尼所脩春秋故指言魯史言脩魯史春秋以爲褒貶之法也

記事者以事繫日。繫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所以紀遠近別同異也

○別彼疏 記事至異也。既辨春秋之名又言記事列反之法繫者以下綴上以未連本之辭言於

此日而有此事故以事繫日月統日故以日繫月時
 統月故以月繫時年統時故以時繫年所以紀理年
 月遠近分別事之同異也若隱三年春王二月己巳
 日有食之二年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之類是
 事之所繫年時月日四者皆具文也史之所記皆應
 具文而春秋之經文多不具或時而不日月而不日
 亦有日不繫月月而無時者史之所記日必繫月月
 必繫時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有日無月者十四
 有月無時者二或史文先闕而仲尼不改或仲尼備
 文而後人脫誤四時必具乃得成年桓十七年五月
 無夏昭十年十二月無冬二者皆有月而無時既得
 其月時則可知仲尼不應故闕其時獨書其月當是
 仲尼之後寫者脫漏其日不繫於月或是史先闕文
 若僖二十八年冬下無月而有壬申丁丑計一時之
 間再有此日雖欲改正何以可知仲尼無以復知當
 是本文自闕不得因其闕文使有日而無月如此
 之類蓋是史文先闕未於後人脫誤其時而不日月
 而不日者史官立文亦至自有詳略何則案經朝聘

侵伐執殺大夫立功之屬或時或月未有書日者其
 要盟戰敗崩薨卒葬之屬雖不盡書日而書日者多
 是其本有詳略也計記事之初日月應備但國史總
 集其事書之於策簡其精麤合其同異量事而制法
 率意以約文史非一人辭無定式故日月參差不可
 齊等及仲尼脩政因魯史成文史有詳略日有具否
 不得不即因而用之案經傳書日者凡六百八十一
 事自文公以上書日者二百四十九宣公以下亦俱
 六公書日者四百三十二計年數略同而日數向倍
 此則久遠遺落不與近同且他國之告有詳有略若
 告不以日魯史無由得其日而書之如是則當時之
 史亦不能使日月皆具當時已自不具仲尼從後脩
 之舊典參差日月不等仲尼安能盡得知其日月皆
 使齊同去其日月則或害事之先後備其日月則古
 史有所不載自然須舊有日者因而詳之舊無日者
 因而略之亦既自有詳略不可以為褒貶故春秋諸
 事皆不以日月為例其以日月為義例者唯御卒日
 食二事而已故隱元年冬十有二月公子益師卒傳

曰公不與小斂故不書日桓十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傳曰不書日官失之也丘明發傳唯此二條明二條以外皆無義例既不以日無例獨於此二條見義者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病則親問斂則親與卿佐之喪公不與小斂則知君之恩薄但是事之小失不足以貶人君君自不臨臣喪亦非死者之罪意欲垂戒於後無辭可駭寄美而人臣輕賤死日可略故特假日以見義也日食者天之變甲乙者歷之紀朔是日月之會其食必在朔日是故史書日食必記月朔朔有甲乙乃可推求故日有食之須書朔日日與不日唯此而已月與不月傳本無義公羊穀梁之書道聽塗說之學或日或月妄生褒貶先儒溺於二傳橫為左氏造日月褒貶之例故杜於大夫卒例備詳說之仲尼刑定日無褒貶而此序言史官記事必繫日月時年者自言記事之體須有所繫不言繫之具否皆有義例也春秋感精符曰日者陽之精耀鬼光明所以察下也淮南子曰積陽之熱氣生火火氣之精者為日劉熙釋名曰日實也光

明盛實是說日之義也日之在天隨天轉運出則為晝入則為夜故每一出謂之一日日之先後無所分別故聖人作甲乙以紀之世本云容成造歷大撓作甲子宋忠註云皆黃帝史官也感精符曰月者陰之精地之理也淮南子曰積陰之寒氣久者為水水氣之精者為月劉熙釋名曰月闕也滿而闕缺是說月之義也月之行天其疾於日十三倍有餘積二十九日過半而行及日與日相會張衡靈憲曰日譬如火月譬水火外光水合景故月光生於日之所照鬼生於日之所蔽當日則光盈就日則明盡然則以明一盡謂之一月所以總紀諸月也三月乃為一時四時乃為一年故遞相統攝紀理庶事紀遠近者前年遠於後年後月近於前月異其年月則遠近明也別同異者共在月下則同月之事各繫其月則異月之事觀其月則異同別矣若然言正月二月則知是春四月五月則知是夏不須以月繫時足明遠近同異必須以月繫時者但以日月時年各有統屬史官記事唯須順敘時既管月不得以月繫時案經未有重書

月者日則有之桓十二年冬十有一月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丙戌衛侯晉卒一日再書者史本異文仲尼從而不改故杜云重書丙戌非義例因史成文也故史之所記必表年以

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也。錯七各

疏 故史至名也。○將解名曰春秋之意先說記事主記當時之事事有先後須顯有事之年表顯也首

始也事繫日下年是事端故史之所記必先顯其年以為事之初始也年有四時不可偏舉四字以為書

號故交錯互舉取春秋二字以為所記之名也春先於夏秋先於冬舉先可以及後言春足以兼夏言秋

足以見冬故舉二字以包四時也春秋二字是此書之總名雖舉春秋二字其實包冬夏四時之義四時

之內一切萬物生植孕育盡在其中春秋之書無物不包無物不記與四時義同故謂此書為春秋孝經

云春秋祭祀以時思之詩魯頌云春秋匪解享祀不忒鄭箋云春秋猶言四時也是舉春秋足包四時之

義年歲載祀異代殊名而其實一也爾雅釋天云載歲也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載李巡曰夏歲

商祀周年唐虞載各自紀事堯舜三代示不相襲也孫炎曰載始也取物終更始也歲取歲星行一次也

祀取四時祭祀一訖也年取年穀一熟也是其名別而實同也此四者雖代有所尚而名與自遠非夏代

始有歲名周時始有年稱何則堯典云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禹貢作十有三載乃

同是於唐虞之世已有年歲之言記事者則各從所尚常語者則適以為言故虞亦稱年周亦稱歲周詩

唐風稱百歲之後是周之稱歲也四時之名春夏秋冬皆以時物為之號也禮記鄉飲酒義曰春之為言

蠢也夏之為言假也秋之為言斂也冬之為言中也中者藏也漢書律歷志云春蠢也物蠢生也夏假也物假大也秋斂也物斂斂也冬終也物終藏

之也是解四時異名之義也史之記事一月無事不空舉月一時無事必空舉時者蓋以四時不具不成

為歲故時雖無事必虛錄首月其或不錄皆是史之

闕文隱六年空書秋七月註云雖無事而書首月具
 四時以成歲桓四年不書秋冬註云國史之記必書
 年以集此公之事書首時以成此年之歲故春秋有
 空時而無事者今不書秋冬首月史闕文是其說也
 然一時無事則書首月莊二十二年書夏五月者杜
 雖於彼無註釋例以為闕謬春秋之名錯舉而已後
 代儒者妄為華葉賈逵云取法陰陽之中春為陽中
 萬物以生秋為陰中萬物以成欲使人君動作不失
 中也賀道養云春貴陽之始秋取陰之初計春秋之
 名理包三統據周以建子為正言之則春非陽中秋
 非陰中據夏以建寅為正言之則春非陽始秋非陰
 初乃是竅混沌而畫蛇足必將天性命而失厄酒

周禮有史官掌邦國四方之事達四方之志諸侯亦

各有國史

疏

周禮至國史○既解名曰春秋之意又
 顯記事之人春官宗伯之屬有大史下

大夫二人小史中士八人內史中大夫一人外史上
 士四人御史中士八人雖復各有所職俱是掌書之

官○正義曰周禮春官小史職曰掌邦國之志內史
 職曰凡四方之事書內史讀之外史職曰掌四方之
 志掌達書名于四方今杜氏序云掌邦國四方之事
 者掌邦國取小史職文四方之事取內史職文杜總
 括兩史共成此語諸侯官屬雖難備知要傳記每說
 諸侯之史知諸侯亦各有國史也周禮言邦國者乃
 謂畿外諸侯之國也國有四表故言四方云凡四方
 之事書內史讀之者謂四方有書來告內史讀以白
 王也告王之後則小史主掌之故云掌邦國之志內
 史雖云讀四方之事書其實國內史策皆內史所掌
 故其職掌八柄及策命之事也然則內史小史既主
 國內及主四方來告之事故僖二十三年杜註云國
 史承告而書是也杜此序又云達四方之志取外史
 職文案外史職云掌四方之志掌達書名四方今移
 達字於四方之志止如杜之意外史達此國內之志
 以告四方故僖二十三年杜注云同盟然後告名赴
 者之禮是也然則掌邦國四方之事者據此承受他
 國之赴也達四方之志者據已國有事赴告他國也

春秋既有內外二種故杜翦據天子之史取外史內
 史兩文周禮諸史雖皆掌書仍不知所記春秋定是
 何史蓋天子則內史主之外史佐之諸侯蓋亦不異
 但春秋之時不能依禮諸侯史官多有廢闕或不置
 內史其策命之事多是大史則大史主之小史佐之
 劉炫以為尚書周公封康叔戒之酒誥其經曰大史
 友內史友如彼言之似諸侯有大史內史矣但徧檢
 記傳諸侯無內史之文何則周禮內史職曰凡命諸
 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僖二十八年傳說襄主使
 內史叔與父策命晉侯為侯伯是天子命臣內史掌
 之襄三十年傳稱鄭使大史命伯石為卿是諸侯命
 臣大史掌之諸侯大史當天子內史之職以諸侯兼
 官無內史故也鄭公孫黑強與薰隧之盟使大史書
 其名齊大史書崔杼弑其君晉大史書趙盾弑其君
 是知諸侯大史主記事也南史聞大史盡死執簡以
 往明南史是佐大史者當是小史也若然襄二十三
 年傳稱季孫召外史掌惡臣言外史則似有內史矣
 言諸侯為內史者閔二年傳稱史華龍滂與禮孔

曰我大史也文十八年傳稱魯有大史克哀十四年
 傳稱齊有大史子餘諸國皆言大史安得有內史也
 季孫召外史者蓋史官身居在外季孫從內召之故
 曰外史猶史居在南謂之南史耳南史外史非官名
 也藝文志云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舉必書所以慎
 言行昭法戒左史記言右史記事為春秋言為尚
 書帝王靡不同之禮記玉藻云動則左史書之言則
 右史書之雖左右所記二文相反要此二者皆言左
 史右史周禮無左右之名得稱左右者直是時君之
 意處之左右則史掌之事因為立名故傳有左史倚
 相掌記左事謂之左史左右非史官之名也左是陽
 道陽氣施生故令之記動右是陰道陰氣安靜故使
 之記言藝文志稱左史記言右史記動誤耳上言魯
 史記則諸侯各有史可知又言諸侯各有國史者方
 說諸侯各有春秋重詳其文也

大事書之於策
 ○策本又作冊亦小
 ○策本又作冊亦小

事簡牘而已
 ○牘徒
 ○既言尊幼皆
 ○有史官又論所記簡策之異

釋器云簡謂之畢郭璞云今簡札也許慎說文曰簡
牒也牘書版也蔡邕獨斷曰策者簡也其制長二尺
短者半之其次一長一短兩編下附鄭玄註中庸亦
云策簡也由此言之則簡札牒畢同物而異名單執
一札謂之為簡連編諸簡乃名為策故於文策或作
冊象其編簡之形以其編簡為策故言策者簡也鄭
玄註論語序以鈞命決云春秋二尺四寸書之孝經
一尺二寸書之故知六經之策皆稱長二尺四寸蔡
邕言二尺者謂漢世天子策書所用故與六經異也
簡之所容一行字耳牘乃方版版廣於簡可以並容
數行凡為書字有多有少一行可盡者書之於簡數
行可盡者書之於方方所不容者乃書於策聘禮記
曰若有故則加書將命百名以上書於策不及百名
書於方鄭玄云名書文也今謂之字策簡也方版也
是其字少則書簡字多則書策此言大事小事乃謂
事有大小非言字有多少也大事者謂君舉告廟及
鄰國赴告經之所書皆是也小事者謂物不為災及
言語文辭傳之所載皆是也大事後雖在策其初亦

記於簡何則載君大事南史欲書崔杼執簡而往董
狐既書趙盾以示於朝是執簡而示之非舉策以示
之明大事者先書於簡後乃定之於策也其有小事
文辭或多如相絕秦聲子說楚字過數白非一牘
一簡所能容者則於衆簡牘以次存錄也杜所以知
其然者以隱十一年傳例云滅不告敗勝不告克不
書于策明是小事傳聞記於簡牘也以此知仲尼脩經
得之明是小事傳聞記於簡牘也以此知仲尼脩經
皆約策書成文丘明作傳皆博采簡牘衆記故隱十
一年註云承其告辭史乃書之于策若所傳聞行言
非將君命則記在簡牘而已不得記於典策此蓋周
禮之舊制也又莊二十六年經皆無傳傳不解經註
云此年經傳各自言其事者或策書雖存而簡牘散
落不究其本末故傳不復申解是言經據策書傳馮
簡牘經之所言其事大傳之所言其
事小故知小事在簡大事在策也

檮杌晉謂之乘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

○孟子書
名姓孟名

軻字子輿鄆邑人與齊宣王同時人著此書檇徒刀
 反机五忽反檇机四凶之一杜云頑凶無儔匹之貌
 乘繩證及車乘 **疏** 孟子曰至一也 ○既言簡策之異
 也一云兵乘 **疏** 又說諸國別名孟子姓孟名軻字
 子輿鄆邑人也當六國之時帥事孔子之孫子思脩
 儒術之道著書七篇其第四離婁篇云王者之迹息
 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謂之乘楚謂之檇机魯
 謂之春秋也其言與此小異是杜足其實二字使
 成文也彼趙岐註云乘者與於田賦乘馬之事因以
 為名檇机者器凶之類與於記惡垂戒因以為名春
 秋以二始舉四時記萬事之名是三者立名雖異記
 事則同故云其實一也序發首云春秋者魯史記之
 名也故引此以為證且明諸侯之國各有史記故魯
 有春秋仲尼得因而脩之也案外傳申叔時司馬侯
 乃是晉楚之人其言皆云春秋不言乘與檇机然則
 春秋是其大名晉楚私立別號魯無別號故守其本
 名賈逵云周禮盡在魯矣史法最備故史記與周
 禮同名然則晉楚豈當自知不備故別立惡名 **韓**

宣子適魯

宣子名起晉大夫
夫適魯在昭二年

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

禮盡在魯矣

盡津忍
反後放此

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

所以王

王于況
反又如字

疏 韓宣至以王 ○既言諸國有書
欲明魯最兼備故云此 ○正義

曰此昭二年傳文也宣子晉卿名起食邑於韓因以
 為氏諡曰宣子者有德之稱為昭公新立身新為政
 故來聘魯因觀書於太史氏見此書而發言杜註彼
 以為易象即今周易上下經之象辭也魯春秋謂魯
 史記之策書也春秋遵周公之典以序事故曰周禮
 盡在魯矣易象春秋是文王周公之所制故見春秋
 知周公之德見易象知周之所以王也文王能制此
 典即是身有聖德聖不空生必王天下周室之王文
 王之功故觀其書知周之所以得王天下之由也文
 王身處王位故以王言之周公不王故以德屬之人
 異故文異傳言觀書大史則所觀非一而獨言易象
 魯春秋者韓子主美文王周公故特言之易象魯無

增改故不言魯易象春秋雖是周法所記乃是魯事
 故言魯春秋也春秋易象晉應有之韓子至魯方乃
 發歎者味其義善其人以其舊所未悟故云今始知
 示其歎矣之深非是素不見也易下繫辭云易之興
 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當文王與紂之事則謂
 易象爻象之辭也鄭玄案據此文以為易是文王所
 作鄭眾賈逵虞翻陸績之徒以易有箕子之明夷東
 鄰殺牛皆以為為易之爻辭周公所作杜雖無明解似
 同鄭 **韓子所見蓋周之舊典禮經也**疏 ○序言史官
 所書舊有成法故引韓子之事以此言結之韓子所
 見魯春秋者蓋是周之舊日正典禮之大經也韓子
 之言并歎易象此之所見唯謂春秋者指說春秋不
 須易象故也知是舊典禮經者傳於隱七年書名例
 云謂之禮經十一年不告例云不書于策明書於策
 必有常禮未脩之前舊有此法韓子所見而說之即
 是周之舊典以無正文故言蓋為疑辭也制禮作樂
 周公所以明策書禮經亦周公所制故下句每云周

公正謂五十發凡是周公舊制也必知史官所記有
 周公舊制者以聖人所為動皆有法以為立官記事
 豈得全無憲章定四年傳稱備物典策以賜伯禽典
 策則史官記事之法也若其所記無法何足以賜諸
 侯諸侯得之何足以為光榮而于魚稱為美談也且
 仲尼脩此春秋以為一經若周公無法史官妄說仲
 尼何所可馮斯文何足為典得與諸書禮樂詩易
 並稱經哉以此知周公舊有定制韓子所見是也 **周**
德既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赴告策
書 ○告古毒反一音古報 諸所記註 ○註張佳反
 反崩薨曰赴禍福曰告 多
違舊章疏 周德至舊章 ○正義曰此明仲尼脩春秋
 之由先論史策失宜之意計周公之垂法
 典策具有豈假仲尼更加筆削但為官失其守衰敗
 失中赴告策書多違舊典是故仲尼脩成此法垂示
 後昆襄三十一年傳稱卿大夫能守其官職昭三十
 年傳曰守道不如守官是言人臣為官各有所守周

德既衰邦國無法羣小在位故官人失其所守也雖
 廣言衆官失職要其本意是言史官失其所掌也昭
 三十一年傳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婉而辨上之人能
 使春秋昭明註云上之人謂在位者也彼謂賢德之
 人在天子諸侯之位能使春秋褒貶勸戒昭明周德
 既衰主掌之官已失其守在上之人又非賢聖故不
 能使春秋褒貶勸戒昭明致令赴告記註多違舊章
 也文十四年傳曰蒯蕢不赴禍福不告然則鄰國相
 命凶事謂之赴他事謂之告對文則別散文則通昭
 七年傳衛齊惡告喪于周則是凶亦稱告也赴告之
 中違舊章者若隱三年平王以壬戌崩赴以庚戌桓
 五年陳侯鮑卒再赴以甲戌已丑及不同盟者而赴
 以名同盟而赴不以名之類是也策書記註多違舊
 章者仲尼既已脩改不可復知正以仲尼脩之故知
 其多違也

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考其真偽而志其典禮
 上以遵周公之遺制下以明將來之法

疏 仲尼至之
 法○此明

仲尼所因并制作之意所脩之經以魯為主是因魯
 史策書成定之舊文也考謂校勘志謂記識考其真
 偽真者因之偽者改之志其典禮合典法者褒之違
 禮度者貶之上以遵周公之遺制使舊典更興下以
 明將來之法令後世有則以此故脩春秋也前代後
 代事終一揆所賞所罰理必相符仲尼定春秋之文
 制治國之法文之所褒是可賞之徒文之所貶是可
 罰之類後代人主誠能觀春秋之文揆當代之事辟
 所惡而行所善順褒貶而施賞罰則法必明而國必
 治故云下以明將來之法也不教當時而為將來制
 法者孔子之時道不見用既知被屈冀範將來將來
 之與今時其法亦何以異但為時不見用故指之將
 來其實亦以**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則刊而正之**
 教當代也

若干反**以示勸戒**
 疏 其教至勸戒○此說仲尼改舊
 史之意教之所存謂名教善惡
 義存於此事若文無褒貶無以懲勸則是文之害教
 若僖二十八年天王狩于河陽傳云晉侯召王以諸

侯見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杜以晉文之意本欲尊周將率諸侯共朝天子自嫌疆大不敢至周喻王出狩得盡臣禮尋其蹤緒心是跡非又昭十九年許世子止弑其君買傳云許悼公癸五月戊辰飲大子止之藥卒書曰弑其君君子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許止進藥不由於醫其父飲之因茲而卒名教善惡須存於此者也不罪許止不沒晉文無以息篡逆之端勸事君之禮故隱其召王之名顯稱弑君之惡如此之例皆是文之害教則刊削本策改而正之以示後人使聞善而知勸見惡而自戒諸仲尼所改新意皆是刊而正之也

其餘則皆即用舊史

史有文質辭有詳略不必改也疏其餘至改也○此之意其餘謂新意之外皆即用舊史也始隱終麟二百餘載史官遷代其數甚多人心不同屬辭必異自然史官有文有質致使其辭有詳有略既無所害故不必改也史有文質謂居官之人辭有詳略謂書策

之文史文則辭華中史質則辭直華則多詳直則多略故春秋之文詳略不等也螟螽蜚蠊皆害物之蟲蜚蠊言有螟螽不言有諸侯反國或言自某歸或言歸自某晉伐鮮虞吳入郢直舉國名不言將帥及郊與用郊皆無所發諸侯出奔或名或不名明是立文乖異是其史舊有詳略義例不存於此故不必皆改也

故傳曰其善志又曰非聖人孰能脩之疏故傳至脩昭三十一年言春秋之書其是善志記也下傳成十四年言若非聖人誰能脩春秋使成五例也下傳既非同年而云又者言又重上事

蓋周公之志仲尼從而明之疏蓋周至明之○既以蓋為疑辭而知事必然者案傳君子論春秋之美而云善志春秋既舊名明稱舊記為善故知上傳之言蓋言周公之志也脩者治舊之名傳善聖人而言脩舊明脩前聖之道故知下傳之言蓋仲尼之明周公也上已言蓋周之舊典禮經此復重云蓋周公之志者上明

春秋記事之法舊史之遵周公也此明仲尼因舊史
之文還脩周公之法故重言蓋敘此以上論經以下
論左丘明受經於仲尼以為經者不刊之書也故傳

或先經以始事○先悉或後經以終義○後戶或依

經以辯理或錯經以合異隨義而發疏左丘至發

為經作傳故言受經於仲尼未必面親授受使之作

傳也此說作傳解經而傳文不同之意丘明以為經

者聖人之所制是不可刊削之書也非傳所能亂之

假使傳有先後不畏經因錯亂故傳或先經為文以

始後經之事或後經為文以終前經之義或依經之

言以辯此經之理或錯經為文以合此經之異皆隨

義所在而為之法傳期於釋盡經意而已是故立文

不同也太史公十二諸侯年表序云自孔子論史記

次春秋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魯君子左丘明懼弟

子各有妄其意失其真故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沈

氏云嚴氏春秋引觀周篇云孔子將脩春秋與左丘

明乘如周觀書於周史歸而脩春秋之經丘明為之

傳共為表裏藝文志云左丘明魯史也是言丘明為

傳以其姓左故號為左氏傳也先經者若隱公不書

即位先發仲子歸于我衛州吁弒其君完先發莊公

娶于齊如此之類是先經以始事也後經者昭二十

二年王室亂定八年乃言劉子伐孟以定王室哀二

年晉納蒯聵于戚哀十五年乃言蒯聵自戚入衛如

此之類是後經以終義也依經者經有其事傳辯其

由隱公不書即位而求好於邾故為蔑之盟案其經

文明其歸趣如此之類是依經以辯理也錯經者若

地有兩名經傳互舉及經侵傳伐經伐傳侵於文雖

異於理則合如此之類是錯經以合義也其例之所

傳文雖多不出四體故以此四句明之也

重○重直用反舊史遺文略不盡舉非聖人所脩之

又直龍反

要故也疏其例至故也○此說有經無傳之意例之

所重者若桓元年秋大水傳云凡乎原出

萬曆十九年刊

水為大水莊七年秋大水此則例之所重皆是舊史遺餘策書之文丘明略之不復發傳非聖人所脩之要故也言遺者史舊已沒策書遺留故曰遺文身為國史躬覽載籍必廣記

而備言之其文緩其旨遠將令學者原始要終○今

反下令學者尋其枝葉究其所窮○究久 **疏** 身為至同要於遙反

此說無經有傳之意○正義曰說文云籍部書也張衡東京賦曰多識前世之載載亦書也躬覽載籍所見者博以義有所取必廣記而備言之非直解經故其文緩遙明聖意故其旨遠將令學者本始其事之始要截其事之終尋其枝葉盡其根本則聖人之趣雖遠其曠可得而見是故經無其事而傳亦言之為此也原始要終及其旨遠竝易下繫辭文也尋其枝葉以樹木喻也究亦窮也言窮盡其所窮之處也

優而柔之使自求之屢而飫之○屢於艷反 使自趨

之○趨七住反 若江海之浸○浸于 膏澤之潤○膏

反 渙然冰釋○渙呼 怡然理順○怡以 然後為得也

疏 優而柔之至然後為得也○此又申說無經之傳有利益之意優而柔之使自求之大戴禮子張問入官學之篇有此文也其屢而飫之則未知所出優柔俱訓為安寬舒之意也屢飫俱訓為飽饒裕之意也謂丘明富博其文優游學者之心使自求索其高意精華其大義飽足學者之好使自奔趨其深致言其廣記備言欲令使樂翫不倦也江海以水深之故所浸者遠膏澤以雨多之故所潤者博以喻傳之廣記備言亦欲浸潤經文使義理通洽如是而求之然後渙然解散如春冰之釋怡然心說而眾理皆順然後為得其所也江海水之大者故舉以為喻脂之澤者為膏言雨之為潤若脂膏然故稱膏澤也

發凡以言例皆經國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書之舊

章仲尼從而脩之以成一經之通體疏

其發至通體正義曰自

此至非例也辨說傳之三體此一段說舊發例也言發凡五十皆是周公舊法先儒之說春秋者多矣皆云丘明以意作傳說仲尼之經凡與不凡無新舊之例杜所以知發凡言例是周公垂法史書舊章者以諸所發凡皆是國之大典非獨經文之例隱七年始發凡例特云謂之禮經十一年又云不書于策建此二句於諸例之端明書於策者皆是經國之常制非仲尼始造策書自制此禮也何則夫災無牲卒哭作主諸侯薨于朝會加一等夫人不薨于寢則不致豈是仲尼始造此言也公行告廟侯伯分災二凡之末皆云禮也豈是丘明自制禮乎又公女嫁之送人尊卑哭諸侯之親疎等級王喪之稱小童分至之書雲物皆經無其事傳亦發凡若丘明以意作傳主說仲尼之經此既無經何須發傳以是故知發凡言例皆是周公垂法史書舊章仲尼從而脩之以成一經之通體也國之有史在於前代非獨周公立法史始有

章而指言周公垂法者以三代異物節文不同周公必因其常文而作以正其變者非是盡變其常也但以一世大典周公所定故春秋之義史必主於常法而以周公正之然凡是周公之禮經今案周禮竟無凡例為當禮外別自有凡為當凡在禮內今者所據禮內有凡知者案周禮大宰職於八法之內有官成官法鄭眾註云官成者謂官府之有成事品式官法者謂職所生之法度然則此凡者是史官之策書成事法式也釋例終篇云稱凡者五十其別四十有九蓋以母弟二凡其義不異故也計周公垂典應每事設法而據經有例於傳無凡多矣釋例四十部無凡者十五然則周公之立凡例非徒五十而已蓋作傳之時已有遺落丘明采而不得故也且凡雖舊例亦非全語丘明采合而用之耳終篇云諸凡雖是周公之舊典丘明撮其體義約以為言非純寫故典之文也蓋據古文覆逆而見之此丘明會意之徵致是其說也然丘明撮凡為言體例不一於一凡之內事義不同亦有因經所有連釋經之所無如王曰求童公

侯曰子是也亦有略其經之所無直釋經之所有如
 凡祀啓蟄而郊龍見而雩不言禘祀以經無故也如
 此之類是也所以然者蓋以舊凡語少經雖無事則
 亦連文引之所以兼引王曰小童若舊凡語多經無
 者則略之經有者則載之所以略其禘祀獨舉郊雩
 故莊十一年王師敗績于某社註云事列於經則不
 得不因申其義是舊凡多者唯舉經文也發凡之體
 凡有二條一是特為策書一是兼載國事特為策書
 者凡告以名則書之類是也兼載國事者凡嫁女于
 敵國之類是也雖為國事但他書有者亦不在凡例
 如天子七月而葬既於禮文備有故立明作傳不在
 凡例也此書凡者自是天下大例其言非獨為魯故
 哭諸侯之條既發凡例乃云故魯曾為諸姬明知止凡
 所言非止魯事且送女例云於天子則諸御皆行魯
 無嫁女於天子之理祭祀例云改口蟄而郊自非魯
 國不得有郊天子之事明是采合故與裁約為文也其

微顯闡幽裁成義類者

○闡昌金口反明也

皆據舊例而發義

指行事以正褒貶

○褒保刃反貶彼

疏○其微至褒貶

而揚之說新意也微顯闡幽易丁繫辭文也微謂纖
 隱闡謂著明舊說云下云經無義例此釋經有義例
 謂孔子脩經微其顯事闡其幽理裁節經之上下以
 成義之般類其善事顯者若秦穆悔過貶四國大夫
 以例稱人觀文與常文無異惡事顯者若諸侯城緣
 陵叔孫豹違命城緣陵依例稱諸侯與無罪文同叔
 孫豹去氏與未賜族者文同皆是微其顯事闡幽者
 謂闡其幽理使之宜著若晉趙盾鄭歸生楚比陳乞
 及許大子止皆非親弒其君是其罪幽隱孔子脩經
 加弒使罪狀宣露是闡幽也諸春秋褒貶之例並是
 也蓋以為皆據舊例而發義以下論丘明之傳微顯
 闡幽乃是經事故賀沈諸儒皆悉同此劉炫以微顯
 闡幽皆說作傳之意經文顯者作傳本其纖微經文
 幽者作傳闡使明著顯者若天王狩于河陽觀經文
 足知王是天子狩是出獵但不知天子何故出畿外
 狩耳故傳發晉侯召王是其微顯也幽者若鄭伯克

段于鄢觀經不知段是何人何故稱克故傳發武姜
愛段是闡其幽也丘明作傳其有微經之顯闡經之
幽以裁制成其義理比類者皆據舊典凡例而起發
經義指其人行事是非以正經之褒貶例稱得雋曰
克傳言如二君故曰克是其據舊例發義也晉侯召
王使狩鄭伯不教其弟仲尼沒其召王顯稱鄭伯丘
明正述其事先解經文是指其行事以正褒貶也此
二事尤明者耳其餘皆是新意也此序主論作傳而
賀沈諸儒皆以為經解之
是不識文勢而謬失杜旨

言不稱書曰之類皆所以起新舊發大義謂之變例

國 諸稱至變例。上既言據舊例而發義故更指發
義之條諸傳之所稱書不書先書故書不言不稱
及書曰七者之類皆所以起新舊之例令人知發凡
是舊七者是新發明經之大義謂之變例以凡是正
例故謂此為變例猶詩之有變風變雅也自杜以前
不知有新舊之異今言謂之變例是杜自明之以曉

人也稱書者若文二年書上穀其其事襄二十七年
書先晉晉有信如此之類是也。不書者若隱元年春
正月不書即位攝也邾子克未王命故不書魯如此
之類是也。先書者若桓二年君若子以督為有無君之
心故先書弑其君僖二年虞師晉師滅下陽先書虞
賄故也如此之類是也。故書者若隱三年壬戌平王崩
赴以庚戌故書之成八年杞叔姬卒來歸自杞故書
如此之類是也。不言者若隱元年鄭伯克段于鄢不
言出奔難之也。莊十八年公追戎于濟西不言其來
講之也如此之類是也。不稱者若僖元年不稱即位
公出故也。莊元年不稱姜氏絕不為親如此之類是
也。書曰者若隱元年書曰鄭伯克段于鄢隱四年書
曰衛人立晉眾也如此之類是也。案襄元年圍宋彭
城非宋地追書也。隱元年稱鄭伯譏失教也。昭三十
一年公在乾侯言不能外內也。先書故書既是新意
則追書亦是新意。書與不書俱是新意則稱與不稱
言與不言亦俱是新意。豈得不言不稱獨為新意言
也稱也便即非乎釋例終篇云諸雜稱二百八十有

五止有其數不言其目就文而數又復參差竊謂追書也言也稱也亦是新意序不言者蓋諸類之中足以包之故也有田僧紹者亦註此序以為序言諸稱稱亦即是新意與下七者合為八名斯不然矣案書與不書其文相次若稱字即是新意但當言稱與不稱相次何以分為別文明知杜言諸稱自謂諸傳所稱不以稱為新意但以理而論之稱亦當是新意耳然亦有史所不書即以為

義者此蓋春秋新意故傳不言凡曲而暢之也。暢

反。然亦至之也。此說因舊為新也。仲尼脩春秋。者欲以上遵周制下明世教其舊史錯失則得刊而正之以為變例其舊史不書則無可刊正故此又辯之亦有史所不書正合仲尼意者仲尼即以為義改其舊史及史所不書此二者蓋是春秋新意故傳亦不言凡每事別釋曲而通暢之也此蓋春秋新意其言總上通變例與不別書也舉一凡而事同者諸理盡見是其直也不言凡而每事發傳是其曲暢

暢訓通故言曲而暢之也若然隱公實不即位史無由得書即位郝克實未有爵史無由得書其爵然則傳言不書自是舊史不書而以不書為仲尼新意者釋例終篇杜自問而釋之云丘明之為傳所以釋仲尼春秋仲尼春秋皆因舊史之策書義之所在則時加增損或仍舊史之無亦或改舊史之有雖因舊文固是仲尼之書也丘明所發固是仲尼之意也雖是舊文不書而事合仲尼之意仲尼因而用之即是仲尼新意若宣十年崔氏出奔衛傳稱書曰崔氏非其罪也且告以族不以名是告不以名故知舊史無名及仲尼脩經無罪見逐例不書名此舊史之文適當孔子之意不得不因而用之因舊為新皆此類也然杜唯言史所不書即以為義不云史所書為義者但夫子約史記而脩春秋史記之文皆是舊史所書因而褒貶理在可見不須更言但恐其經無義例因行舊史不書而夫子不用故特言之。其經無義例因行事而言則傳直言其歸趣而已。趣七。非例也。疏其

至例也。○此一段說經無義例者，國有大事，史必書之。其事既無得失，其文不著善惡，故傳直言其指歸，趣向而已，非褒貶之例也。春秋此類最多，故隱元年及宋人盟于宿，傳曰始通也。杜註云：經無義例，故傳直言其歸而已，他皆放此。故發傳之體有三而為例，是如彼之類皆非例也。

之情有五

○為音于偽，反又如字。

疏：故發至有五。○正義曰：傳新意變例歸趣，非例是也。為例之情有五，則下文五曰是也。書經有此五情緣，經以求義為例，言傳為經發例，其體有此五事。下文五句成十四年傳也。案彼傳上文云：春秋之稱，下云：非聖人誰能脩之。聖人指謂孔子矣。孔子所脩成此五事，五事所攝諸例皆盡。下句釋其類者，以屬之耳。此發傳之體有三：上文三言其以別之，觀文足可知耳。劉實分變例新意以為二事，釋例終篇曰：丘明之傳有稱周禮以正當者，諸稱凡以發例者是也。有明經所立新意者，諸顯義例而不稱凡者是也。稱古典則立凡以顯之，釋變例則

隨辭以讚之，杜言甚明，尚不能悟其為暗也，不亦甚乎。一曰微而顯，文見於此

而起義在彼

○見賢遍反，下同。

稱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梁

亡城緣陵之類是也

○舍音捨，疏。

一曰至是也。○文見於此，謂彼註云：辭微而義顯也。稱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成十四年傳為叔孫

僑如發也。經曰：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叔孫是其族也。褒賞稱其族，貶責去其氏。僑君命出使，稱其族，所以為榮。與夫人俱還去其氏，所以為辱。出稱叔孫，舉其榮名，所以尊君命也。入舍叔孫，替其尊稱，所以尊夫人也。族自卿家之族，稱舍別有所尊，是文見於此而起義在彼。僖十九年經書：梁亡，是秦亡之也。傳曰：不書其亡，自取之也。僖十四年經書：諸侯城緣陵。是齊率諸侯城之，以遷祀也。傳曰：彼書其人有闕也。秦人滅梁而曰：梁亡，文見於此。梁亡見取者之無罪，齊桓城祀而書諸侯城緣陵，文見於此。城緣陵見諸侯之有闕，亦是文見

於此而起義在彼皆是辭微而義顯故以此三事屬之

二曰志而晦約言示制

推以知例參會不地與謀曰及之類是也

○參上南反又音三

與音

疏二曰至是也○彼註云志記也晦亦微也謂預約言以記事事敘而文微桓二年秋公及戎

盟于唐冬公至自唐傳例曰特相會往來稱地讓事也自參以上則往稱地來稱會成事也其意言會必有主二人共會則莫肯為主兩相推讓會事不成故以地致三國以上則一人為主二人聽命會事有成故以會致宣七年公會齊侯伐萊傳例曰凡師出與謀曰及不與謀曰會其意言同志之國其行征伐彼不與我謀不得已而往應命則以相會合為文此二事者義之所異在於一字約少其言以示法制推三尋其事以知其例是所記事有敘而其文晦微也

曰婉而成章

○婉於阮反

曲從義訓以示大順諸所諱辟

璧假許田之類是也

○辟木亦作避音同後放此假古雅反後不音者同疏曰

至是也○彼註云婉曲也謂屈曲其辭有所諱諱以示大順而成篇章言諸所諱辟者其事非一故言諸以總之也若僖十六年公會諸侯于淮未歸而取項齊人以爲討而止公十七年九月得釋始歸諱執止之恥辟而不言經乃書公至自會諸如此類是諱辟之事也諸侯有大功者於京師受邑爲將朝而宿焉謂之朝宿之邑方岳之下亦受田邑爲從巡守備湯水以共沐浴焉謂之湯沐之邑魯以周公之故受朝宿之邑於京師許田是也鄭以武公之勳受湯沐之邑於泰山祊田是也隱桓之世周德既衰魯不朝周王不巡守二邑皆無所用因地勢之便欲相與易祊薄不足以當許鄭人加璧以易許田諸侯不得專易天子之田文諱其事桓元年經書鄭伯以璧假許田言若進璧以假田非久易也掩惡揚善臣子之義可以垂訓於後故此二事皆屈曲其辭從其義訓四曰以示大順之道是其辭婉曲而成其篇章也

盡而不汙

汙於俱反曲也

直書其事具文見意丹楹刻桷

天王求車齊侯獻捷之類是也

楹音盈刻音克桷音角捷在妾反

四曰至是也。彼註云謂直言其事盡其事實無所汙曲禮制宮廟之節楹不丹桷不刻莊二十三年秋丹桓宮楹二十四年春刻桓宮桷禮諸侯不貢車服天子不私求財桓十五年天王使冢父來求車禮諸侯不相遺俘莊三十一年齊侯來獻戎捷三者皆非禮而動直書其事不為之隱具為其文以見譏意是其事實盡而五曰懲惡而勸善懲直升反求名而亡欲

蓋而章書齊豹盜三叛人名之類是也

五曰至是也。彼註

云善名必書惡名不滅所以為懲勸昭二十年盜殺衛侯之兄繫襄二十一年邾庶其以漆間丘來奔昭五年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昭三十一年邾黑肱以濫來奔是謂盜與三叛人名也齊豹衛國之卿

春秋之例卿皆書其名氏齊豹忿衛侯之兄起而殺之欲求不畏疆禦之名春秋抑之書曰盜盜者賤人有罪之稱也邾庶其黑肱莒牟夷三人皆小國之臣並非命卿其名於例不合見經竊地出奔求食而已不欲求其名聞春秋故書其名使惡名不滅若其為惡求名而有名章徹則作難之士誰或不為若竊邑求利而名不聞則貪冒之人誰不盜竊故書齊豹曰盜三叛人名使其求名而名亡欲蓋而名章所以懲創惡人勸獎善人昭三十一年傳具說此事其意然也盜與三叛俱是惡人書此二事唯得懲惡耳而言勸善者惡懲則推此五體以尋經傳觸類而長之長善勸故連言之

丁文 附于二百四十二年行事王道之正人倫之紀

備矣疏

推此至備矣。正義曰上云情有五此言五體者言其意謂之情指其狀謂之體體情一

也故互見之一曰微而顯者是夫子脩改舊文以成新意所脩春秋以新意為主故為五例之首二曰志

而晦者是周公舊凡經國常制三曰婉而成章者夫子因舊史大順義存君親揚善掩惡夫子因而不改四曰盡而不汙者夫子亦因舊史有正直之士直言極諫不掩君惡欲成其美夫子因而用之此婉而成章盡而不汙雖因舊史夫子即以爲義總而言之亦是新意之限故傳或言書曰或云不書五曰懲惡而勸善者與上微而顯不異但勸戒緩者在微而顯之條貶責切者在懲惡勸善之例故微而顯居五例之首懲惡勸善在五例之末五者春秋之要故推此以尋經傳觸類而增長之附於二百四十二年時人所行之事觀其善惡用其褒貶則王道之正法人理之紀綱皆得所備矣從首至此說經傳理畢故以此言結之觸類而長之易上繫辭文也二百四十二年謂獲麟以前也以後經則魯史舊文傳終說前事辭無褒貶故不數之也觸類而長之者若隱四年經書魯帥師傳稱羽父固請故書曰帶帥師疾之也十年經亦書魯帥師傳雖不言書曰故書是知與上同爲新意又隱元年傳曰儀父貴之也則桓十七年云儀父

亦是也言只或曰春秋以錯文見義若如所論則經當有之是也

事同文異而無其義也先儒所傳皆不其然傳直

疏或曰至其然○正義曰自此至釋例詳之言已爲作註解之意論經傳之下卽是自述已懷於文不

次爲無由發故假稱或問而答以釋之春秋之經侵伐會盟及戰敗克取之類文異而義殊錯文以見義

先儒知其如是因謂苟有異文莫不著義杜以爲仲尼所述據史舊文文害者則刊而正之不害者因其

詳略此其異於先儒故或人據上文杜之異旨執先儒以問曰春秋以錯文見義其文異者必應有義在

焉若如所論辭有詳略不必改也則經當有事同文異而無其義意者也先儒所傳皆不其然今何以獨

自辯之杜答曰春秋雖以一字爲褒貶然皆須數句

以成言數色主非如八卦之爻可錯綜爲六十四

也

○綜宗宋反

固當依傳以為斷

○斷丁疏

○答曰至為斷

○莊二十五

年陳侯使女叔來聘傳曰嘉之故不名倍二十五年衛侯燬滅邢傳曰同姓也故名褒則書字貶則稱名褒貶在於一字褒貶雖在一字不可單書一字以見褒貶故答或人曰春秋雖以一字為褒貶皆須數句以成言語非如八卦之爻可錯綜為六十四也卦之爻也一爻變則成爲一卦經之字也一字異不得成爲一義故經必須數句以成言義則待傳而後曉不可錯綜經文以求義理故當依傳以為斷文異者丘明不為發傳仲尼必無其義安得傳旨之表妄說經文以此知經有事同文異而無其義者也數句者謂若隱元年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及昭十三年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弒其君虔于乾谿此皆三句以上春秋一部未必皆然杜欲盛破賈服一字故舉多言之或以為數其文句義亦得通錯綜其數易上繫辭文謂交錯綜理之古今言左氏春秋者多矣今

其遺文可見者十數家

疏

古今至數家○漢家儒林傳云漢興北平侯張蒼及

梁大傳賈誼京兆尹張敞大中大夫劉公子皆脩左氏傳誼為左氏傳訓詁授趙人貫公公傳子長卿長卿傳清河張禹禹授尹更始更始傳子咸及丞相翟方進方進授清河胡常常授黎陽賈護護授蒼梧陳欽而劉歆從尹咸及翟方進受由是言左氏者本之賈護劉歆是前漢言左氏者也漢武帝置五經博士左氏不得立於學官至平帝時王莽輔政方始立之後漢復廢雖然學者浸多矣中興以後陳元鄭眾賈逵馬融延篤彭仲博許惠卿服虔穎容之徒皆傳左氏春秋魏世則王肅董遇為之註此等比至杜時或在或滅不知杜之所見大體轉相祖述進不成為錯

綜經文以盡其變退不守丘明之傳於丘明之傳有所不通皆沒而不說而更膚引公羊穀梁

○虞芳適

足自亂疏

大體至自亂。禮記中庸云：惟尼祖述堯舜，祖始也。謂前人為始而述脩之也。經之

詳略本不著義，強為之說，理不可通。故進不成為錯綜，經文以盡其變於傳之外，別立異端，故退不守。直明之傳，傳有不通，則沒而不說，謂諸家之註多有此事，但諸註既已不可指摘，若觀服虔賈誼之註，皆沒而不說者，眾矣。謂若文二年作僖，公主傳於僖三十年云，作主非禮也。凡若薨卒哭而耐，耐而作主及襄九年閏月戊寅濟于陰阪之類，是也。膚謂皮膚言淺近引之也。公羊穀梁口相傳授，因事起問，意與左氏不同，故引之以解左氏。適足以自錯亂也。預今所以為異，專脩丘明之傳，以釋經之條貫，必出於傳。

歸諸凡推變例以正褒貶簡二傳而去異端

蓋丘明之志也疏

預今所以至之志也。丘明與聖同時為經作傳，經有他義無容不

疏

盡故專脩丘明之傳以釋經也。作傳解經則經義在傳，故經之條貫必出於傳也。發凡言例則例必在凡，故傳之義例總歸諸凡也。若有例無凡，則傳有變例，知是則推尋變例以正褒貶。若左氏不解二傳有說，有是，有非，可去，可取，如是，則簡選二傳取其合義而去其異端。杜自言以此立說，蓋是丘明之本意也。昭三年北燕伯欵出奔齊，傳云書曰北燕伯欵出奔齊，罪之也。則知昭二十一年蔡侯朱出奔楚，亦是罪之也。釋例曰朱雖無罪，據失位而出奔，亦其咎也。宣十年崔氏出奔，衛傳云書曰崔氏非其罪也，不書名者非其罪，則書名者是罪也。襄二十一年晉欒盈出奔楚，杜註云稱名罪之如此之類，是推變例以正褒貶也。莊十九年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鄆，杜註云公羊穀梁皆以為魯女媵，陳侯之婦，僖九年伯姬卒，杜註云公羊穀梁曰未適人，故不稱國如此之類，是簡二傳也。先儒取二傳多矣，杜不取者是去異端也。其有疑錯則備論而闕之以俟後賢。疏集解與釋例每

有論錯闕疑之事非一二也釋例終篇云去聖久遠古文篆隸歷代相變自然當有錯誤亦不可拘文以害意故聖人貴聞一而知二賢史之闕文也春左氏有無傳之經亦有無經之傳無經之傳或可廣文無傳之經則不知其事又有事由於魯魯君親之而復不書者先儒或強為之說或沒而不說疑在闕文誠難以意理推之是然劉子駿創通大義駿音俊子駿劉歆字創備論闕之之事也

初亮反字賈景伯父子許惠卿皆先儒之美者也末林作翔

有頴子嚴者雖淺近亦復名家復扶又故特舉劉

賈許頴之違以見同異見賢遍疏然劉至同異漢書楚元王傳

稱劉歆字子駿劉德孫劉向少子也哀帝時歆校祕書見古文春秋左氏傳大好之初左氏傳多古字古言學者傳訓詁而已及歆治左氏引傳文以解經經傳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備焉是其創通大義也後

漢賈逵字景伯扶風人也父徽字元伯授業於歆作春秋條例逵傳父業作左氏傳訓詁許惠卿名淑魏郡人也頴子嚴名容陳郡人也比於劉賈之徒學識雖復淺近然亦註述春秋名為一家之學杜以為先儒之內四家差長故特舉其違以見異同自餘服虔之徒殊劣於此輩故棄而不論也

分經之年相附比其義類比毗各隨而解之名

曰經傳集解分經至集解丘明作傳不敢與聖言相亂故與經別行何止丘明公羊穀梁及毛公韓嬰之為詩作傳莫不皆爾爾經傳異處於省覽為煩故杜分年相附別其經傳聚集而解之杜言集解謂聚集經傳為之作解何晏論語集解乃聚集諸家義理以解論語言同而意異也又別

集諸例及地名譜第歷數譜本又作謚同布音反

相與為部凡四十部十五卷皆顯其異同從而釋之

名曰釋例將令學者觀其所聚異同之說釋例詳之

也疏又別至之也。春秋記事之書前人後人行事

相比校則善惡不章褒貶不明故杜別集諸例從而釋之將令學者觀其所聚察其同異則於其學易明

故也言諸例及地名譜第層數三者雖春秋之事於經傳無例者繁多以特為篇卷不與諸例相同故言

及也事同則為部小異則附出孤經不及例者聚於終篇故言相與為部也其四十部次第從隱即位為

首先有其事則先次之唯世族土地事既非例故退之於後終篇宜最處末故次終篇之前終篇處其終

其土地之名起於宋衛遇於垂世族譜起於無駭卒無駭卒在遇垂之後故地名在世族之前也

或曰春秋之作左傳及穀梁無明文說者以仲尼自衛

反魯脩春秋立素王○王于況反下丘明為素臣言

公羊者亦云黜周而王魯○黜勅危行言孫

音遜本亦作遜以辟當時之害故微其文隱其義公羊經止

獲麟而左氏經終孔丘卒敢問所安疏或曰至所安

一問一答說作註理畢而更問春秋作之早晚及仲尼述作大意先儒所說並皆辟謬須於此明之亦以

於文不次故更假問答以明之一問之間凡有四意其一問作之早晚其二問先儒言孔子自為素王其

事虛實其三問公羊說孔子黜周王魯其言是非其四問左氏獲麟之後乃有餘經問杜於意安否據杜

云左傳及穀梁無明文則指公羊有其顯說今驗何休所註公羊亦無作春秋之事案孔舒元公羊傳本

云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何以書記異也今麟非常之獸其為非常之獸奈何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

至然則孰為而至為孔子之作春秋是有成文也左傳及穀梁則無明文故說左氏者言孔子自衛反魯

春秋十九年刊

春秋卷一

三十一

則便撰述春秋三年文成乃致得麟孔子既作此書
 麟則為書來應言麟為孔子至也麟是帝王之瑞故
 有素王之說言孔子自以身為素王故作春秋立素
 王之法丘明自以身為素臣故為素王作左氏之傳
 漢魏諸儒皆為此說董仲舒對策云孔子作春秋先
 正王而繫以萬事是素王之文焉賈逵春秋序云孔
 子覽史記就是非之說立素王之法鄭玄六藝論云
 孔子既西狩獲麟自號素王為後世受命之君制明
 王之法盧欽公羊序云孔子自因魯史記而脩春秋
 制素王之道是先儒皆言孔子立素王也孔子家語
 稱齊大史子餘歎美孔子言云天其素王之乎素空
 也言無位而空王之也彼子餘美孔子之深原上天
 之意故為此言耳非是孔子自號為素王先儒蓋因
 此而謬遂言春秋立素王之法左丘明述仲尼之道
 故復以為素臣其言丘明為素臣未知誰所說也言
 公羊者謂何休之輩黜周王魯非公羊正文說者推
 其意而致理耳以杞是一二王之後本爵為上公而經
 稱杞伯以為孔子黜之且十六年成周宣謝火公羊

傳曰外突不書此何以書新周也其意言周為王者
 之後比宋為新緣此故謂春秋託王於魯以周宋為
 一王之後黜杞同於燕國何休隱元年註云唯王者
 然後改元立號春秋託新王受命於魯宣十六年註
 云孔子以春秋當新王上黜杞下新周而故宋黜周
 為王者之後是黜周王魯之說也定元年公羊傳曰
 定哀多微辭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未知已之有
 罪焉爾何休云此假說而言之主人謂定哀也習其
 經而讀之問其傳解詁則不知已之有罪於是此孔
 子畏時君上以諱尊隆恩下以辟害容身慎之至也
 是其孫言辟害微文隱義之說自衛反魯危行言孫
 皆論語文也鄭玄以為據時高言高行者皆見危謂
 高行為危行也何晏以為危為厲厲言行不隨俗也未
 知二者誰當杜旨公羊之經獲麟即止而左氏之經
 終於孔子卒先儒或以為麟後之經
 亦是孔子所書故問其意之所安也
 答曰異乎余所
 聞仲尼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此制作之本意也

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

○出如字 又尺遂反 吾邑矣夫 音扶

夫同蓋傷時王之政也

○此盡末以

先或後而其文不次欲令先有案據乃得遞相發明

故不得以次而答問者先問作之早晚杜意定以獲

麟乃作故從仲尼曰至所以為終明作之時節兼明

白本意自欲制作感麟方始為之非是先作春秋乃

後致麟也既言止麟之意須說始隱之由且欲取平

王周正驗其非黜周王魯之證但既言其終倒言其

始則於文不次故答前義未了更起一問自曰然則

以下盡此其義也明春秋始隱之意答黜周王魯之

言既言王魯為非遂并辯公羊之謬自若夫制作盡

非隱之也答微文隱義之為非也自聖人包周身之

防盡非所聞也答孫言辟害之為虛也先儒以為未

獲麟而已作春秋過獲麟而經猶未止故既答公羊

之謬然後却辨素王為虛并說引經為妄自子路欲

使門人盡又非通論也答素王素臣之問自先儒以

為盡得其實答經止獲麟之意至於反袂以下言其

不可採用此章各段大意其文旨如此問者以所聞

而問其異乎余所聞一句歎其所據非理故言異乎

余所聞仲尼曰與歎三二者皆論語文也孔子過匡

匡人以兵遮而脅之從者驚怖故設此言以強之文

王雖身既沒其為文王之道豈不在茲身乎孔子自

比其身言已有文王之道也其下文又云天之將喪

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

正之度帝王錄紀興亡之數是也孔安國以麟鳳五

為河圖即八卦是也未知二者誰當杜旨

靈王者之嘉瑞也。○瑞垂今麟出非其時虛其應而

失其歸。○應應此聖人所以為感也絕筆於獲麟之

一句者所感而起固所以為終也。○疏麟鳳至終也。

○麟鳳與龜龍白虎五者神靈之鳥獸王者之嘉瑞也今麟出於衰亂

之世是非其時也上無明王是虛其應也為人所獲

是失其歸也夫此聖人而生非其時道無所行功無

所濟與麟相類故所以為感也先有制作之意復為

外物所感既知道屈當時欲使功被來世由是所以

作春秋絕筆於獲麟之一句者麟是仲尼所感而書

為感麟而作既以所感而起固所以為終也答上春

秋之作左傳無明文之問又言已所以為獲麟乃作

之意獨舉麟鳳而云五靈知二獸以外為龜龍白虎

者以鳥獸而為瑞不出五者經傳識緯莫不盡然禮

記禮器曰升中于天而鳳凰降龜龍假詩序曰麟趾

關雎之應騶虞鵲巢之應騶虞即白虎也是龜龍白

虎並為瑞應只言麟鳳便言五靈者舉鳳配麟是以

成句略其三者故曰五靈廿六五靈之文出尚書緯也

禮記禮運曰麟鳳龜龍謂之四靈不言五者彼稱四

靈以為畜則飲食有由也其共意言曰靈與羞物為羣

四靈既擾則羞物皆備龍是魚鱗之長鳳是飛鳥之

長麟是走獸之長龜是甲蟲之長飲食所須唯此四

物四物之內各舉一長虎麟皆是走獸故略云四靈

萬曆十九年刊

卷之九

三

始王也隱公讓國之賢君也考乎其時則相接言乎

其位則列國本乎其始則周公之祚胤也。○祚才路

反若平王能祈天永命紹開中興。○中丁隱公能弘

反

反

宣祖業光啓王室則西周之美可尋文武之迹不隊

○隊直類反是故因其歷數附其行事采周之舊以會成

王義○王如字垂法將來疏曰然至將來○上既解

由故又假問以釋之不言或問而直言曰者以答前

未了須更起此問若言問者猶是前人已既解絕筆

即因問初起以此不復言或欲示二問共是一人故

也然者然上語則者陳下事乘前起後之勢問者言

絕筆於獲麟既如前解然則春秋初起何獨始於魯

隱公不始於他國餘公何也答曰周平王東周之始

王也遷居洛邑平王為首是始王也隱公讓國之賢

君也於第當立委位讓桓是賢君也考乎其時則相

接隱公之初當平王之末是相接也言乎其位則列

國其爵為侯其土則廣是大國也本乎其始則周公

之祚胤也魯承周公之後是其福祚之胤也若使平

王能撫養下民求天長命紹先王之烈開中興之功

隱公能大宣聖祖之業光啓周王之室君臣同心照

臨天下如是則西周之美猶或可尋文武之迹不墜

於地而平王隱公居得致之地有得致之資而竟不

能然只為無法故也仲尼愍其如是為之作法其意

言若能我道豈致此乎是故因其年月之歷數附

萬曆十九年刊

春秋疏一

三

君論語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是杜所用之文也春秋據魯而作即是諸侯之法而云會成王義者春秋所書尊卑盡備王使來聘錫命贈含有天子撫邦國之義公如京師拜賜會葬有諸侯事王者之法雖據魯史為文足成王者之義也以其會成王義故得垂法將來將使天子法而用之非獨遺將來諸侯也

所書之王即平王也所用之歷即周正也○正音政

征後皆○所稱之公即魯隱也安在其黜周而王魯乎○讀者多音

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此其義也○疏○所書

也○既言作春秋之意然後答黜周王魯之言經書春王正月王即周平王也月即周正也公及邾儀父公即魯隱公也魯周王則魯事周矣天子稱王諸侯稱公魯尚稱公則號不改矣春秋之文安在黜周王魯乎若黜周王魯則魯宜稱王周宜稱公此言周王而魯公知非黜周而王魯也孔子之作春秋本欲

黜周非黜周也故引論語以明之公山弗擾召孔子孔子欲往子路不說夫子設此言以解之其意言彼召我者而豈空然哉必謂我有賢能之德故也既謂我有賢德或將能用我言如其能用我言者吾其為東方之周乎言將欲興周道於東方也原其此意知非黜周故云此其興周之義也註論語者其意多然唯鄭玄獨異以東周為成周則非杜所用也若夫制作之文所以章往考

來情見乎辭言高則旨遠辭約則義微此理之常非

隱之也○疏○若夫至之也○此一設答說公羊者言微其文隱其義之意若夫者發端之辭既答

王魯更起言端故云若夫聖人制作之文所以章明已往考校方來欲使將來之人鑒見既往之事聖人之情見乎文辭若使發語卑雜則情趣瑣近立言高簡則旨意遠大章句煩多則事情易顯文辭約少則義趣微略此乃理之常事非故隱之也文王演易則亦文高旨遠辭約義微豈復孫辭辟害以彼無所辟

其文亦微知理之常非為所隱也其章徒考來情見乎辭皆易下繫辭之文彼作彰往而察來意不異耳

聖人包周身之防

○包必交反防扶放反又音房

既作之後方復隱

諱以辟患非所聞也

疏

聖人至聞也○此一段答孫言辟害之意若成湯繫於夏

臺文王囚於羑里周公留滯於東都孔子絕糧於陳蔡自古聖人幽囚困厄則嘗有之未聞有被殺害者也包周身之防者謂聖人防慮必周於身自知無患方始作之既作之後方復隱諱以辟患害此事實非所聞也云非所聞者言前訓未之有也

欺天而云仲尼素王丘明素臣又非通論也

○論力頓反

疏

子路至論也○此一段答素王素臣為非也案論語稱孔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為臣病間曰久矣哉

白之行詐也無臣而為有臣吾誰欺欺天乎其意言子路以孔子將死使門人為臣欲令以臣禮葬君輩

其顯榮夫子夫子瘞而責之我實無臣何故而為有臣吾之於人也於誰嘗欺我尚不欺欺人何故使吾欺天乎子路使門人為臣纔僭大夫禮耳孔子尚以為欺天况神器之重非人臣所議而云仲尼為素王丘明為素臣又非通理之論也聖人之生與運隆替運通則功濟當時運閉則道存身後雖復富有天下無益於堯舜賤為匹庶何損於仲尼道為升降自由聖與不聖言之立否乃聞賢與不賢非復假夫位以宣風藉虛名以範世稱王稱臣復何所取若使無位無人虛稱王號不爵不祿妄竊臣名是則羨富貴而取貧賤長僭踰而開亂逆聖人立教直當爾也臧文仲山節藻梲謂之不知管仲鏤簋朱紘稱其器小見季氏舞八佾云孰不可忍若仲尼之竊王號則罪不容誅而言素王素臣是誣大賢而負聖人也嗚呼孔

子被誣久矣賴杜預方始雪之

先儒以為制作三年文成致麟既已

妖妄又引經以至仲尼卒亦又近誣

○近誣如字近舊音附近之近

誣音疏先儒至近誣。此下至為得其實皆明麟後無之經非仲尼所脩之意直言先儒無可尋檢未審是誰先生此意案今左氏之經仍終孔丘之卒雖杜氏之註此經亦存而尤責先儒引經至仲尼卒者蓋先儒以為夫子自衛反魯即作春秋作三年而後致麟雖得麟而猶不止此至孔丘之卒皆傳尼所脩以是辯之謂之近誣明先儒有此說也服虔云天子以哀十一年自衛反魯而作春秋約之以禮故有麟應而至是其宗舊說也服虔又云春秋終於獲麟故小邾射不在三叛人中也弟子欲明夫子作春秋以顯其師故書小邾射以下至孔子卒案杜於此下及哀十四年註皆取服虔為說則服虔於此一事已改先儒矣麟是王者之瑞非為制作而來而云仲尼致之是其妖且妄也經是魯史之文非仲尼之所述而云仲尼脩之是其近誣罔也言近據公羊經止誣者心所不悟非故誣之故云近誣也

獲麟而左氏小邾射不在三叛之數
○邾張俱反射音亦故余

以為感麟而作作起獲麟則文止於所起為得其實

疏據公至其實。穀梁之經亦止獲麟而獨據公羊者春秋之作穀梁無明文杜以獲麟乃作義取公

羊故獨據之耳小邾射以句繹來奔與黑肱之徒義無以異傳稱書三叛人名不通數此人以為四叛知其不入傳例麟下之經傳不入例足知此經非復孔旨故余以為感麟而作春秋其意起於獲麟則文止於所起自此而談為得其實重明經

止獲麟并自成已說起麟之意也

至於反袂拭面

○袂綿世反拭音式**稱吾道窮亦無取焉**
疏至於至取焉。公羊稱孔子聞獲麟

反袂拭面涕沾袍曰吾道窮矣杜既取公羊經止獲麟而公羊獲麟之下即有此傳嫌其并亦取之故云亦無取焉不取之者以聖人盡性窮神樂天知命生而不喜死而不戚困於陳蔡則援琴而歌夢奠兩楹則負杖而詠寧復畏懼死亡下沾衿之泣愛惜性命發道窮之歎若實如何異凡夫俗人而得稱為聖

也公羊之書鄉曲小辯致遠則泥故無取焉此則上文所謂簡二傳而去異端豈有反袂拭面涕下沾袍以虛而不經故不取也

春秋左傳註疏卷第一

春秋左傳註疏卷第一 隱元年 晉杜氏註 唐孔穎達疏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 勅重較刊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 勅重較刊 德郎司業仍加俸一級臣黃錦等奉旨重修

春秋經傳集解隱第一

而釋之故曰經傳集解隱公名息姑惠公之子母聲子諡法不尸其位曰隱第一此不題左氏傳公羊穀梁二傳既顯姓疏正義曰五經題篇皆出註別之此不言自見疏者之意人各有心故題無常隹此本經傳別行則經傳各自有題註者以意裁定其本難可復知據今服虔所註題云隱公左氏傳解讀第一不題春秋二字然則春秋二字蓋是經之題也服言左氏傳三字蓋本傳之題也杜既集解經傳春秋此書之大名故以春秋冠其上序說左氏言已備悉故略去左氏而為此題焉經

萬曆十九年

傳集解四字是杜所加其餘皆舊本也經者當也
言事有典法可常遵用也傳者傳也傳釋經意傳
本後人分年相附集而解之故謂之經傳集解隱
公魯君侯爵杜君采大史公書世本旁引傳記以
為世族譜略記國之興滅譜云魯姬姓文王子周
公旦之後也周公股肱周室成王封其子伯禽於
曲阜為魯侯今魯國是也自哀以下九世二百一
十七年而楚滅魯依魯世家伯禽至隱公凡十三
君兄弟相及者五人隱公名息姑伯禽七世孫惠
公弗皇子聲子所生平王四十九年即位是歲歲
在豕韋禮記檀弓曰死諡周道也周法天子至於
大夫既死則累其德行而為之諡周書諡法云隱
拂不成曰隱魯實侯爵而稱公者五等之爵雖尊
卑殊號臣子尊其君父皆稱為公是禮之常也字
書云第訓次也一者數之
○杜氏疏正義曰杜氏
始此卷於次第當其一也
名預字元凱
畿之孫恕之子也陳壽魏志云杜畿字伯侯京兆
社陵人也漢御史大夫杜延年之後文帝時為尚

書僕射封樂亭侯試船溺死追贈太僕諡戴侯也
恕字務伯官至幽州刺史預司馬直王女壻也王
隱晉書云預知謀深博明於治亂嘗稱德者非所
企及立言立功預所庶幾也大觀羣典謂公羊穀
梁詭辯之言又非先儒說左氏未究丘明之意橫
以二傳亂之乃錯綜微言著春秋左氏經傳集解
又參考衆家為之釋例又作盟會圖春秋長歷備
成一家之學至老乃成預有大功名於晉室位至
征南大將軍開府封堂陽侯荊州刺史食邑八千
戶時人號為武庫不言名而言氏者註述之人義
在謙退不欲自言其名故但言杜氏毛若孔安國
馬融王肅之徒其所註書皆稱為傳鄭玄則謂之
為註而此於杜氏之下更無稱謂者以集解之名
已題在上故止云杜氏而已劉炫云不言名而云
氏者漢承焚書之後諸儒各載學名不敢布
於天下但欲傳之私族自題其氏為謙之辭

傳惠公元妃孟子

註

言元妃明始適夫人也子宋

姓○惠公名不皇諡法愛人好與曰惠其子隱公讓國之君元妃芳非反傳曰嘉耦曰如適本又作嫡同傳惠公元妃孟子○正義曰惠公名弗丁歷反皇孝公之子也諡法愛民好與曰惠釋詁云元始也妃匹也始匹者言以前未曾娶而此人始為匹故註云言元妃明始適夫人也妃者名通適妾故傳云陳哀公元妃鄭姬生悼大子偃師二妃生公子留下妃生公子勝元者始也長也一元之字兼始適兩義故云始適夫人也然則有始而非適若孟任之類是也亦有適而非始若哀姜之類是也妃者配匹之言非有尊卑之異其尊卑殊稱則曲禮所云天子之妃曰后諸侯曰夫人大夫曰孺人士曰婦人庶人曰妻是也鄭玄以為后之言後蓋執治內事在夫之後也夫之言扶言能扶成人君之德也孺之言屬言其繫屬人也婦之言服言其服專人也妻之言齊言與夫齊等也庶人之賤見其齊等也以上因其爵之尊卑為別號其實皆配夫通以妃為稱少牢饋食禮云以某

妃配某氏是大夫之妻亦稱妃也孟仲叔季兄弟姊妹長幼之別字也孟伯俱長也禮緯云庶長稱孟然則適妻之子長者稱伯妾子長於妻子則稱為孟所以別適庶也故杜註云十五年及釋例皆云慶父為長庶故或稱孟氏沈氏亦然案傳趙莊子之妻晉景公之姊則趙武適妻子也而武稱趙孟荀偃之卒也士句請後曰鄭甥可則荀吳妾子也而吳稱知伯豈知氏常為適而稱伯趙氏恒為庶而稱孟者也蓋以趙氏趙盾之後盾為庶長故子孫恒以孟言之與慶父同也推此言之知知氏荀首之後傳云中行伯之季弟則俱是適妻之子但林父荀首並得立家故荀首子孫亦從適長稱伯也或可春秋之時不能如禮孟伯之字無適庶之異蓋從心所欲而自稱之耳契姓子宋是厥後故子為宋姓婦人以孟子卒註不稱薨不成喪也字配姓故稱孟子

無諡先夫死不得從夫諡○諡實疏不稱至夫至反諡○正義曰

魯之夫人皆稱薨舉諡此獨無諡先公卒故特解
 之定十五年妣氏卒傳曰不成喪則知此不稱薨
 亦不成喪也案傳例不赴則不稱薨然則此云不
 成喪者正謂不赴於諸侯也周禮小史卿大夫之
 喪賜諡讀誅止賜卿大夫不賜婦人則婦人法不
 當諡故號當繫夫釋例曰諡者興於周之始王變
 質從文於是諱焉傳曰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
 諱之故易之以諡末世滋蔓降及匹夫爰暨婦人
 婦人無外行於禮當繫夫之諡以其所屬詩稱莊
 姜宣姜即其義也是言婦人於法無諡故取其夫
 諡冠於姓之上生以夫國冠之韓姞秦姬是也死
 以夫諡冠之莊姜定姒是也直見此人是某公之
 妻故從夫諡此諡非婦人之行也夫諡已定妻即
 從而稱之先夫而死則夫未有諡或隨宜稱字故
 云無諡言婦人法無諡也先夫死不得從夫諡解
 其不稱惠也此言其正法耳其未世滋蔓則為之
 作諡景王未崩妻稱穆后如此之類皆非禮也重
 言孟子者照虔云嫌與惠公俱卒故重言之下仲

子亦繼室以聲子生隱公聲諡也蓋孟子子之姪

然也諸侯始娶則同姓之國以姪婦媵元妃死則

次妃攝治內事猶不得稱夫人故謂之繼室直結

反字林文一反兄女也姊夫計反女疏聲諡至

弟也娶七任反媵以證反及繩證反疏繼室○正

義曰諡法不生其國曰聲是聲為諡也襄二十三

年傳稱臧宣叔娶于鑄生賈及為而死繼室以其

姪則好之與姊皆得繼室此既無文故設疑辭云

蓋孟子之姪婦也成八年傳曰凡諸侯嫁女同姓

媵之異姓則否莊十九年公羊傳曰諸侯娶一國

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婦從姪者何兄之子也姊者

何弟也諸侯壹聘九女然則諸侯娶於三國國別

各有二女此言諸侯始娶則同姓之國以姪婦媵

者欲言媵者又有姪婦省略為文耳其實夫人與

媵皆有姪婦但聲子或是孟子姪婦或是同姓之

國媵者姪婦以其難明故杜兩解之初云孟子之
姪婦又云同姓之國以姪婦媵是也故釋例曰古
者諸侯之娶適夫人及左右媵各有姪婦皆同姓
之國國三人凡九女參骨肉至親所以息陰訟陰
訟息所以廣繼嗣是具義也然宋之同姓國依世
本于姓殷時來宋空同黎比髦自夷蕭但春秋不
載其國未知宋之同姓者是何釋言云媵送也言
妾送適行故夫人姪婦亦稱媵也經傳之說諸侯
唯有繼室之文皆無重娶之禮故知元妃死則次
妃攝治內事次妃謂姪婦與媵諸妾之最貴者釋
例曰夫人薨不更聘必以姪婦媵繼室是夫人之
姪婦與二媵皆可以繼室也適庶交爭禍之大者
禮所以別嫌明疑防微杜漸故雖攝治內事猶不
得稱夫人又異於餘妾故謂之繼室妻處夫之室
故書傳通謂妻為室言
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

有文在其手曰為魯夫人故仲子歸于我婦人

謂嫁曰歸以手理白自然成字有若天命故嫁之於

魯○婦人謂嫁曰歸本或疏宋武至于我○正義
曰無曰字此依公羊傳疏曰宋國公爵譜云宋
子姓其先契佐唐虞為司徒封於商成湯受命王
有天下及紂無道周武王滅之而封其子武庚以
紹殷後武庚作亂周公伐而誅之更封紂兄帝乙
之元子微子啓為宋公都商丘今梁國睢陽縣是
也微子卒其弟微仲代立穆公七年魯隱公之元
年也景公三十六年魯哀公之十四年獲麟之歲
也昭公得之元年春秋之傳終矣其後五世百七
十年而齊魏楚共滅宋依宋世家微子至武公凡
十二君兄弟相及者二人武公是微仲九世孫諡
法克定禍亂曰武○註婦人至於魯○正義曰婦
人謂嫁曰歸隱二年公羊傳文也以其手之文理
自然成字有若天之所命使為魯夫人然故嫁之
於魯也成季唐叔亦有文在其手曰友曰虞曰可
不言為此傳言為魯夫人者以宋女而作他國之

妻故傳加為以示異耳非為手文有為字故魯夫人之上有為字也仲子手有此文自然成字似其天命使然故云有若天命也隸書起於秦末手文必非隸書石經古文虞作魯作魯作魯手文容或似之其文及夫人固常有似之者也傳重言仲子生者詳言之與上重言孟子卒其義同也舊說云若河圖洛書天神言語真是天命此雖手生桓公而有文理更無靈驗又非夢天故言有若

惠公薨

言歸魯而生男惠公不以桓生之年薨

疏言歸至之年薨正義曰杜知不以桓生之年薨者以元年傳曰惠公之薨也有宋師大子少葬故有闕少者宋成人之辭非新始生之稱又改葬惠公而隱公不臨使桓為主若薨年生則纔二歲未堪為喪主又羽父弒隱與桓同謀若年始年二亦未堪定弒君之謀以此知桓公之生非惠公薨之年也年之長幼理無所異杜言此者欲明慶父為莊公庶兄故顯言此以張本也釋例曰今

推案傳之註可羽父之弒隱公皆諸謀於桓然則桓公已成人也傳云生桓公而惠公薨指明仲子准有此男非謂生在薨年也桓已成人而弒隱即位乃娶於齊自應有長庶長庶故氏曰孟是杜張本之意也

是以隱公立而奉之

世以禎祥之故追成父志為桓尚少是以立為大子帥國人奉之為經元年春不書即位傳禎音

貞桓子

偽反少詩照反大音泰舊泰字皆作大後大字皆放此為經于偽反後凡為經為傳張本起本例皆於此更疏隱公至即位傳正義曰繼室雖非不音疏夫人而貴於諸妾惠公不立大子母貴則宜為君隱公當嗣父世正以禎祥之故仲子手有夫人之文其父愛之有以仲子為夫人之意故追成父志以位讓桓但為桓年少未堪多難是以立桓為大子帥國人而奉之已則且攝君位待其

年長故於歲首不即君位傳於元年之前預發此語者為經不書公即位傳是謂先經以始事也凡稱傳者皆是為經唯文五年霍伯白季等卒註云為六年蒐於夷傳者以蒐於夷與此文次相接故不得言張本也或言張本或言起本或言起檢其上下事同文異疑杜隨便而言也鄭眾以為隱公攝立為君奉桓為太子案傳言立而奉之是先立後奉之也若隱公先立乃後奉桓則隱立之時未有大子隱之為君復何所攝若先奉太子乃後攝立不得云立而奉之是鄭之謬也賈逵以為隱立桓為太子奉以為君隱雖不即位稱公改元號令於臣子朝正於宗廟言立桓為太子可矣安在其奉以為君乎是賈之妄也襄二十五年齊景公立傳云崔杼立而相之以此知立而奉之謂立為太子帥國人奉之正謂奉之以為太子也元年傳曰太子少是立為太子之文也太子者父在之稱今惠公已薨而言立為太子者以其未堪為君仍處太子之位故也禮記曾子問曰君薨而世子生是

君薨之後仍
以稱太子也

經元年春王正月

註

隱公之始年周王之正月也凡人

君即位欲其體元以居止故不言一年一月也隱雖

不即位然攝行君事故於朝廟告朔也告朔朝正例

在襄二十九年即位例隱莊閔僖元年朝直遙

反下同

疏經元年春王正月○義曰此經字并下傳字亦

杜氏所題以分年相○若無有經字何以異傳不

有傳字何以別經又公○穀梁二傳年上皆無經傳

字故知杜所題也釋詁二○元始也正長也此公之始

年故稱元年此年之長日故稱正月言王正月者王

者革前代取天下必改正朔易服色以變人視聽憂

以建寅之月為正殷以建丑之月為正周以建子之

尙黑殷人尙白周人尙赤鄭康成依據緯候以正朔
 三而改自古皆相變如孔安國以自古皆用建寅爲
 正唯殷革夏命而用建丑周草殷命而用建子杜無
 明說未知所從正是時王之所建故以王字冠之言是
 今王之正月也王不在者上者月改則春移春非主
 所改故王不先春王必建丑月故王處春下周以建子
 爲正則周之二月三月比日前世之正月也故於春
 每月書王王二月者言是日我王之二月乃殷之正月
 也王三月者言是我王之三月乃夏之正月也既有
 正朔之異故每月稱王以別之何休云二月三月皆
 有王者二月殷之正月也三月夏之正月也王者存
 二王之後使統其正朔服其服色行其禮樂所以尊
 先聖通三統師法之義恭讓之禮服虔亦云孔子作
 春秋於春每月書王以統三王之正其意以爲王二
 月王三月王是夏殷之王謂大禹成湯也爲周室之
 臣民尊夏殷之舊主每日書王敬奉前代揆之人情
 未見其可祀宋二王之後後各行已祖正朔宋不行夏
 祀不行殷而使天下諸侯編視二代考諸典籍未之

或問祀宋不奉周正周人悉尊夏殷則是重過去而
 忽當今尊二國而慢時王其爲顛倒不亦甚乎且經
 之所言王二月王三月是夏殷之王當自皆言正
 月何以言王二月王三月乎謂之二月三月其王必
 是周王安得以此爲夏殷之王也若如公羊之說春秋黜
 周王魯則祀非王後夏無可尊復通夏正何也但春
 之三月不必月皆有王若入年已有王正月者則二
 月不復書王若已有王二月者則三月不復書王以
 其上月已足此王之月則下月從而可知故每年之
 春唯一言王耳春秋之內竟時無事乃書首月以記
 時此下二月有會盟之事則不得空書首月也正月
 無事而空書首月者以入君於始年初月必朝廟告
 朔因卽人君之位以繼孔子之心故君之始年必書
 曰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史策之正法也隱公攝行
 君事雖不卽位而亦改元朝廟與人更始異於常年
 之正月故史特書其事曰元此月公宜卽位而自不卽
 位莊閔僖元年皆書春王正月與此同也定公元年
 不書正月者正月之時定公未立卽位在於六月歲

首未得朝正公之即位也見下文正月無所可見故
不書也然則定以六月即位即位乃可改元正月已
稱元年者未改之日必垂示前君之年既改之後方以
元年紀事及其史官定年不須有一統不可半年從前
半從後雖非年初亦不以此歲故入年即稱元也釋
例曰癸亥公之喪至自外侯成辰公即位喪在外踰
年乃入故因五口改續節國史用元年即位之禮
因以此年為元年也古法既然故漢魏以來雖秋冬
改元史於春夏即以前年冠之是有因於古也受命
之王必改正朔繼世之王奉而行之每歲頒於諸侯
諸侯受王正朔故言春王正月王即當時之王序云
所書之王即平正是其事也公羊傳曰王者孰謂謂
文王也始改正朔自是又王所為頒於諸侯非復文
王之歷受今王之歷稱文王之正非其義也○隱
公至元年○正義曰傳云王周正月知是周王之正
月也說公羊者云元者氣之始春者四時之始王者
受命之始正月者政教之始公即位者一國之始春
秋緯稱黃帝受圖有始謂此五事也杜於左氏之

義雖無此文而五始之理亦於杜無害此非左氏褒
貶之要自是史官記事之體故晉宋諸史皆言元年
春王正月帝即位是也元年正月實是一月一月而
別立名故解之云凡人君即位欲其體元以居正故
不言一年一月也言欲其體元以居正者元正實是
始長之義但因名以廣之元者氣之本也善之長也
人君執大本長庶物欲其與元同體故年稱元年正
者直方之間語也直其行方其義人君當執直心仗
大義欲其常居正道故月稱正也以其君之始年歲
之始月故特假此名以示義其餘皆即從其數不復
改也書稱月正元上意同於此又解無事而書正月
之意隱雖不即位然攝行君事而亦朝廟告朔改元
布政故書首年始月以明其應即位而不為也天子
之封諸侯也割其土壤分之臣民使之專為已有故
諸侯於其封內各得改元傳說鄭國之事云僖之元
年朝於晉簡之元年士子孔卒是諸侯皆改元非獨
魯也劉炫為規過云元正惟取始長之義不為體元
居正規釋杜云欲其體元以居正謂人君體是元表

萬曆十九年刊

春秋卷二

七

以居正位不欲在下陵奪處世不終是劉妄解杜意
 不為體其元善居於正道以規杜氏其理非也劉炫
 又難何休云唯王者然後改元立號春秋託新王受
 命於魯故因以錄即位若然新王受命正朔必改是
 魯得稱元亦應改其正朔仍用周正何也既託王於
 魯則是不事文王仍奉王正何也諸侯改元自是常
 法而云託王改元是妄說也說公羊者云元者氣之
 始春者四時之始王者受命之始正月者政教之始
 公即位者一國之始春秋緯云黃帝坐於扈閣鳳皇
 銜書致帝前其中得五始之文謂此五事何休又云
 公即位者一國之始政莫大於正始故春秋以元之
 氣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諸侯
 之即位以諸侯之即位正境內之治諸侯不上奉王
 之政則不得即位故先言正月而後言即位政不由
 王出則不得為政故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者不奉
 天以制號令則無法故先言春而後言王天不深正
 其元則不能成其化故先言元而後言春五者同日
 並見相須成體非比辭也何休自云諸侯不得改元
 則元者王之元年非公之元年公即位不在王之元
 年安得同日並見共成體也即以託王於魯史之改
 元元既為魯所改則政不由王出安得以王之政正
 諸侯元尊而王卑年大而月小年之有元改而無忘
 王之立政必云須奉舍其大而事其細敬所卑而慢
 所尊以此立教必不可行聖人有作豈當爾也黃帝
 之作五始者為天子法于為諸侯法乎諸侯不得改
 元必非諸侯法若非諸侯法安得有公即位乎無公
 即位則闕一始何得為五始也若是天子法不得言
 王正月王即位何休云以王之政正諸侯之即位然
 王者豈復以己之政正己即位不通若此何以行之
 言左氏者或取為說是逐狂東走也隱莊閔僖四公
 元年傳皆說不書即位之由故指以為例隱不行即
 位又謙不告至而歲首告朔朝正所以尊敬祖考也
 若不行即位又不朝正則與臣子
 無別不成為君故告朔朝廟也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註

附庸之君未王命例稱名

能自通于大國繼好息民故書字貴之名例在莊五年邾今魯國鄒縣也茂姑茂魯地魯國卞縣南有姑

城○父音甫邾子之字凡人名字皆做此茂亡結反好呼報反邾側留反卞皮彥反本或作弁

三月至于蔑○正義曰公隱公也及與也與彼邾君字儀父者盟于蔑地譜云邾曹姓顓頊之後有六終

產六子其第五子曰安邾即安之後也周武王封其苗裔邾俠為附庸居邾今魯國鄒縣是也自安至儀

父十二世始見春秋齊桓行霸儀父附從進爵稱子文公徙於繹桓公以下春秋後八世而楚滅之諸侯

俱受王命各有寰宇上事天子旁交鄰國天子不信諸侯諸侯自不相信則盟以要之凡盟禮殺牲歃血

告誓神明若有背違欲令神加殃咎使如此牲也曲禮曰約信曰誓池牲曰盟周禮天官玉府職曰若令

諸侯則共珠槃玉敦夏官戎右職曰盟則以三敦辟盟遂役之贊牛耳桃荊秋官司盟職曰掌盟載之法

曰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及其禮義北面詔明神鄭玄以為槃敦皆器名也珠玉以為飾合諸

侯者必割牛耳取其血歃之以盟敦以盛血槃以盛耳將歃則戎右執其器為衆陳其載辭使心皆開併

司盟之官乃北面讀其載書以告日月山川之神既告乃尊卑以次歃戎右傳敦血以授當歃者令含其

血既歃乃坎其牲加書於上而埋之此則天子會諸侯使諸侯聚盟之禮也凡天子之盟諸侯十二歲於

方岳之下故傳云再會而盟以顯昭明若王不巡守及諸侯有事朝王即時見曰會殷見曰同亦為盟禮

其盟之法案觀禮為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玉上圭下璧南方璋

西方琥北方璜東方圭朝諸侯於壇訖乃加方明于壇而祀之列諸侯於庭王府共珠槃玉敦戎右以玉敦辟盟遂役之贊牛耳桃荊司盟北面詔告明神諸侯以次歃血鄭註觀禮云王之盟其神主日王官之

萬曆十九年刊

春秋疏二

二

子以手劔劫桓公于壇是也其盟神則無復定限故襄十一年傳稱司慎司盟名山名川羣神羣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國之祖是也其盟用牛牲故襄二十六年傳云軟用牲又哀十七年傳云諸侯盟誰執牛耳是也其殺牛必取血及耳以手執玉敦之血進之於口知者定八年涉佗拔衛侯之手及腕又襄九年傳云與大國盟口血未乾是也既盟之後牲及餘血并盟盟之書加於牲上坎而埋之故僖二十五年傳云宵坎血加書是也春秋之世不由天子之命諸侯自相與盟則大國制其言小國尸其事官雖小異禮則大同故釋例曰盟者殺牲載書大國制其言小國尸其事珠槃玉敦以奉流血而同軟是其事也其盟載之辭則傳多有之此時公求好於邾邾君來至蔑地公出與之盟史書多事以公為主言公及及者言自此及彼據魯爲文也桓十七年公會邾儀父盟于進彼言會此言及者彼行會禮此不行會禮故也故劉炫云策書之例先會後盟者上言會下言盟唯盟不會者直言及此爲不行會禮故言及也或可史異

辭非先會而盟則稱會知者文七年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傳云公後至則是不及其會而經稱會故知盟稱會者未必先行會禮也○國附庸至姑城○正義曰傳言未王命知其稱名之意是知附庸之君例稱朝傳曰未王命解其稱名之意是知附庸之君例稱名也禮記王制云不合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鄭玄云不合謂不朝會也小城曰附庸附庸者以國附於大國未能以其名通是說附庸之義也王制又云天子之元士視附庸然則附庸貴賤與天子之元士同也其禮則四命知者天子大夫視子男卿視伯三公視公侯所視皆多一命明知附庸多於元士一命又諸侯世子未誓執皮帛視小國之君公之孤四命亦執皮帛及附庸亦執皮帛故知四命也然則天子大夫四命稱字附庸稱名者以王朝之臣故特尊之而稱字釋例曰名重於字故君父之前自名朋友之接自字是以春秋之義賤責書其名斥所重也褒厚顯其字辟所諱也然則應字而名則是賤應名而字則是貴故宰咺書名以賤之儀父書字以貴之傳文

唯言貴之不說可貴之狀賈服以爲儀父嘉隱公有
至孝謙讓之義而與結好故貴而字之善其慕賢說
讓知不然者案傳云公攝位而欲求好於邾是公先
求邾非邾先慕公復何足貴且書曰儀父乃是新意
仲尼以事有可善乃得書字善之不是緣魯之意以
爲褒貶安得以其慕賢便足貴之又桓十七年公及
邾儀父盟于越桓公不賢不讓彼經亦書儀父故知
貴之之言不爲慕賢說讓也附庸不能自通不與盟
會今能自通大國繼好息民故知爲此貴而字之不
貴來朝而貴其盟者朝事大國則附庸常道齊盟結
好非附庸所能故盟
則貴之朝從常法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鄆

不稱國討而言鄭伯譏失教

也段不弟故不言弟明鄭伯雖失教而段亦凶逆以
君討臣而用二君之例者言段强大雋傑據大都以

稱國所謂得雋曰克也國討例在莊二十二年得雋

例在莊十一年母弟例在宣十七年鄭在熒湯宛陵

縣西南鄭今潁川鄆陵縣○段徒亂反鄭伯弟名鄆

反弟音佛又如字雋音俊傑音桀熒戶

肩反本或作熒非宛於阮反又於元反

義曰鄭國伯爵譜云鄭姬姓周厲王子宣王母弟桓

公友之後也宣王封友於鄭今京兆鄭縣是也及幽

王無道友遷其民於號鄭號鄭之君分其地遂國焉

今河南新鄭縣是也莊公二十二年魯隱公之元年

也聲公二十年獲麟之歲也三十三年而春秋之傳

終矣聲公三十七年卒自聲以下五世八十七年而

韓滅鄭此鄭伯莊公也諡法勝敵克壯曰莊○諡不

稱至陵縣○正義曰國討者謂稱國若人稱國稱人

則明其爲賊言一國之人所欲討也今稱鄭伯指言

君自殺弟若弟無罪然譏其失兄之教不肯早爲之

萬曆十九年刊

春秋卷二

所乃是養成其惡及其作亂則必欲殺之故稱鄭伯所以罪鄭伯也傳例母弟稱弟段實母弟以其不為弟行故去弟以罪段也兩罪之者明兄雖失教而段亦凶逆也釋例曰兄而害弟者稱弟以章兄罪弟又害兄則去弟以罪弟身統論其義兄弟二人交相殺害各有曲直存弟則示兄曲也鄭伯既失教若依例存弟則嫌善段故特去弟兩見其義是其說也襄三十年天王殺其弟佖夫傳曰罪在王則與鄭伯同譏而佖夫不去弟者釋例曰佖夫稱弟不聞反謀也鄭段去弟身為謀首也然則佖夫不與反謀罪王而不罪佖夫故稱弟也傳例戰敗克取兩國之文段實鄭臣而言克段故申明傳意以解之得雋曰克莊十一年傳例也國討例在莊二十二年者彼經書陳人殺其公子御寇實君殺太子而稱陳人者陳人惡其殺大子之名故不稱君父以國討公子告也傳稱陳人殺其大子御寇以實言之明經所書國討之例也彼無凡例而言例者正以此傳云稱鄭伯譏失教也言稱是仲尼之變例也稱君為罪君則知稱人為國討

序云推變例以正褒貶即此類也推以為例故言例在彼年諸註言例在者未必皆有凡例也地理志河南部有宛陵新鄭各自為縣晉世分河南而立蔡陽廢新鄭而入宛陵故鄭在宛陵西南也又地理志類川郡有鄆陵縣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賜

註

宰官咺名也

咺贈死不及尸弔生不及哀豫凶事故貶而名之此天子大夫稱字之例仲子者桓公之母婦人無諡故以字配姓來者自外之文歸者不反之辭○咺吁阮

反疏秋七月至之期○正義曰天王周平王也譜云周黃帝之苗裔姬姓后稷之後也后稷封於邰及夏之衰后稷之子不窋失其官竄於西戎至大王為狄所逼去邰居岐文王受命武王克殷而王有天

下幽王為大戎所殺平王遷都王城今河南縣是也
平王四十九年魯隱公之元年也敬王又遷成周今
洛陽是也敬王三十九年獲麟之歲也四十二年而
敬王崩敬王子元王九年春秋之傳終矣元王以下
十一世二百二十六年而周亡也周本紀武王至平
王凡十三王兄弟相及者一人平王是武王十一世
孫也惠公薨在往年明年仲子始薨蓋於時有疾王
聞其疾謂之已薨故使大宰大夫名咺者來至於魯
并歸惠公仲子之賵賵者助喪之物文五年註云車
馬曰賵士喪既夕禮云公賵玄纁束帛兩馬士之制
只得駕兩馬故云賵兩馬大夫以上皆駕四馬此宰
咺來賵蓋用四馬也公羊傳曰喪事有賵賵者蓋以
馬以乘馬束帛車馬曰賵穀梁傳曰乘馬曰賵皆謂
宰咺用乘馬來也惠公仲子不言及者是并致二賵
或是史異辭蓋二者各以乘馬不宜以一乘之馬賵
二人也服虔云賵覆也天王所以覆被臣子案士喪
既夕禮兄弟所知悉皆致賵非獨君之賵臣以賵為
覆則可矣其言覆被臣子則非也何休亦云賵猶覆

也蓋謂覆被亡者耳○註宰官至之辭○正義曰傳
言緩且子氏未薨故名是不應名而名之也及乃書
名知法應書字故云此天子大夫稱字之例傳無非
例故推此以為例也周禮天官大宰卿一人小宰中
大夫二人宰夫下大夫四人宰夫小宰皆是大夫未
知宰咺是何宰也宰夫職曰凡邦之甲事掌其戒令
與其幣器財用鄭玄云甲事甲諸侯諸臣幣所用賵
也既掌甲事或即充使此蓋宰夫也仲子乃惠公妾
耳王使賵之者隱立桓為大子成桓母為夫人天王
知其然故遣賵惠公因即賵之杜言仲子者桓公之
母正見此意不然仲子為桓母傳有明文不須解也
男子之有諡者人君則配王配公大夫或配子或配
字皆不以字配姓婦人於法無諡故以字配姓言其
正法然也釋例曰婦人無外行於禮當繫夫之諡以
明所屬是言婦人不合諡也繫夫諡者夫人而已衆
妾不合繫夫正當以字配姓也其聲子戴媽有諡者
皆越禮
妄作也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註

客主無名皆微者也宿小國東

平無鹽縣也凡盟以國地者國主亦與盟例在僖十

九年宋今梁國睢陽縣○與音預下

同睢音睢

疏客主至陽

春秋之例若是命卿則名書於經此盟客主無名故知皆是微者公羊傳曰孰及之內之微者也穀梁傳曰及者何內卑者也宋人外卑者也卑微言非卿也客謂宋主謂魯直言及者他國可言某人魯史不得自言魯人直言及彼是魯及可知其微人與他國聚會亦直言會與此同也會盟之地地必有主舉地者地主之國或與或否故地主之國亦序於其列經舉國名以為盟地者國主與在其中不復序之於列以其可知故也例在僖十九年者彼經書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傳曰陳穆公請脩好於諸侯以無忘齊桓之德冬盟于齊脩桓公之好也言脩桓公之好齊人必與可知也齊人不序於列而以齊為盟地

是其盟以國地者國主與盟之例此亦推以為例非凡例也然則桓十四年公會鄭伯于曹即亦是例而遠推僖十九年者此既是盟故取盟為例其實會亦然也故彼註云以曹地曹與會是也僖二十七年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公會諸侯盟于宋宋不與盟亦地以宋者彼註云宋方見圍無嫌於與盟故直以宋地然則宣十四年楚子圍宋十五年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亦是不嫌宋與故地以宋也地理志梁國睢陽縣故宋國微子所封也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註

祭伯諸侯為王卿士者祭國伯

爵也傳曰非王命也釋其不稱使○祭側界反國名

傳祭仲同使如字

又所疏祭伯至稱使○正義曰僖二十四年傳富吏反辰說周公封建親戚以蕃屏周而云邢茅昨祭則祭之祓封畿外之國也穆王之時有祭公謀父今有祭伯世仕王朝蓋本封絕滅食采於王畿也莊

二十三年祭叔來聘註以為祭叔為祭公來聘魯天子內臣不得外交是祭於此時為畿內之國仍有封爵故言諸侯為王卿士也釋例曰王之公卿皆書爵祭伯伯是也大夫稱字南季榮叔是也元士中士稱名劉夏石尚是也下士稱人公會王人于兆是也其或稱祭公舉官而言之此其定例也然春秋之世有王之卿士無采地者若王叔陳生伯輿之屬是也但未知書經其稱云何杜既云公卿稱爵而王子虎及劉卷卒稱名者彼是天王為赴以名告魯如諸侯之例薨則稱名此云公卿稱爵者謂聘使往還與彼為異也又襄十五年註云天子卿書字者以傳云劉夏逆王后于齊卿不行非禮也以劉夏非卿書名若卿則應書字以名字相對故舉以言焉其實卿書爵也此祭伯若王使來當云天王使祭伯來聘亦如天王使凡伯來聘今以自來為文明非王命而私行也劉炫云卿而無爵或亦書字大夫有爵或亦書爵傳稱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俱是卿士並不言爵又滕侯之先為周卜正書稱齊侯呂伋為虎賁氏則大夫

或有爵也然則大夫有爵不可舍爵而書氏卿而無爵不可越字而書名蓋有卿士亦書字大夫亦書爵也王臣之見經者衆祭作凡伯毛伯單伯召伯尹子單子劉子其間未必無大夫榮叔南季家父叔服其間未必無卿但無明證故依例解之襄十五年註云天子卿書字是言天子卿有書字之理

公子益師卒

傳例曰公不與小斂故不書日所以示

薄厚也春秋不以日月為例唯卿佐之喪獨記日以見義者事之得失既未定以褒貶人君然亦非死者之罪無辭可以寄文而人臣輕賤死口可略故特假

日以見義○斂力驗反見賢通反下同疏傳例至見義○正義

註皆謂之傳例釋例曰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疾則親問焉喪則親與小斂大斂慎終

歸厚之義也故仲尼脩春秋卿佐之喪公不與小斂則不書日示薄厚戒將來也卽以新死小斂爲文則但臨大斂及不臨其喪亦同不書日也襄五年冬十二月辛未季孫行父卒傳曰大夫入斂公在位是公與小斂則書日之事也其輦柔溺等生見經傳死而不書卒者皆不以卿禮終也文十四年秋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已絕卿位公不與小斂而書日卒者釋例曰公孫敖縱情棄命旣已絕位非大夫也而備書於終者惠叔毀請於朝感子以救父歎公族之恩崇仁孝之教故傳曰爲孟氏且國故也是言雖不與斂恩實過厚故書日也莊三十二年秋七月癸巳公子卒時公有疾昭二十五年冬十月戊辰叔孫婁卒二十九夏四月庚子叔詣卒時公孫在外成十七年冬十一月壬申公孫嬰齊卒于狸豚在外而卒皆公不與斂而書日者釋例曰其或公疾在外大夫不卒於國而猶存其日者君子不責人以所不得備非不欲臨也然則爲其有故不得以責公故皆書日也公孫嬰齊書所卒之地餘皆不書地者釋例曰魯

大夫卒其境內則不書地傳稱季平子行束野卒于房是也而先儒以爲難以卿禮終而不臨其喪皆沒而不書杜知不臨其喪亦同不書日者案慶父之死始不書明以卿禮終雖全不臨喪亦同書卒但不書日耳春秋諸事日與不日傳皆不發唯此發傳故特解之云春秋不以日月爲例唯卿佐之喪獨託日以見義也言事之得失未足以褒貶人君者春秋之文褒爲厚賞貶爲大罰君之於臣有恩則常事不足以加賞無恩則小失不足以致罰故云未足以褒貶也止欲貶責死者君自無恩然亦非死者之罪意欲以爲勸戒無辭可以寄文而人臣對君爲輕賤死日可略去故於此一條特假日以見義其餘則不以日月爲例故無傳也

傳元年春王周正月言周以別夏殷○別彼列反

代之號可以意求不書卽位攝也假攝君政不脩卽位之

萬曆十九年刊

春秋卷二

卷二

禮故史不書於策傳所以見異於常○見賢疏不書

攝也○正義曰攝訓持也隱以桓公幼少且攝持國政待其年長所以不行即位之禮史官不書即位仲尼因而不改故發傳以解之公實不即位史本無可書莊閔僖不書即位義亦然也舊說賈服之徒以為四公皆實即位孔子脩經乃有不書故杜詳辨之釋例曰遭喪繼位者每新年正月必改元正位百官以序故國史皆書即位於策以表之隱既繼室之子於第應立而尋父娶仲子之意委位以讓桓天子既已定之諸侯既已正之國人既已君之而隱終有讓國授桓之心所以不行即位之禮也隱莊閔僖雖居君位皆有故而不得禮廢事異國史固無所書非行其禮或不書於文也顏氏說以為魯十二公國史盡書即位俾尼脩之乃有所不書若實即位則為隱公無讓若實有讓則史無緣虛書是言實不即位故史不書也傳於隱閔云不書即位於莊僖云不稱即位者釋

例曰在明於四公發傳以不書不稱起文其義一也劉賈願為傳文生例云恩深不忍則傳言不稱恩淺可忍則傳言不書博據傳辭殊多不通案殺樂盈則云不言大夫殺良霄則云不稱大夫君氏卒則云不曰薨不言葬不書姓鄭伯克段則云稱鄭伯此皆同意而別文之驗也傳本意在解經非曲文以生例是言不書不稱義同之意也膏肓何休以為古制諸侯幼弱天子命賢大夫輔相為政無攝代之義昔周公居攝死不記崩今隱公生稱侯死稱薨何因得為攝者周公攝政仍以成王為主直攝其政事而已所有大事稟王命以行之致政之後乃死故卒稱薨不稱崩隱公所攝則位亦攝之以桓為天子所有大事皆專命以行攝位被殺在君位而死故生稱公死稱薨是與周公異也且公羊以為諸侯無攝鄭康成引公羊難云宋穆公云吾立乎此攝也以此言之何得非左氏是鄭意亦不從何說也下傳曰公攝位而欲求好於邾是位亦攝也又曰惠公之薨也天子少是以桓為天子也所以異於正君者元年不即位行還不

萬曆十九年刊

春秋左傳

卷二

告廟不臨惠公之葬不成聲子之喪尊仲子為夫人
薨則赴於諸侯又為之立廟此是謙之實也隱公讓
位賢君故為春秋之首所以不入頌者魯信公之時
周王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季孫行父為之請
於周大史克為之作頌故得入
頌隱公無人為請故不入頌也
○三月公及邾儀父

盟于蔑邾子克也註克儀父名
未王命故不書爵曰

儀父貴之也註王未賜命以為諸侯其後儀父服事

齊桓以獎王室王命以為邾子故莊十六年經書邾

子克卒○故不書爵一本疏王未至克卒○正義

無故字獎將文反疏曰莊十三年齊桓會諸

國于北杏邾人在焉及十六年而書邾子克卒故知

由事齊桓乃得王命也賈服以為北杏之會時已得
王命蓋以北杏之會邾人在列故謂其已得命也列
與不列在於主會之意不由有爵與否襄二十七年

宋之盟齊人請邾宋人請滕邾滕不列於會故不書
邾滕襄五年戚之會穆叔以屬鄆為不利使鄆大夫

聽命于會故經書鄆人然則為私屬則不列於會
不為私屬則列於會不可據列會與否以明有爵

也昭四年申之會淮夷列馬未必有爵也邾今無爵
得與魯盟北杏會齊何須有爵莊十五年會于鄆傳

曰齊始霸則齊桓為霸自鄆會始耳北杏之時諸侯
未從霸功未立桓尚未有殊勳儀父何足可紀且齊

桓未有功於王焉能使王命之其得王命必在北杏
之後但未知定是何年耳服虔云爵者黜也所以黜

盡其材也公攝位而欲求好於邾故為蔑之盟註解所以

與盟也○好呼報反與○夏四月費伯帥師城郕不

書非君命也註費伯魯大夫郕邑高平方與縣東

南有郕郎亭傳曰君舉必書然則史之策書皆君命

也今不書於經亦因史之舊法故傳釋之諸魯事傳

釋不書他皆倣此○費音祕郁於六反倣疏○費伯

甫往反後此例皆同

魯至倣

此○正義曰史之策書皆君命者謂君所命為之事

乃得書之於策非謂君命遺書方始書也又解史策

不書經亦不書之意仲尼書於經者亦因史之舊法

舊史不書則亦不書故傳發此事釋經不書之意諸

魯事傳釋不書他皆倣此謂○初鄭武公娶于申曰

下盟于翼作南門之類是也

武姜○正義曰杜以為凡倒本其事者皆言初也賈

逵云凡言初者隔其年後有禍福將終之乃言初也

○註申國今南陽宛縣○正義曰外傳說伯夷之後

曰申呂雖衰齊許猶在則申呂與齊許俱出伯夷之後

為姜姓也國語曰齊許申呂由大姜言由人姜而得

封也然則申之始封亦在周興之初其後申絕至宣

王之時申伯以王舅改封於謝詩大雅崧高之篇美

宣王褒賞申伯云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是其事也

地理志南陽郡宛縣故申伯國宛縣者

謂宣王改封之後也以前則不知其地

叔段○段出奔共故曰共叔猶晉侯在鄂謂之鄂侯

○共音恭共地名凡國名地名人名字氏

族皆不重音疑者復出後放此鄂五各反疏○段出

鄂侯○正義曰賈服以其為諡諡法敬長事上曰共

作亂而出非有其德可稱糊口四方無人與之為諡

故知段出奔共故稱共

猶下晉侯之稱鄂侯也

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

生遂惡之○寤五

故反惡

鳥路反疏

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

註同正義曰謂武姜寐時生莊公至寤始覺其

生故杜云寐寤

而莊公已生

愛共叔段欲立之○欲立以為太子

萬曆十九年刊

亟請於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爲之請制公曰制

巖邑也號叔死焉佗邑唯命註號叔東號君也特制

巖險而不修德鄭滅之恐段復然故開以佗邑號國

今樊陽縣○亟欺冀反數也爲于僞反巖五街反疏

本又作嚴號瓜伯反國名復扶又反

註號叔至陽縣○正義曰僖五年傳曰號仲號叔王

季之穆也晉語稱文王敬友二號則號國本有二也

晉所滅者其國在西故謂此爲東號也鄭語史伯爲

桓公設謀云號叔恃勢鄆仲恃險皆有驕侈怠慢之

心若以成周之衆奉辭伐罪無不克矣桓公從之是

其恃險而不脩德爲鄭滅之事也云號叔封西號

仲封東而此云號叔東號君者言所滅之君字叔也

傳云號仲謂其大夫諸叔之子孫字曰仲也案傳燕

國有二則一稱北燕郊國有二則一稱小邾此號國

有二而經傳不言東西者於時東號已滅故西號不

稱西其並存之日亦應以東西別之地理志云請京

河南郡樊陽縣應劭云故號國今號亭是也

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註公順姜請使段居京謂之

京城大叔言寵異於衆臣京鄭邑今樊陽京縣○大

晉泰

註及下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註祭仲鄭大

皆同

夫方丈曰堵三堵曰雉一雉之牆長二丈高一丈僕

伯之城方五里徑三百雉故其大都不得過百雉○

古臥反後不音者皆同堵丁古反長直亮疏註祭仲

反又如字高古報反又如字徑古定反

○正義曰註諸言大夫者以其名氏顯見於傳更無

卑賤之驗者皆以大夫言之其實是大夫與否亦不

可委知也定十二年公羊傳曰雉者何五板而堵五

堵而雉何休以爲堵四十尺雉二百尺許慎五經異

萬曆十九年刊

春秋左傳

卷三

義戴禮及韓詩說八尺為板五板為堵一堵為雉板廣二尺積高五板為一丈五堵為雉雉長四丈古周禮及左氏說一丈為板板廣二尺五板為堵一堵之牆長丈高丈三堵為雉一雉之牆長三丈高一丈以度其長者用其長以度其高者用其高也諸說不同必以雉長三丈為正者以鄭是伯爵城方五里大都三國之其城不過百雉則百雉是大都定制因而三之則侯伯之城當三百雉計五里積千五百步步長六尺是九百丈也以九百丈而為三百雉則雉長三丈賈逵馬融鄭玄王肅之徒為古學者皆云雉長三丈故杜依用之侯伯之城方五里亦無正文周禮冬官考工記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謂天子之城天子之城方九里諸侯禮當降殺則知公七里侯伯五里于男三里以此為定說也但春官典命職乃稱上公九命侯伯七命于男五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命數為節鄭玄以為國家國之所居謂城方也如典命之言則公當九里侯伯七里于男五里故鄭玄兩解之其註尚書大傳以天子九里為正

說文云或者天子之城方十二里詩文王有聲箋言文王城方十里大於諸侯小於天子之制論語註以為公大都之城方三里皆以為天子十二里公九里也其駁異義又云鄭伯城方五里以匠人典命俱是正文因其不同故兩申其說今社無二解以侯伯五里為正者蓋以典命所云國家者自謂國家所為之法禮儀之度未必以為城居也

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 三

分國城之一 ○參七南 中五之一 小九之一 今京不

度非制也 註 不合法度非先王制 疏 大都至九之一 王城方九里依此數計之則王城長五百四十雉其大都方三里長一百八十雉中都方二里又二百四十步長一百八雉也小都方一里長六十雉也公城方七里長四百二十雉其大都方二里又一百步長一百四十雉也中都方一里又一百二十步長八十四雉也小都方二百三十三步二尺長四十六雉又

二丈也侯伯城方五里長三百雉其大都方一里又二百步長百雉也中都比王之小都其小都方一百六十六步四尺長三十三雉又一丈也子男城比王之大都其大都比侯伯之中都其中都方一百八十步長三十六雉也小都方百步長二十雉也考工記曰王宮門阿之制五雉宮隅之制七雉城隅之制九雉門阿之制以為都城之制宮隅之制以為諸侯之城制然則王之都城隅高五丈城蓋高三丈諸侯城隅高七丈城蓋高五丈也三丈以下不復成城其都城蓋亦高三丈也周禮四縣為都周公之設法耳但土地之形不可方平如圖其邑竟廣狹無復定準隨人多少而制其都邑故有大都小都焉下邑謂之都都亦一名邑莊二十八年傳曰宗邑無主閔元年傳曰分之都城俱論曲沃而都邑互言是其名相通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為之所註使其所宜○焉於虔反無使厭於鹽反

茲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況君之寵弟乎公曰

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註斃踏也姑且也○蔓音萬

斃婢世反本又作弊無使茲蔓○正義曰此以草舊扶設及踏蒲比及喻也草之滋長引蔓則難可芟除喻段之威勢稍大難可圖謀也○註斃踏也○正義曰釋言文也孫炎曰前覆曰踏既而大

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已註鄙鄭邊邑貳兩屬公子呂

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註公子呂鄭大夫疏國不堪貳

○正義曰兩屬則賦役倍賦役倍則國人不堪也欲與大叔臣請事之若弗

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註叔父不除則舉國之民當

生他心公曰無庸將自及註言無庸除之禍將自及

大叔又收貳以為己邑前兩屬者今皆取以為己

邑至于廩延言轉侵多也廩延鄭邑陳留酸棗縣

北有延津廩力子封曰可矣厚將得衆子封公

子呂也厚謂土地廣大錦反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不

義於君不親於兄非衆所附雖厚必崩暱女乙

厚將崩正義曰以牆屋喻也厚而無基必自大叔

崩喻衆所不附將自敗也高大而壞謂之崩反親也

完聚完城郭聚人民完音桓疏正義曰服虔以聚禾

黍也段欲輕行襲鄭不作固守之資故知聚為聚人非聚糧也完城者謂聚人而完之非欲守城也繕

甲兵具卒乘步曰卒車曰乘繕繕市戰反卒尊忽

乘繩證反將襲鄭夫人將啓之啓開也公聞其期

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古者兵車一

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京叛大叔段入于鄆

公伐諸鄆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共國今汲郡共

縣共音恭書曰鄭伯克段于鄆段不弟故不言弟

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謂之鄭志不言出

奔難之也傳言夫子作春秋改舊史以明義不早

為之所而養成其惡故曰失教段實出奔而以克為

文明鄭伯志在於殺難言其奔不第大計反又如

萬曆十九年刊

卷四

五

疏如二君故曰克。正義曰：謂實非二君，雋傑彊盛，如似二君伐而勝之，然後稱克，非謂真是二君也。若真是二君，則以戰襲敗，取為文，然既非二君，而杜註經云：以君討臣，而用二君之例，又似真二君者，但杜於彼應云：以君討臣，而用如二君之例，略其如字，但云：而用二君耳。準獲麟之後，史文夫子未脩之前，應云：鄭伯之弟段出奔，共與秦伯之弟鍼出奔，晉同也。以其不弟，故不言弟志，在於殺故，不言奔，然則鄭伯亦是舊史之文，而得為新意者。段以去弟為貶，宜以國討為文，仍存鄭伯見其失教，其文雖是舊史，即是仲尼新意也。○註傳言至其奔。○正義曰：經皆孔子所書，此事特言書曰：必是舊史，不然夫子始改，故知傳之。此辭言夫子作春秋，改舊史，以明義也。克者，戰勝獲賊之名。公伐諸鄆，段即奔，共既不交戰，亦不獲段，段實出奔，而以克為文者，此非夫子之心，謂是鄭伯本志不欲言其出奔，難言其本志在於殺故。夫予承其本志而書克也。鄭伯之於段，以其母所鍾愛，順母私情，分之大邑，恣甘公榮，寵室貝無殺心，但大段

無義恃寵驕盈，若微加裁，則恐傷物，母意故祭仲欲早為之所，子封請往，除之，公皆不許，是其無殺心也。言必自斃，厚將崩者，止謂自損其身，不言惡能害國及其謀欲襲鄭，禍將逼身，自念友愛之深，遂起切心之恨，由是志在必殺，難言出奔。此時始有殺心，往前則無殺意。傳稱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詩序曰：不勝其母，以害其弟。經曰：父母之言，亦可畏也。是迫於母命，不得裁之，非欲待其惡成，乃加誅戮也。服虔云：公本欲養成其惡，而加誅，使不得生出，此鄭伯之志意也。言鄭伯本有殺意，故為養成其惡，斯不然矣。傳曰：稱鄭伯譏失教也。止責鄭伯失於教誨之道，不謂鄭伯元有殺害之心。若從本以來，即謀殺害，乃是故相屠滅，何止失教之有。且君之討臣，過其萌，漸惡雖未就，君得誅之，何須待其惡成。方始殺害，服言本意欲殺，乃是誣鄭伯也。劉炫云：以克為文，非其實狀，故傳解之，謂之鄭志。言仲尼之意，書克者，謂是鄭伯本志也。註又申解傳意，言鄭伯志在於殺，心欲其克，難言其奔，故仲尼書克，不書奔，如鄭伯之志為文，所以惡

鄭伯也 遂寘姜氏于城賴註 城賴鄭地○寘之豉而誓

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註 地中之泉故曰黃泉既

而悔之賴考叔為賴谷封人註 封人典封疆者○疆

反疏 註 封人典封疆者○正義曰周禮封人掌為畿

封人職典封疆知諸侯封人亦然也傳言祭仲足為

祭封人宋高哀為蕭封人論語有儀封人此言賴谷

封人皆以地名封人蓋封人職典封疆聞之有獻於

公公賜之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皆嘗小

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註 食而不啜羹欲

發發問也宋華元殺羊為羹饗士蓋古賜賤官之常

○舍音捨遺唯季下疏 禮公食大夫及曲禮所記

大夫士與客燕食皆有牲體殺載非徒設羹而已

此與華元饗士唯言有羹故疑是古賜賤官之常

曰爾有母遺繫我獨無註 繫語助○繫烏兮反賴考

叔曰敢問何謂也註 據武姜在設疑也公語之故且

告之悔對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

曰不然註 遂若今延道○語魚據反闕

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註 賦賦詩也融融和樂

也○樂音洛註及疏 賦賦至樂也○正義曰賦詩

韻蓋所賦之詩有此辭傳略而言之也融融和樂洩

洩舒散皆是樂之狀以意言之耳服虔云入言公出

言姜明俱出 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洩洩

入互相見 洩舒散也。洩羊 遂為母子如初君子曰賴考叔純

孝也純猶篤也 世反 純猶篤也 正義曰爾雅釋

大孝大忠也此純猶 篤者言孝之篤厚也 愛其母施及莊公詩曰孝子不

匱末錫爾類其是之謂乎不匱純孝也莊公雖失

之於初孝心不忘考叔感而通之所謂末錫爾類詩 人之作各以情言君子論之不以文害意故春秋傳

引詩不皆與今說詩者同後皆做此施以疏反又

反疏詩曰至謂乎止義曰詩毛傳及爾雅之訓匱

孝子為孝不有焉極之時故能以此孝道長賜予友 之族類言行孝之至能延及旁人其是此事之謂乎

族類者言俱有孝心則是其族類也不匱至做

此正義曰類考叔有純孝之行能錫莊公莊公雖

失之於初孝心不忘則與類考叔同是孝之般類也

今考叔能感而通之是謂末錫爾類也詩人之作各

以情言君子論之不以文害意出孟子文也此云春

秋傳引詩不皆與今說詩者同何以昭八年註云叔

向時詩義如此所以不同者此是立明作傳稱君子 之言容可引詩斷章評論得失彼是叔向之語事近

前代當時譏刺故云叔向時詩義如此也詩註秋

意類謂子孫族類此傳意以為事之般類也 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緩且子氏未

薨故名惠公葬在春秋前故曰緩也子氏仲子也

薨在二年賵助喪之物 疏大王至故名正義曰緩

公生賵仲子事由於王非

咺之過所以貶咺者天王至尊不可貶責貶王之使足見王非且緩賜惠公專是王過生賜仲子咺亦有愆使者受命不受辭欲令遭時設宜臨機制變王謂仲子已薨令咺并致其賜仲子尚存賜事須止宰咺知其未薨猶尚致賜是則不達時宜取辱君命王則任非其人咺為辱命之使君臣一體好惡同之貶咺亦所以責王也文五年王使榮叔歸舍且賜不指所賜之人此指言惠公仲子者彼成風未葬不言可知此則惠公已葬于氏未薨若不言其人則不知為誰來賜文九年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祔亦為年月已遠故指其所祔與此同也季文子求遭喪之禮以行亦豫凶事不貶者宰咺無喪致賜文子乃量時制宜備豫不虞古之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言同軌善教與此不同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言同軌以別四夷之國○別彼列友諸侯五月同盟至同在方大夫三月同位至古者行役不踰時士踰

月外姻至註

踰月度月也姻猶親也此言計弔各以

遠近為差因為葬節

疏天子至姻至○正義曰天子諸侯大夫士位既不同禮亦

異數赴弔遠近各有等差因其弔答以為葬節且位高則禮大爵卑則事小大禮踰時乃備小事累月即成聖王制為常規示民軌法欲使各脩其典無敢忒差資父事君生民之所極哀死送終臣子之所盡是以未及期而葬謂之不懷過期而葬謂之緩慢春秋從實而錄以示是非天子十月諸侯五月者死月葬月皆通數之也文八年八月天王崩九年二月葬襄王是天子之七月也成十八年八月公薨于路寢十月葬我君成公是諸侯之五月也宣八年傳云禮卜葬先遠日辟不懷也是卜遠日不吉乃卜近日辟不思親之嫌也則未及期而葬者不思其親理在可見故傳皆不言其事唯過期乃葬者傳言緩以示譏耳桓王以桓十五年崩莊三年乃葬積七年也僖公以其三十三年十一月薨文元年四月乃葬薨葬中

有閏積七月也二者並過於期故傳皆言緩以譏之也衛桓公以隱四年三月為州吁所弒五年四月乃葬積十四月也莊公以其三十二年八月薨閏元年六月乃葬積十一月也二者雖亦過期而國有事難故傳皆言亂故是以緩原其非慢不以責臣子也然則諸侯五月而葬自是正法得禮可知不假發傳而葬成公之下傳特云書順者釋例曰魯君薨葬多不順制唯成公薨于路寢五月而葬國家安靜世適承嗣故傳見莊之緩舉成書順以包之然則特發此傳欲以包羣公之得失於莊見亂故而緩於僖見無故而緩於成見順禮傳發三者則其餘皆可知也士踰月者通死月亦三月也襄十五年十一月晉侯周卒十六年正月葬晉悼公杜云踰月而葬速是踰月亦三月也此註云踰月度月者言從死月至葬月其間度一月也士與大夫不異而別設文者以大夫與士名位既異因其名異示為等差故變其文耳其實月數同也同軌同盟至者謂遣使來至非諸侯身至釋例曰萬國之數至眾封疆之守至重故天王之喪諸

侯不得越竟而奔條服於其國卿共弔葬之禮魯侯無故而穆伯如周弔此天子崩諸侯遣卿共弔葬之經傳也是言禮天子之喪諸侯不親奔也其諸侯相弔則昭三十年傳云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是正禮也同位至待其使還也外姻至親戚畢集也於天子言畢至以下不言畢者天子貴在尊極海內為家天下聞喪無敢不至故言畢也諸侯同盟或來或否大夫出使本奉君命雖或聞喪未必盡來故不言畢也此亦例而不言凡者序已解訖何休膏育以為禮士三月葬今云踰月左氏為短鄭康成云人君殯數來日葬數往月大夫殯葬皆數來日來月士殯葬皆數往日往月士之三月大夫之踰月也鄭之此言天子諸侯葬數往月於左氏無害云大夫葬數來月恐非杜旨蘇寬之意以古禮大夫以上殯葬皆數來日來月士殯葬數往日往月空云古禮事無所出不可依用也劉炫云此亦例不言凡者諸所發凡皆為經張例此舉葬之大期以譏宰桓之緩非是為葬發例故不言凡也○固言同至之國○正義曰

萬曆十九年刊

春秋卷二

三

鄭玄服虔皆以軌為車轍也王者馭天下必令車同軌書同文同軌畢至謂海內皆至也四夷異俗不可同其文軌天子之喪不能以時赴弔故言同軌以別四夷之國也周禮巾車木路以封蕃國蕃國即四夷也既受王命車亦應同軌而言別四夷者四夷來朝天子天子賜之車服行於中國自然同軌其在本國軌必不同若以巾車之文即言與華夏同軌豈亦能同文也○註同方嶽之盟○正義曰周禮司盟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然則天子之合諸侯有使諸侯共盟之禮也王合諸侯唯有巡守其非巡守則有事而會會之多○唯王所命不得有同盟常禮禮之同盟唯方嶽耳故左氏舊說十二年三考黜陟幽明既分天子展義巡守柴望既畢諸侯遂朝退相與盟同好惡獎王室是其當方諸侯同有方嶽之盟同盟情親吉凶相告故遣使會葬也○註古者至踰時○正義曰同位謂同為大夫共在列位者待其來至三月待之故知古者於法行役不踰時也隱五年穀梁傳曰伐不踰時明行役聘問亦不踰時也

贈死不及尸

尸未葬之通稱○稱尺疏○註尸未葬之通稱○

正義曰曲禮下云在牀曰尸在棺曰柩是其相對言耳今以既葬乃來而云不及尸知尸是未葬之通稱也葬則尸不復見未葬猶及見之故以葬為限也釋例曰喪贈之幣車馬曰贈貨財曰賻衣服曰綵珠玉曰舍然而總謂之贈故傳曰贈死不及尸也然則此文雖為賻發其實賻賻合綵總名為贈但及未葬皆無所譏也後以衣尸舍以實口大斂之後無所用之既殯之後猶致之者示存恩好不以充用也合讚曰雜記弔舍綵賻臨之等未葬則葦席既葬則蒲席是葬後得行此言緩者禮記後人雜錄不可與傳同言也或可初葬之後 弔生不及哀○註諸侯已上既葬則則可久則不許 線麻除無哭位諒闇終喪○上時掌反線七雷反疏

註諸侯至終喪○正義曰昭十五年傳稱穆后崩王既葬除喪叔向曰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杜云天

子諸侯除喪當在卒哭今王既葬而除故譏其不遠也案僖三十三年傳云卒哭而祔杜云既葬反虞則免喪故曰卒哭哭止也如杜此言則卒哭與葬相去非遠同在一月儀禮士二虞則天子諸侯皆同於此必知然者以卒哭是葬之餘事共在一月之中故杜云既葬則衰麻除或云既葬卒哭衰麻除以其相近故也若據雜記云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中間既除或有國事稱號云何是知葬與卒哭相連間無事也然雜記云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者案釋例曰禮記後人所作不與春秋同是杜所不用也既葬除喪唯杜有此說正以春秋之例皆既葬成君明葬是人君之大節也昭公二年傳曰齊侯衛侯鄭伯如晉晉侯享諸侯子產相鄭伯辭於享請免喪而後聽命晉人許之禮也於時鄭有簡公之喪未葬故請免喪其下傳又云六月葬鄭簡公丘明作傳未嘗虛舉經文而虛言此葬得非終前免喪之言也以此知諸侯既葬則免喪喪服既除則無哭位諸侯既然知天子亦爾尚書高宗亮陰三年不言論語云何必高

宗古之人皆然具天子諸侯除服之後皆諒陰終喪也晉書杜預傳云大始十年元皇后崩依漢魏舊制既葬帝及羣臣皆除服疑皇太子亦應除不詔諸向書會僕射盧欽論之唯預以為古者天子諸侯三年之喪始服齊斬既葬除喪服諒闇以居心喪終制不與士庶同禮於是盧欽魏舒問預證據預曰春秋晉侯享諸侯子產相鄭伯時簡公未葬請免喪以聽命君子謂之得禮宰咺歸惠公仲子之賙傳曰弔生不及哀此皆既葬除服諒闇之證也書傳之說既多學者未之思耳喪服諸侯為天子亦斬衰豈可謂終服三年也預又作議曰周景王有后世子之喪既葬除喪而宴樂晉叔向譏之曰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王雖不遂宴樂以早此亦天子喪事見於古也稱高宗不言喪服三年而云亮陰三年此釋服心喪之文也譏景王不譏其除喪而譏其宴樂早則既葬應除而違諒闇之節也堯喪舜諒闇三年故稱遏密八音由此言之天子居喪齊斬之制葬杖經帶當遂其服既葬而除諒闇以終之三年無改於父之道故曰百

官總已以聽冢宰喪服既除故更稱不言之美明不復寢苦枕塊以荒大政也禮記云三年之喪自天子達又云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又云端衰喪車皆無等此通謂天子居喪衣服之制同於凡人心喪之禮終於三年亦無服喪三年之文天子之位至尊萬幾之政至大羣臣之衆至廣不得同之於凡人故大行既葬祔祭於廟則因疏而除之已不除則羣臣莫敢除故屈已以除之而諒闇以終制天下之人皆曰我王之仁也屈已以從宜皆曰我王之孝也既除而心喪我王猶若此之篤也凡我臣子亦安得不自勉以崇禮此乃聖制移風易俗之本也議奏皇太子遂除衰麻而諒闇終喪於時內外卒聞預議多怪惑者乃謂其違禮以合時預謂鄉人段暢曰茲事體大本欲宣明古典知未合於當今也宜博采典籍為之證據全大分明足以垂示將來暢遂敷通危疑以弘指趣其論具存焉杜議引尚書傳云亮信也陰默也為聽於冢宰信默而不言鄭玄豫凶事非禮也註仲子在以諒闇為凶廬杜所不用

而來贈故曰豫凶事

○八月紀人伐夷夷不告故不

書

夷國在城陽莊武縣紀國在東莞劇縣隱十一

年傳例曰凡諸侯有命告則書不然則否史不書於

策故夫子亦不書于經傳見其事以明春秋例也他

皆倣此○莞音官見賢紀人伐夷○正義曰世族

滅之世本夷姁姓傳無其人不知為誰所滅釋例土

地名夷國在城陽莊武縣莊十六年晉武公伐夷執

夷詭諸杜云詭諸周大夫夷采地名釋例土地名註

為闕則二夷別也世族譜於夷詭諸之下註云姁姓

更無夷國則以二夷為一計莊武之縣遠在東垂有

蜚不為災亦不書註蜚負蟻也莊二十九年傳例曰

以為宋師即黃之師也是時宋來伐隱公自與戰然則隱自敗宋還自求成傳何當屬敗於惠公而別言公立也且薨之與葬相去既遠豈有宋師薨時已來葬時後去○衛侯來會葬不見公亦不書註諸侯會葬非禮也不得接見成禮故不

書於策他皆倣此衛國在汲郡朝歌縣○朝疏衛侯葬○正義曰衛國侯爵譜云姬姓文王子康叔封之後也周公既誅祿父以其地封康叔為衛侯居殷虛今朝歌是也狄滅衛文公居楚丘成公徙帝丘今東郡濮陽是也桓公十三年魯隱公之元年也出公輒十二年獲麟之歲也悼公二年春秋之傳終矣悼公二年卒自悼以下十一世二百五十五年而秦滅衛也衛世家桓公康叔十一世孫尚書顧命稱康叔為衛侯則初封侯爵也世家康叔子則稱伯至頃侯復為侯故今桓公為侯爵○註諸侯至倣此○正義曰昭三十年傳云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用大夫送葬

昭二年傳稱文襄之霸君薨大夫弔卿共葬事皆不言諸侯親會葬是諸侯會葬非禮也不得接公成禮故不書此云不見公不書介葛盧亦不見公而書者此則公在國而不與衛侯相見故不書彼則公身在會國人賓禮之又欲見其一年再來故書之也○鄭共叔之亂公孫滑出奔衛註公孫滑共叔段之子○滑于八反又乎八反衛人為之伐

鄭取廩延鄭人以王師號師伐衛南鄙註號西號國也弘農陝縣東南有號城○為于偽反陝失請師於

邾邾子使私於公子豫註公子豫魯大夫私請師○

音預豫請往公弗許遂行及邾人鄭人盟于翼註翼邾地不書非公命也○新作南門不書亦非公命也○

萬曆十九年刊

非公命不書三見者皆與作大事各舉以備文

○十

二月祭伯來非王命也○眾父卒

禮卿佐之喪小斂

字○眾音終公不與小斂故不書日

大斂君皆親臨之崇恩厚也始死情之所篤禮之所

崇故以小斂為文至於但臨大斂及不臨喪亦同不

書日○與音預斂力疏禮卿至書日○正義曰喪

驗反註皆同

記君臨臣喪之禮云君於大

夫大斂焉為之賜則小斂焉卿是大夫之尊者也明
小斂大斂君皆親之所以崇恩厚也小斂大斂皆應
親之獨以小斂為文故知始死情之所篤故也賈逵
云不與大斂則不書卒然則在殯又不往者復欲何
以裁之經傳無其事不宜妄說故杜以為
大斂及不臨其喪亦同不書日也

經二年春公會戎于潛

戎狄夷蠻皆氏羌之別種也

戎而書會者順其俗以為禮皆謂居中國若戎于駒

支者陳留濟陽縣東南有戎城潛魯地○氏都兮反

章勇反駒音拘濟子禮疏戊狄至魯地○正義曰

反水名凡地名皆同曲禮云東夷西戎南蠻北

狄然則四者是九州之外別名也詩商頌曰自彼氏

羌氏羌西戎之國名也社欲明其在遠無以相形故

云氏羌之別種謂是相類之物耳非謂四者是羌內

之別也其實氏羌乃是戎內之別耳戎于駒支云我

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贄幣不通言語不達計應

不堪會盟故解云言順其俗以為禮也沈氏云會據

公往戎為主人戎不能從主人之俗以為會禮朝據戎

來魯為主人戎不能從主人之俗故朝禮不成戎是

西方之夷必不遠來會魯故知謂居中國

夏五月莒人入向

向小國也譙國龍亢縣東南有向

城莒國今城陽莒縣也將卑師少稱人弗地曰入例

在襄十三年○向舒亮反譙在遙反亢○莒人入向

音剛又苦浪反將子匠反○正義曰

世本莒已姓向姜姓此傳云莒人入向以姜氏還文

八年傳稱穆伯奔莒從已氏是莒已向姜見於傳也

譜云莒嬴姓少昊之後周武王封茲與於莒初都計

後徙莒今城陽莒縣是也世本自紀公以下為已姓

不知誰賜之姓者十一世茲丕公方見春秋共公以

下微弱不復見四世楚滅之向則唯此見經不能知

其終始○向小至三年○正義曰將卑師少稱人

者周禮萬二千五百人為軍二千五百人為師五百

人為旅用兵多少其數無常重其舉大事動大眾滿

師則書之不滿則不書輕其眾少故經皆不書旅也

師者眾也雖復五軍三軍悉皆以師為名取其眾義

故經亦不書軍也釋例曰春秋不書軍旅壹皆曰師

從眾辭是其義也經之大例君自將者言君不言師

卿將者滿師則師將並書不滿則空舉將名大夫將

者滿師則稱師不滿則稱人所以然者定四年傳曰

君行師從卿行旅從則君行必有師卿行必有旅文

雖不見理是可知明君將不言帥師卿將不言帥旅以

其可知故也卿行不合師從今乃帥領一師若不言

帥則師文不見卿尊自合書各師文又須別見故師

將並舉言某帥師也其師少者卿自須見唯舉將名

不云帥旅言眾少不足錄也大夫爵位卑下名氏不

合見經但所帥滿師師自須見故言師不言將也若

不滿師者一旅之眾則列所不書大夫位卑又名不

當見則空舉其將謂之為人即大夫身也其將尊

師少及將卑師眾若其序列則將卑師眾者在上襄

二年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是也隱五年公羊傳曰

曷為或言率師或不言率師將尊師眾稱某率師將

尊師少稱將將卑師眾稱師將卑師少稱人君將不

言率師書其重者也釋例曰大夫將滿師稱師不滿

稱人而已卿將滿師則兩書不滿則直書名氏君將

萬曆十九年刊

春秋左傳

三十一

不言帥師卿將不言帥旅此史策記註之常此用公
羊為說也劉炫云盟會例卿則書名氏非卿則書人
人當名氏之處由是將甲
師少則書人亦與盟會同

無駭帥師入極

註無駭魯卿極附庸小國無駭不書氏
未賜族賜族例在八年○駭戶

疏正義曰春秋之例
諸名書於經皆是卿也故於此一註以下不復言之

又王制云上大夫卿則卿亦大夫也故註多以大夫
言卿下註云裂繻紀大夫如此之類皆是卿也其名
見於傳而註云大夫者則其爵真大夫也穀梁以極
為國杜云附庸者沈云以費伯帥師城郎因得勝極
則極是竟內故云附庸凡卿出使必具其名氏以尊
君命今不書氏故解云未賜族無族可稱故也賈云
極戎邑也極為戎邑傳無文焉戎之於魯本無怨惡
言魯惠公之好則是求與魯親公未信戎心故辭其

盟耳秋即與盟復脩戎好若已其戎會故不與盟旋
令師入其都然後結好其為惡行亦不是過讓位賢
君固應不爾良史直筆焉得無譏傳
乃本其勝之所由而歸功於費伯也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

註高平方與縣北有武唐

亭八月無庚辰庚辰七月九日也日月必有誤○方

與音疏高平至有誤○正義曰杜勣檢經傳上下

預疏月日制為長歷此年八月壬寅朔其月三日

甲辰十五日丙辰二十七日戊辰其月無庚辰也七

月壬申朔則九日有庚辰杜觀上下若月不容誤則

指言日誤若日不容誤則指言月誤此則上有秋

下有九月則日月俱得有誤故云日月必有誤也

九月紀裂繻來逆女

註裂繻紀大夫傳曰卿為君逆也

以別卿自逆也逆女或稱使或不稱使昏禮不稱主

人史各隨其實而書非例也他皆倣此○裂音列縑

音須為下偽

反下為魯司疏傳曰裂縑至倣此○正義曰此書逆女

別彼列反傳曰叔姬卿自逆也宣五年齊高固來

逆叔姬傳曰書曰叔姬卿自逆也釋例曰天子娶則

自逆則書字故云以別卿自逆也釋例曰天子娶則

稱逆王后卿為君逆則稱逆女其自為逆則稱所逆

之字尊卑之別也此不言紀侯使裂縑而成八年經

書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俱是昏禮而立文不同故

解之也言昏禮不稱主人者主人謂壻也為有廉恥

之心不欲自言娶婦故卿為君昏侍者必稟君母之

命故裂縑不言使也其無母者臣無所稟不得稱

君命故公孫壽言宋公使也史皆隨其實事而書之

非褒貶之例也公羊傳曰何以不稱使昏禮不稱主

人然則曷稱稱諸父兄師友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則其稱主人何辭窮也辭窮者何無母也然則紀有

母乎曰有有則何以不稱母母不通也是婦人之言

不通外國故不言君使亦不言母命作自來之文也

公羊言無母者稱父兄師友宋公不稱父兄者諸侯

臣其父兄故不得稱也昏禮記曰宗子無父命之

親皆及已躬命之以宗子之尊尚不稱父兄兄諸侯

也其稱父兄師友謂大夫以下非宗子者耳

昏禮記所云支子則稱其宗弟稱其兄是也

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無傳伯姬魯女裂縑所逆者

紀子帛莒子盟于密

子帛裂縑字也莒魯有怨紀侯

既昏于魯使大夫盟莒以和解之子帛為魯結好息

民故傳曰魯故也比之內大夫而在莒子上稱字以

嘉之也字例在閔元年密莒邑城陽淳于縣東北有

密鄉○帛音白解如字又

戶買反好呼報反

疏曰杜云比之內大夫而

在莒子上者案諸經文魯大夫出會他國皆先書魯大夫下即云及某人今子昂之下不云及者不可全同魯大夫故也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無傳桓未為君仲子不

應稱夫人隱讓桓以為大子成其母喪以赴諸侯故經於此稱夫人也不反哭故不書葬例在三年

疏桓

未至三年正義曰妾子為君其母成為夫人敬寤齊歸是也仲子實妾桓未為君故仲子不應稱夫人也今稱夫人薨是隱成之讓桓為大子成其母喪傳例曰不赴則不曰薨故知稱薨是赴於諸侯故經於此稱夫人也五年考仲子之宮公羊傳曰桓未君則曷為祭仲子隱為桓立故為桓祭其母也然則何言爾成公意也是言隱公成仲子為夫人也

鄭人伐衛

凡師有鐙鼓曰伐例在莊二十九年

傳二年春公會戎于潛脩惠公之好也戎請盟公辭

許其脩好而不許其盟禦夷狄者不壹而足○好

反註及疏許其至而足○正義曰戎貧而無信盟

其盟也禦夷狄者不壹而足文九年公羊傳文言制禦夷狄當以漸教之不一度而即使足也○莒

子娶于向向姜不安莒而歸夏莒人入向以姜氏還

傳言失昏姻之義凡得失小故經無異文而傳備

其事案文則是非足以為戒他皆倣此○還音旋○

司空無駭入極費冷父勝之

魯司徒司馬司空皆

卿也。帝父費伯也。前年城郎。今因得以勝極。故傳於

前年發之。

音琴

○戎請盟。秋盟于唐。復脩戎好也。

扶又

○九月紀裂繻來逆。女卿為君逆也。

偽為于反

冬紀子帛莒子盟于密魯故也。○鄭人伐衛討公孫

滑之亂也。

台九年取稟延之亂

春秋左傳註疏卷第二

春秋左傳註疏卷第二

隱三年

晉杜氏註 唐孔穎達疏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盛訥等奉

勅重較刊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 承德郎司業仍加俸一級臣黃錦等奉

旨重修 經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註 無傳日行遲一歲 一周天月行疾一月 一周天一歲凡十二交會然日

月動物雖行度有大量不能不小有盈縮故春雖交

會而不食者或有類交而食者唯正陽之月君子忌

之故有伐鼓用幣之事今釋例以長歷推經傳明此

食是三月朔也不書朔史失之書朔日例在桓十七

年。○巳巳上音紀下音祀後做此食如疏。七年。○正
 字本或作蝕音同量音亮縮所六反。疏。日行至
 義曰古今之言歷者大率皆以周天為三百六十五
 度四分之度之一日行比月為遲每日行一度故一歲
 乃行一周天月行比日為疾每日行十三度十九分
 度之七故一月內則行一周天又行二十九度過半
 乃逐及日言一月一周天者略言之耳其實及日之
 時不啻一周天也日月雖共行於天而各有道每積
 二十九日過半行道交錯而相與會集以其一會謂
 之一月每一歲之間凡有十二會故一歲為十二月
 日食者月掩之也日月之道互相出入或月在日表
 從外而入內或月在日裏從內而出外道有交錯故
 日食也二十九日過半月及日者以歷家一日分為
 九百四十分則四百七十分為半令月來及日凡二
 十九日又四百九十九分是過半較二十九分也日
 有食之言有物來食之也日月同處則日被月映而
 形魄不見聖人不言日被月食而云日有食之者以
 其月不可見作不知之辭穀梁傳曰其不言食之者

何也知其不可知也。是言慎疑故不言月也。朔則交
 會故食必在朔然而每朔皆會應每月常食故解之
 言日月動物雖行度有大暈不能不小有盈縮故有
 雖交會而不食者或有頻交而食者自隱之元年盡
 衰二十七積二百五十五年凡三千一百五十四
 月唯三十七食是雖交而不食也。襄二十二年九月
 十月頻食二十四年七月八月頻食是頻交而食也
 食無常月唯正陽之月君子忌之以日食者陰侵陽
 也當陽長之月不宜為陰所侵故有伐鼓用幣之
 事餘月則否其日食例皆書朔已已之下經無朔字
 長歷推此已已實是朔日而不書朔史失之也。此註
 作大判言耳戰國及秦歷紀全差漢來漸候天時始
 造其術劉歆三統以為五月二十三分月之二十而
 日一食空得食日而不得加時漢末會稽都尉劉洪
 作乾象歷始推月行遲疾求日食加時後代脩之漸
 益詳密今為歷者推步日食莫不符合但無頻月食
 法故漢興以來殆將千歲為歷者皆一百七十三日
 有餘而始一交會未有頻月食者今頻月而食乃是

正經不可謂之錯誤也考之歷術事無不驗不可謂之踈失由是註不能定故未言之也又漢書高祖本紀高祖卽位三年十月十一月晦日頻食則自有頻食之理其解在襄二十四年穀梁傳曰言日不言朔並言食正朔也言朔不言日食既朔也朔日

三月庚戌天王崩註

周平王也實以壬戌崩欲諸侯之

速至故遠日以赴春秋不書實崩日而書遠日者卽

傳其偽以懲臣子之過也襄二十九年傳曰鄭上卿

有事使印段如周會葬今不書葬曾不會○卽傳直

專反印因

反疏天王崩○正義曰典禮下曰天子死曰崩諸侯

死名者爲人襲其無知若猶不同然也自上顛壞曰

精神漸盡也是由天子尊若山崩然諸侯卑取崩之聲以爲尊卑之差也不書天王名者以海內之主至尊之極故敬而不敢名也穀梁傳云高曰崩厚曰崩尊曰崩天子之崩以尊也以其在民上故崩之其不名何也大上故不名也蘇氏云王后崩大子卒不書者赴不及魯也今以爲略之例所不書也告喪禮云告王喪曰天王登假此言崩者魯史裁約爲文不道當時赴不言登假也○註周平至不會○正義曰今檢杜註凡葬者皆顯言其諡此爲無葬故言周平王也仲尼脩經當改正真僞以爲褒貶周人赴不以實孔子從僞而書者周人欲令諸侯速至故遠其崩日以赴也不書其實而從其僞言人知其僞則過足享矣故卽傳其僞以懲創臣子之過釋例曰天王僞赴遂用其虛明日月闕否亦從赴辭君子不變其文以慎其疑且虛實相生隨而表之真僞之情可以兩見承赴而書之亦所以示將來也

夏四月辛卯君氏卒註

隱不敢從正君之禮故亦不敢

備禮於其母

君氏卒。正義曰：君氏者，隱公之母也。母之與子，氏族必異。故經典通呼

也。母為母氏，舅為舅氏，言其與已氏異也。

秋武氏子來求賻

武氏子，天子大夫之嗣也。平王喪

在殯，新王未得行其爵命，聽於冢宰，故傳曰：王未葬，釋其所以稱父族，又不稱使也。魯不共奉王喪，致令

有求，經直文以示不敬，故傳不復具釋也。賻，音附，殯必亦反。

共音恭，本又作供，音同。疏：武氏至，釋也。正義曰：令力呈反，復扶又反。武氏者，天子大夫之姓，直

云：武氏子不書其字，則其人未成為大夫也。若是上

士例，當書名，又不應繫之父族，謂之為子，明其是夫

夫之子也。又王使至魯，皆言天王使某，此復不言王

使，明其不稱王命也。以此知此人父喪已終，宜嗣父

位，但平王未命而崩，新王居喪未得行其爵命，政事

聽於冢宰，冢宰使之適魯，冢宰不得專命，故作目來

之文，傳言王未葬者，意兼兩事：王喪在殯，新王不得

加臣爵位，故此人仍繫父族；王又不得命，臣出行，故

此人不稱王使，以未葬之故。闕此二事故，傳以未葬解之。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稱卒者，略外以別內也。元年大

夫盟於宿，故來赴以名，例在七年。別彼列反。

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來告，故書石門。齊

地，或曰：濟北盧縣故城西南，濟水之門。

癸未葬宋穆公

無傳，魯使大夫會葬，故書始死，書卒

史在國承赴為君，故惡其葬名，峻赴書也。書葬則舉

謚稱公會葬者在外據彼國之辭也書葬例在昭

六年○為于偽反疏魯使至六年○正義曰文九

三年叔弓如滕葬滕成公如此之類遣卿行者皆書

其使名此不書使名知是大夫往也大夫奉命出使

位賤不合書名故直書其所為之事而已盟則云及

某盟會則云會某人葬則云葬某公舉其所為之事

明有使往可知也釋例曰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

大夫送葬及其失也禮過於重文襄之伯因而抑之

諸侯之喪大夫弔卿共葬事夫人之喪士弔大夫送

葬猶過古制故公子遂如晉葬襄公傳不言禮葬秦

景公傳曰大夫如秦葬景公特稱禮也一以示古制

二以示書他國之葬必須會三以示奉使非卿則

不書於經此丘明之微文也是言大夫得正而卿過

禮也諸侯曰薨禮之正名魯史自書君死曰薨若鄰

國亦同書薨則與已君無別國史自在已國承他國

赴告為與已君同故惡其薨名雖赴稱薨皆改赴書

卒略外以別內也至於書葬則五等之爵皆舉謚稱

公者會葬者在於國外據彼國之辭彼國臣子稱君

曰公書使之行不得不稱公也又云惡其薨名改赴

書者釋例曰天子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古之制

也春秋所稱曲存魯史之義山稱公而書薨所以自

尊其君則不待不略外諸侯書卒以自異也至於既

葬雖邾許子男之君皆稱謚而言公各順臣子之辭

兩通其義是其說也案禮雜記赴告之辭云君訃於

他國之君曰寡人不祿敢告於執事然則赴辭本無

薨語而云惡其薨名者以夫人薨例云不赴於諸侯

則不曰薨明其以薨告人故書薨也是知王侯喪者

其通國命皆以崩薨相告記之所稱謂答主人之問

飾其文辭耳若以記文無薨即疑不以薨告記稱夫

夫士赴人之辭皆云不祿豈大夫無卒名也以此知

相赴策書必以薨為文但撰者口傳赴辭義在謙退

從士之不祿故禮記言之赴則必以薨但改赴書事

耳史之書事莫不在國會葬者自可在外書策者國

內書之而云據彼國之辭者書使行之事言使為此

事行故文從彼稱不謂書不在國也卿為君逆謂之逆女亦是書已之使據彼稱女與此同也

傳三年春王三月壬戌平王崩赴以庚戌故書之○

夏君氏卒聲子也不赴於諸侯不反哭于寢不祔于

姑故不曰薨不稱夫人故不言葬謂夫人喪禮有二

薨則赴於同盟之國一也既葬日中自墓反虞於正

寢所謂反哭于寢二也卒哭而祔於祖姑三也若此

則書曰夫人某氏薨葬我小君某氏此備禮之文也

其或不赴不祔則為不成喪故死不稱夫人薨葬不

言葬我小君某氏反哭則書葬不反哭則不書葬今

贊子三禮皆闕釋例論之詳矣○附疏謂夫人至詳

信人年致夫人傳曰不赴於同則弗致故知赴者赴

於同盟之國也禮檀弓記葬禮云既封有司以几筵

舍奠於墓左及日中而虞士喪禮既葬乃反哭於廟

遂適殯宮而虞是既葬日中自墓反虞於正寢正寢

即殯宮也信三十三年傳與檀弓記皆云卒哭而祔

祔於姑者祔於祖姑也此三者皆夫人之喪禮夫人

喪禮有三史策所書有二唯卒葬故事而已其卒之

異者或云夫人某氏薨仲子文姜之類是也或云某

氏卒定姒孟子是也葬之異者或云葬我小君某氏

文姜敬嬴之類是也或云葬某氏葬定姒是也或則

不書葬也今聲子三禮皆闕經異常辭必是闕一事

則變一文但傳既并釋註不顯配雖言釋例詳之例

亦未甚分明此傳故上三事故下三事故若以次相配

表則不爾定十五年歟氏卒傳曰不稱夫人不赴且
不祔也哀十二年孟子卒傳曰死不赴故不稱夫人
不反哭故不書葬小君彼二傳皆以不赴故不稱夫
人以不反哭解不書葬然則由不赴故不曰薨由不
反哭故不書葬也二事既然則由不赴故不稱夫人
斷可知矣傳文不以次相配者初死即赴葬乃反哭
反哭之後始祔三者依事之先後為文也至書於經
則夫人與薨共文故先言不稱夫人後言不書葬順
經之先後為文也禮之本意必赴乃稱薨祔乃稱夫
人反哭乃書葬者夫人與君同體死必赴於鄰國若
不以赴告於鄰國則夫入之禮不成尊成以否義由
赴告成尊之狀在於書葬故赴則稱薨不赴則不稱
薨也禮適祔於適祖姑妾祔於妾祖姑亦既不祔於
姑便是適妾莫辨故祔則稱夫人不祔則不稱夫人
也既葬於墓反哭於寢哀之尤極情之最切既葬而
不反哭全是不念其親葬與不葬殆無以異故不反
哭則不書葬也皆所以懲臣子責其不行禮也人之
行禮有勤有惰未必廢則俱廢行則皆行

三禮皆闕其餘或可一行一否釋例曰夫人子氏赴
而不反哭故不書葬定姒則反哭而不赴故書葬而
不言小君以此二者據傳則然理在不惑但不知赴
而不祔祔而不赴者辭當云何耳薨者夫人之死號
不稱夫人必不得稱小君也孟子卒下註云不稱夫人故
夫人必不得稱小君也孟子卒下註云不稱夫人故
不言薨是夫人與薨文相將也葬定姒傳曰不稱小
君不成喪也註云不赴不祔故不稱小君傳以不赴
不祔解不稱夫人註以不赴不祔解不稱小君是夫
人小君文相將也夫入也薨也小君也三者相將之
物不可致詰蓋赴祔二禮果行一事則具此三文二
事並廢則三文皆去耳何則檢此傳相配不赴則不
曰薨不祔則不稱夫人是稱夫人由祔不由赴也孟
子之傳乃云不赴故不稱夫人是稱夫人由於赴不
由於祔也定姒之傳云不稱夫人不赴且不祔又以
二事並解不稱夫人註云赴同祔姑夫人之禮二者
皆闕故不曰夫人明是二者俱闕乃去夫人果行一
事則稱夫人稱夫人則必書薨書薨則必稱小君所

齊曆九年刊

春秋疏三

異者不反哭則不書葬若不書葬則小君之喪無所施耳即仲子是也赴同祔姑皆是夫人之禮故赴而不祔祔而不赴則皆曰夫人某氏薨惠公自有元妃別為仲子立廟則仲子未必祔姑蓋以赴同之故得稱夫人也 不書姓為公故曰君氏也 不書姓祔正夫人也 隱見為君故持書於經稱曰君氏以別凡妾媵也

公音于為反見賢 疏 不書至妾媵。正義曰辟正遍反別彼列反 夫人謂辟仲子耳何則妾子為君則其母得為夫人不須辟孟子也但公以讓位之故不從正君之禮故亦不備禮於其母使之辟仲子也釋例曰凡妾子為君其母猶為夫人雖先君不命其母母以子貴其適夫人薨則尊得加於臣子外內之禮皆如夫人矣故妣氏之喪責以小君不成成風之喪王使會葬傳曰禮也隱以讓桓攝位故不成禮於聲子假稱君氏以別凡妾媵蓋是一時 鄭武公之宜隱之至義也是其辟仲子之意也

莊公為平王卿士

周之政 王貳于號

於號不復專任鄭伯。朝直遙反復扶又反任鄭伯而鴆反後不音者皆同

怨王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王子狐為質於鄭鄭公

子忽為質於周

周人將昇號公政

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

月今二月也秋今之夏也麥禾皆未熟言取者蓋芟

踐之溫今河內溫縣成周洛陽縣也。祭側昇反

四月至陽縣也。正義曰：此直言秋秋有三月，若是季秋，則今之七月杜必知秋今之夏者，以此傳在武氏之上案經武氏之下有八月，宋公和卒則知此是七月，故為今之夏，謂今之五月也。麥熟在夏而云麥未皆未熟者，謂四月之時麥未熟，七月之時麥未熟，二者異時，故言皆也。周鄭交惡，兩相疾惡。

君子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明恕而行，要之以禮，雖無有質，誰能間之？苟有明信，澗谿沼沚之

毛。澗亦澗也。沼池也。沚小渚也。毛草也。要於蓬

之間，谿苦兮反，爾雅云：山夾水曰澗，山瀆無所通曰谿。沼之紹反，沚音止，亦音市，本又作時。蘋蘩

蘓藻之菜。蘋大萍也。蘩，縹蒿。蘓，藻聚藻也。蘋音

煩，蘓紆紆反，藻音早，萍蒲。澗谿至之菜。正義曰：丁反，縹蒲多反，白蒿也。毛即菜也，而重其文者

谿，澗言地之陋，蘋蘩言菜之薄，故文重也。澗谿亦至毛草。正義曰：爾雅釋山云：山夾水澗，李巡曰：山間有水，釋名曰：言水在兩山間也。釋水曰：水注川曰谿，李巡曰：水出於山入於川，釋山又云：山瀆無所通曰谿，李巡曰：山中水瀆，雖無所通，與水注川同名。宋均曰：無水曰谷，有水曰谿，然則谿亦山間有水之名。是澗之類，故云谿亦澗也。沼者池之別名，張揖廣雅亦云：沼池也，應劭風俗通云：池者陂池，從水也。聲沚與時音義同，釋水曰：小渚曰沚，釋名曰：沚止也。小水可止，息其上，草是地之毛，周禮宅不毛，謂宅內無草木也。故杜以毛為草，草即下句蘋蘩蘓藻是也。蘩陸菜而云沼沚之毛者，或采之水旁，非皆水內也。蘩大至聚藻也。正義曰：釋草云：萍，萍其大者，蘩舍入曰萍，一名萍，大者名蘩，郭璞曰：水中浮萍，江東謂之蘩。陸機毛詩義疏云：今水上浮萍是也。其蘩大者謂之蘩，小者曰萍。季春始生，可糝蒸為茹，又可苦酒淹以就酒，釋草又云：縹，縹蒿，孫炎曰：白蒿也。陸機疏曰：凡艾白色為縹，蒿今白蒿，春始生及秋香美，可生食。

又可烝一名遊胡北海人謂之旁勃故大戴禮夏水
正傳曰絜遊胡遊胡旁勃也許慎說文云藻水草從
月從水巢聲或作藻從藻毛詩傳曰藻聚藻也然則
此草好聚生盭訓聚也故云盭藻聚藻也陸機疏云
生水底有二種其一種葉如鷄蘇莖大如著長四五
尺其一種莖大如釵股葉如蓬謂之聚藻又云扶風
人謂之藻聚為發聲也此二藻皆可食煮熟接去腥
氣米麩糝蒸為茹嘉美揚州人饑荒可以當穀食

筐筥錡釜之器

方曰筐員曰筥無足曰釜有足曰

錡○筐丘方反筥九呂反

錡其錡反筐筥皆器也

文也說文云筥飯牛

筐也廣雅云錡釜也

黃汗停水行

潦流潦○潢音黃汗

音鳥潦音老

潢汗至流潦○正義曰停

謂之潦言道上聚流者也服虔云畜小水謂之潢水
不流謂之汗行潦道路之水是也此水用為飲食故

引洞酌之篇藻雖潦水所
生要此潦非生菜處也

羞進也

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

神非生王公也此傳之意取詩為言洞酌論天子之
事是羞於王也采藻云公侯之事是羞於公也言薦
又言羞者鄭玄註庖人云備
品物曰薦致滋味乃為羞

行之以禮又焉用質

通言盟約彼此之情故言二

國○焉於虔反約

風有采藻采蘋

采藻采蘋詩國

風義取於不熇薄物

雅有行葦洞酌

詩大雅也行

葦篇義取忠厚也洞酌篇義取雖行潦可以共祭祀

也○葦于鬼反洞

音迥共音恭

洞酌上傳所言皆有彼篇之事

其言未及行葦今言行葦者其意別取忠厚非以結上也昭忠信也明有忠信

孟反

○武氏子來求賻王

未葬也註

武氏至葬也。正義曰蘇氏云案文九年

直云王未葬不同者毛伯直釋不稱使故云不書王命此武氏子非但不稱使又稱父族二事皆田未葬

故直云王未葬也○宋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焉

曰先君舍與夷而立寡人註先君穆公兄宣公也與

夷宣公子即所屬殤公屬章欲反註同殤舒羊

反舍音捨與如字一音餘疏

而立寡人。正義曰曲禮下曰諸侯見天子曰臣某侯某其與民言自稱曰寡人今與臣言亦云寡人則知其對臣民自稱同也老子曰孤寡不穀王寡人弗侯之謙稱故以下諸侯自稱亦多言不穀

敢忘若以大夫之靈得保首領以沒先君若問與夷

其將何辭以對請子奉之以主社稷寡人雖死亦無

悔焉對曰羣臣願奉馮也註馮穆公子莊公也。沒

作歿同馮皮水公曰不可先君以寡人為賢使主社

反本亦作馮稷若棄德不讓是廢先君之舉也豈曰能賢註言不

讓則不足稱賢光昭先君之令德可不務乎吾子其

無廢先君之功註先君以舉賢為功我若不賢是廢

之使公子馮出居於鄭註辟殤公也八月庚辰宋穆

公卒殤公即位君子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

其子饗之命以義夫

命出於義也夫語助。夫音符。註同。

疏 命以義夫。正義曰：義者宜也。錯心方直，動合事

宜，乃謂之為義。宣公之立，穆公知穆公之賢，必以

義理不棄其子。今穆公方卒，命孔父以義事而立，

公是穆公命立，殤公出於仁義之中。故杜云：命出於

義也。必知命以義夫，謂穆公命立，殤公者以杜註云

帥義而行，則殤公宜受此命。宜荷此祿，公子馮不帥

父義，終傷成宜之福。明知殤公受穆公之命，與殷

湯武丁同，有成宜是知穆公命殤公是為義也。商

頌曰：殷受命，成宜百祿，是荷其是之謂乎。詩頌言

殷湯武丁受命，皆以義故。任荷天之百祿也。帥義而

行，則殤公宜受此命。宜荷此祿，公子馮不帥父義，忿

而出奔，因鄭以求入，終傷成宜之福。故知人之稱唯

在宣公也。設禮有兄弟相及，不必傳子孫，宋其後也。

故指稱商頌。頌似用反荷本，又作何何可反。又音

反傳直。疏：商頌至謂乎。正義曰：商頌玄鳥之卒章

專反。疏：言成湯武丁此二王者受天之命，皆得其

宜，故天之百種之祿於是乎。荷負之言，天祿皆歸，故

得而荷負也。今穆公示殤公亦得其宜，故殤公宜荷

此祿。詩之意，其是此事之謂乎。註：詩頌至商頌。○

正義曰：唐虞之代，契為司徒，封於商。十四世至湯，至

萬曆十九年刊

春秋疏

卷

子馮出居于鄭則是父使之出註言忿而出奔者四年傳曰公子馮出奔鄭鄭人欲納之又衛告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是馮出奔鄭求入欲害宋國也父使居鄭欲以辟殤公馮乃因鄭欲以害殤公故據父言之則云使之出居據馮言之則云忿而出奔各從其實而為之文也諡法短折不成曰殤布德執義曰穆
○冬齊鄭盟于石門尋盧之盟也註盧盟在春秋前盧齊地今濟北盧縣故城

庚戌鄭伯之車債于濟

註既盟而遇大風傳記異也十二月無庚戌日誤。債

佛問反註既盟至日誤。正義曰釋言云債僮也什也。舍人曰背路意也車路而入濟是風吹之隆濟水非常之事故云傳記異也禹貢導沔水東流為濟入于河溢為滎釋例曰濟自滎陽卷縣東經陳留至濟陰北經高平東經濟北東北經濟南至樂安博昌縣入海案榆水流之道今古或殊杜既考校元

由據當時所見載於釋例今一皆依杜雖與水經乖異亦不復根尋也庚戌無月而云十二月者以經盟于石門在十二月知此亦十二月也經書十一月下云癸未葬宋穆公計庚戌在癸未之前三十日不得共在一月故長歷推此年十二月甲子朔十一日有甲戌二十三日有丙戌不得有庚戌而月有癸未則月不容誤
○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註得臣齊大子也大子不敢居上位故當處東宮

衛莊至莊姜。正義曰齊國侯爵譜云姜姓大公聖之後其先四岳佐禹有功或封於呂或封於申故太公曰呂望也太公股肱周室成王封之於營丘今臨淄是也僖公九年魯隱公之元年也簡公四年獲麟之歲也簡公弟平公十三年春秋之傳終矣平公二十五年卒後二世七十年而田氏奪齊大公之後滅矣案齊世家莊公生僖公東宮得臣未知何公大子案史記十二年諸侯年表衛莊公之立在春秋

前二十五年齊僖公之立在春秋前八年然則莊姜必非齊僖公之女蓋是莊公之女僖公姊妹也得臣者見其是適女也得臣為太子云常處東宮者四時東為春萬物生長在東西為秋萬物成就在西以此君在西宮太子常處東宮也或可據易象西北為乾乾為君父故君在西東方震震為長男故太子在東也美而無子衛人所為賦

碩人也註

碩人詩義取莊姜美于色賢于德而不見

答終以無子國人憂之○為賦音

于偽反疏所為賦碩人也正義曰此賦

謂自作詩也班固曰不歌而誦亦曰賦鄭玄云賦者或造篇或誦古然則賦有二義此與閔二年鄭人賦清人許穆夫人賦載馳皆初造篇也其餘言賦者則皆誦古詩也

生孝伯早死註

陳今陳國陳縣○媯九疏又娶于陳○正義曰

陳國侯爵譜云媯姓虞舜之後當周之興有虞遇父者為周陶正武王賴其利器用與其先聖之後以元女大姬妃湯父之子滿封於陳賜姓曰媯號胡公桓公二十三年魯隱公之立年也湣公二十一年獲麟之歲也二十四年楚滅陳此當其姊戴媯生桓公莊桓公時二媯蓋桓公姊妹也

姜以為已子註

媯陳姓也厲戴皆諡雖為莊姜子然

太子之位未定

疏媯陳至未定正義曰諡法暴

諡也石碻言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請定州吁明公子

州吁嬖人之子也註嬖親幸也○吁况于及嬖必許

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石碻諫曰臣聞愛子

教之以義方註石碻衛大夫○好呼報反音金惡烏路反碻七

路弗納於邪驕奢淫泆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為禍

立為大子則宜早定若不早定州吁必緣寵而為禍

○邪似嗟反弗納至過也。正義曰驕謂恃已陵

下同泆音逸物奢謂夸矜僭上淫謂者欲過度泆

謂放恣無藝此四者之來從邪而起故服虔云言此

四者過從邪起是也劉炫云此四者所以自邪已身

言為之不已將至於邪邪謂惡逆之事劉又難服云

邪是何事能起四過若從邪起何須云四者之來寵

祿過也寵祿豈是邪事四者得從而來乎服言弗夫

納於邪懼其緣驕以至於邪非先邪而後驕也

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矜者鮮矣

如此者少也降其身則必恨恨則思亂不能自安自

重○夫音扶發句之端後放此憾本又作感同胡雅

反恨也五年同矜之忍反重也鮮息淺反少也

夫寵而至鮮矣○正義曰恃君寵愛未有不驕亦

既驕矜必不能自降其心強降其心未有不恨亦

既怨恨必不能自重其身釋言云矜重也言恨則思

亂必不能自安自重也寵而必驕降而必憾言其勢

必自然故言其能不然者少也驕而不能降憾而不

能矜言其心難自抑故言其能然者少也鮮訓少以

一鮮總四事言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聞舊

四事皆鮮也小國而加兵於大國如息侯伐鄭之比

小加大音芳少詩照反長丁丈反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

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臣行君之

義賤妨至破義○正義曰賤妨貴謂位有貴賤少

陵長謂年有長幼楚公子申多受小國之路以

春秋左傳卷之三

春秋左傳卷之三

左

偏子重子辛是賤人而妨貴人也邪捷苗隳弟而欲奪兄位是年少而陵年長也齊東郭偃家無咎專崔氏之政而侮崔成崔彊是踈遠而間親戚也晉胥童襄罕五得君寵而去三卻是新臣而間舊臣也息伐鄭曹奸宋是小國而加大國也陳靈祭景姦穢無度是邪淫而破正義也妨謂有所害陵謂加尙之間謂居其間使彼踈遠也加亦加陵破謂破散淫義不兩立行惡則破善故言破也

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弗聽其子厚與州吁游禁之不可桓公立乃老

老致仕也四年經書州吁弑其君故傳先經以始事。起呂及下同弑。疏去順效逆。正義曰州吁於逆則音試先悉薦反。疏少陵長於順則弟不敬是去順效逆也。六順六逆因事廣言非謂州吁徧犯之也。老致至始事。正義曰禮七十而致事言還其所掌

之事於君也傳之初始有此故言傳先經以始事餘不註從可知也

經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

無傳書取言易也例在襄十三年杞國本都陳留雍丘縣推尋事跡

桓六年淳于公亡國杞似并之遷都淳于僖十四年又遷緣陵襄二十九年晉人城杞之淳于杞又遷都淳于牟婁杞邑城陽諸縣東北有婁鄉。杞音起牟。莒反雍。莒人至牟婁。正義曰譜云杞妘姓夏禹於用反。疏之苗裔武王克殷求禹之後得東樓公而對之於杞。今陳留雍丘縣是也。九世及成公遷緣陵文公居淳于。成公始見春秋。潛公六年獲麟之歲也。潛公弟哀公三年春秋之傳終矣。哀公十年卒自衰公以下二世十三年而楚滅杞。檢杞於此歲已見。

經桓二年有杞侯來朝莊二十七年有杞伯來朝於
 傳並無號諡又不書其卒僖二十三年杞成公卒其
 諡乃見於傳未知此年杞國定是何君當是成公之
 父祖耳牟婁杞邑莒伐取之自是以後常為莒邑昭
 五年莒牟婁以牟婁來奔是也文三年秦人伐晉傳
 稱取王官及郊襄二十三年齊侯伐晉傳稱取朝歌
 並書伐不書取此伐取兩書者彼告伐不告取此伐
 取並告故也昭元年伐莒取鄆書取不書伐昭十年
 伐莒取鄆書伐不書取者元年兵未加莒而鄆逆服
 故書取不書伐十年晉以取鄆討公故書伐不書取
 其伐國圍邑書圍與否亦從告也。○書取至婁卿
 取亦言易也地理志云陳留郡雍丘縣故杞國武王
 封禹之後東樓公是杞本都陳留雍丘縣也志又云
 北海郡淳于縣應劭曰春秋州公如曹左氏傳曰淳
 于公如曹臣瓚案州國名淳于國之所都此淳于縣
 於漢屬北海郡晉時屬東莞郡故釋例土地名云州
 國都於東莞淳于縣以雍丘淳于雖郡別而竟連也

宣五年傳稱淳于公如曹度其國危遂不復六年春
 寔來雖知其國必滅不知何國取之襄二十九年晉
 帥諸侯城杞昭元年祁午數趙文子之功云城淳于
 是知淳于即杞國之都也僖十四年諸侯城緣陵而
 遷杞不知從何而遷故云淳于公亡國杞似并之而
 遷居其地僖十四年又從淳于而遷於緣陵襄二十
 九年又從緣陵而遷於淳于以無明文疑不敢質故
 言推尋事跡似當然也若然淳于為杞所并定似不
 虛而遷都淳于未有事跡自雍丘而遷緣陵亦可知
 矣而杜必言遷都淳于又從淳于遷緣陵者以桓六
 年淳于公亡國襄二十九年又杞都淳于則淳于始
 未是杞之所有又杞之所都故疑未都緣陵之前亦
 都淳于也取國易者則直言取若取邾取鄆之類是
 也故不須加伐於上若其伐國取邑其邑既小不得
 名通若不加伐於上不知得何國之邑是以雖易亦
 加伐文則伐杞取牟婁伐邾取須句之類是也成二
 年取汶陽田乞師盟主與兵伐齊得邑既難而亦書
 取者因其伐齊晉使還汶陽之田魯不加兵故書取

從易也劉君或疑此意遂云上言
侯不言取者非易以規杜氏非也

戊申衛州吁弒其君完

稱臣弒君臣之罪也例在宣

四年戊申三月十七日有日而無月。弒本又作殺

之例皆放此可以意。疏。四年傳例曰凡弒君稱君君

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註云稱君謂唯書君名而稱

國以弒言衆所共絕也。稱臣者謂書弒者之名以示

來世終為不義然則此稱州吁之名稱臣弒君是臣

之罪也言完非無道而州吁為賊也。州吁實公子而

不稱公子者傳文更無褒貶直是告辭不同史有諱

略耳。公子雖復非族而文當族處春秋書族以否大

有乖異故杜備言之。釋例曰尋案春秋諸氏族之稱

甚多參差而先儒皆以為例欲託之於外赴則患有

人身自來者例不可合。因以辟陋未賜族為說。弒君

不書族者四事。州吁無知不稱公子。公孫賈氏以為

弒君取國故以國言之。案公子。商人亦弒君取國而

獨稱公子。宋督賈氏以為督有無君之心故去氏案

傳自以先書弒君見義不在於氏也。宋萬賈氏以為

未賜族案傳稱南宮長萬則為已氏南宮不得為未

賜族也。執殺大夫不書族者二事。楚殺得臣與宜申

賈氏皆以為陋案。楚殺大夫公子側大夫成熊之等

六人皆稱氏族無為獨於此二人陋也。欲以為通

例則有若此之錯。欲以為無義例則傳曰嘉之故不

名書曰仲孫嘉之書曰崔氏非其罪。鞏溺帥師皆曰

疾之稱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尊晉罪已之文。炳然

著明。以此推之。知亦非仲尼所遺也。斯蓋非史策舊

法。故無凡例。當時諸國以意而赴。其或自來聘使者

辭有諱略。仲尼脩春秋因采以示義。義之所起。則刊

而定之。不者。即因而示之。不皆刊正也。故蔡人嘉赴

而經從稱季傳曰蔡人嘉之書。崔氏傳亦曰且告以

族明皆從其本也。書司馬華孫來盟亦無他比。知非

大例也。然則摠而推之。春秋之義。諸侯之卿。當以

氏備書於經。其加貶損。則直稱人。若有褒異。則或稱

官或稱氏若內卿有貶則特稱名文不宣言魯人故
異於外也若無褒無貶傳所不發者則皆舊文或
未賜族或時有詳略也推尋經文自莊公以上諸稱
君者皆不書氏閔公以下皆書氏亦足明時史之異
同非仲尼所皆刊也是杜解州吁不稱公子之意杜
知然者正以經之所書無常比例褒則或書官或書
氏貶則或稱人或去族既無定例明非舊典仲尼有
所起發則刊正舊史無所褒貶則因循故策仲尼以
者傳辨其由傳所不言則知無義正是史官自有詳
略故耳戊申在癸未之後二十五日更盈一周則八
十五日往年十二月癸未葬宋穆公則此年二月不
得有戊申雖承二月之下未必是一月之日故長歷
推此年二月癸亥朔十日壬申二十一日甲申不得
有戊申也二月壬辰朔則十七日有戊申也此經上
有二月下有夏得在三月之內不是字誤故云有日
而無月僖二十八年冬下無月而經有壬申公朝于
王所有日而無月經有此類故知
此亦同之凡如此者有十四事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註

遇者首下次之期二國各簡其禮

若道路相逢遇也清衛邑濟北東阿縣有清亭

疏

者至清亭○正義曰曲禮下云諸侯未及期相見曰
遇相見於郤地曰會然則會者豫謀間地克期聚集
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一示威於眾各重其禮雖持
會一國若二國以上皆稱會也遇者或未及會期或
暫須相見各簡其禮若道路相逢遇然此時宋魯特
會欲尋舊盟未及會期衛來告亂故二國相遇若三
國簡禮亦曰遇故莊四年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是
也此禮稱未及期而相見指此類也周禮冬見曰遇
則與此別劉賈以遇者用冬遇之禮故杜難之釋例
曰遇者倉卒簡儀若道路相逢遇者耳周禮諸侯冬
見天子曰遇劉氏因此名以說春秋自與傳違案禮
春曰朝夏曰宗秋曰覲冬曰遇此四時之名今者春
秋不皆同之於禮冬見天子當是百官備物之時而
云遇禮簡易經書季姬及鄆子遇于防此婦乎夫共

萬曆十九年刊

春秋卷三

三

朝豈當復用見天子之禮於理皆違是言春秋之遇與周禮冬遇異也尊次猶造次造次倉卒皆迫促不暇之意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公子翬魯大夫

夫不稱公子疾其固請強君以不義也諸外大夫既皆稱人至於內大夫貶則皆去族稱名於記事之體他國可言某人而已魯之卿佐不得言魯人此所以為異也翬溺去族傳曰疾之叔孫豹則曰言違命此其例也○翬許驪反強其交反去疏他國至魯人起言反下同溺乃歷反○正義曰棠鄭

伯使死來歸初庚寅我入初及齊侯伐我北鄙及我師敗績然魯事皆得稱我則已之卿佐被貶亦可稱我人所以不然者凡云我者皆上有他國之辭故對他稱我魯之盟會他國上未有他國之文不可發例言我人故也

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

註

州吁弑君而立未列於會故

不稱君例在成十六年濮陳地水名

○濮

音卜

疏

州吁

○正義曰春秋之世王政不行賞罰之柄不在天子殺君取國為罪雖大若已列於諸侯會者則不復討也其有臣子殺之即與弑君無異未必禮法當然要其時俗如是宣公殺惡取國納賂於齊以請會傳曰會于平州以定公位杜云篡立者諸侯既與之會則不得復討臣子殺之與弑君同故公與齊會而位定是其義也釋例又云諸侯篡立雖以會諸侯為正此列國之制也至於國內策名委質即君臣之分已定故

諸侯不成君者亦與成君同義然杜前註云篡立者諸侯既與之會臣子殺之與弑君同則若未會諸侯臣子殺之不與弑君同似與釋例違者釋例所云諸弑不成君亦與成君同義者即莊九年齊人殺無知及此年衛人殺州吁以其未會諸侯故不書爵猶不從兩下相殺之例故云亦與成君同義若既會諸侯則臣弑稱爵則文十八年齊人弑其君商人是也曹伯負芻殺其太子而自立成十五年諸侯同盟于戚曹伯既列於會然後晉人執之十六年傳稱曹人請于晉曰若有罪則君列諸會矣是列會即成君矣此州吁未列於會故不稱君曹人之辭即是成例故云例在成十六年殺之於濮謂死於水旁也釋例土地名此濮下註云關哀二十七年傳濮亦註云濮魯陳留酸棗縣受河東北經濟陰至高平鉅野縣入濟彼濮與此名同實異故杜於此不言闕直云濮陳地水名

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

衛人逆公子晉而立之善其

得衆故不書入於衛變文以示義例在成十八年

疏

國衛人至八年。正義曰成十八年傳例曰凡去其國國逆而立之曰入此公子晉去衛居邢衛人迎而立之於法正當書入宜與齊小白同文傳言書曰衛人立晉衆也是仲尼善其得衆故改常例變文以示義也

傳四年春衛州吁弑桓公而立公與宋公爲會將尋

宿之盟未及期衛人來告亂○夏公及宋人遇于清

宿盟在元年

○宋殤公之即位也公子馮出奔鄭

鄭人欲納之及衛州吁立將脩先君之怨於鄭

二年鄭人伐衛之怨

疏謂二至之怨。正義曰二

年伐衛見經故以屬之未必

往前更無怨也衛世家稱桓公十六年乃為州吁所弒則隱之二年當桓之世服虔以先君為莊公非也何則宣公烝夷姜生急子公納急子之妻生壽及朔朔能構兄壽能代死則是年皆長矣宣公以此年即位桓十二年卒終始二十矣雖壽之死未知何歲急子之娶當在宣初若隱之二年莊公猶在豈於父在之時已得烝父妾生急子也而求寵於諸侯以和其史記雖多謬誤此當信然

民註諸篡立者諸侯既與之會則不復討故欲求此寵○篡初患反復扶又反下文復伐同使告於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

害註害謂宋公子馮君為主敝邑以賦與陳蔡從則

衛國之願也註言舉國之賦調○從才用反宋人許

之於是陳蔡方睦於衛註蔡今汝南上蔡縣疏蔡今至

蔡縣○正義曰蔡國侯爵譜云蔡姬姓文王子叔度之後也武王封之於汝南上蔡為蔡侯作亂見誅其子蔡仲成王復封之於蔡至平侯徙新蔡昭侯徙九江下蔡宣侯二十八年魯隱公之元年也昭侯子成侯十年獲麟之歲也成侯子聲侯四年春秋之傳終矣聲侯十四年卒自聲侯以下二世二十八年而楚滅蔡地理志云汝南上蔡縣故蔡國周武王弟叔度所封故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公問於眾仲曰衛州吁其成乎註眾仲魯大夫對曰臣聞以德和民不聞以亂註亂謂阻兵而安忍以亂猶治絲而棼之也註絲見棼縕益所以亂○棼扶云反亂也縕於云反夫州吁阻兵而安忍阻兵無眾安忍無親眾叛親離難以濟矣註持兵則

民殘民殘則衆叛安忍則刑過刑過則親離疏阻兵而安

忍○正義曰阻恃諸國之兵以求勝而征伐不已安忍行虐事刑殺過度也夫兵猶火也

弗戢將自焚也夫州吁弑其君而虐用其民於是乎

不務令德而欲以亂成必不免矣○戢在立反○秋諸侯

復伐鄭宋公使來乞師乞師不書非卿公辭之從衆仲之言

羽父請以師會之羽父公子翬公弗

許固請而行故書曰翬帥師疾之也故書至疾之也○正義曰

案元年傳邾人鄭人盟于翼公子豫請往公不許遂行彼則不書又不加照責此公子翬之行公亦不許而書於經又加貶責者公子豫公不許私竊而行翬則強梁固請公事不獲已令其出會故以君命而書

又加諸侯之師敗鄭徒兵取其禾而還特鄭不車

戰○州吁未能和其民厚問定君於石子石子不

碯也以州吁不安諮其父石子曰王覲為可疏王覲為可

○正義曰於王處行曰何以得覲曰陳桓公方有寵

於王陳衛方睦若朝陳使請必可得也厚從州吁如

陳石碯使告于陳曰衛國褊小老夫耄矣無能為也

此二人者實弑寡君敢即圖之八十曰耄稱國小

已老自謙以委陳使因其往就圖之○覲其斬及見

不出者皆放此褊必淺反陳人執之而請蒞于衛也朝直過反後

一音必殄反耄毛報反

請衛人自臨討之。○泣音利。又九月衛人使右宰醜

泣殺州吁于濮石碯使其宰孺羊肩泣殺石厚于陳

君子曰石碯純臣也惡州吁而厚與焉大義滅親其

是之謂乎子從弑君之賊國之大逆不可不除故

曰大義滅親明小義則常兼于愛之。○孺奴侯反惡

預 ○衛人逆公子晉于邢冬十二月宣公即位公

子晉也。○邢音疏宜公即位。○正義曰賊討乃書曰

衛人立晉衆也

經五年春公矢魚于棠書陳魚以示非禮也書棠譏

遠地也今高平方與縣北有武唐亭魯侯觀魚臺

疏

註書陳至魚臺。○正義曰陳魚者獸獵之類謂使捕魚之人陳設取魚之備觀其取魚以為戲樂非謂既取得魚而陳列之也其責觀魚而書陳魚者國君即位尊重非蒐狩大事則不當親行公故遣陳魚而觀其捕獲主譏其陳故書陳魚以示非禮也傳曰非禮也且言遠地故知書棠譏遠地也

夏四月葬衛桓公

秋衛師入郕將畢師衆但稱師此史之常也○郕音

將子匠反

九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成仲子宮安其主而祭

之惠公以仲子手文娶之欲以為夫人諸侯無二嫡

蓋隱公成父之志為別立宮也公問羽數故書羽婦

人無諡因姓以名宮○嫡丁歷反疏九月至六羽○

內木主特祀於寢宮廟初成木主遷入其中設祭以

安神也祭則有樂故初獻六羽初始也往前用八今

乃用六也獻者奏也奏進聲樂以娛神也六羽謂六

行之人秉羽舞也○國成仲至名宮○正義曰考成

釋詁文也言初獻六羽者謂初始而獻非在後恒用

知者案宣十五年初稅畝杜云遂以為常故云初杜

於此不解初義明不與彼同故春秋之經有文同事

異如此之類是也註以祭文不見故辨之云成仲子

宮安其主而祭之以其與獻羽連文知者謂祭以成

之非謂始築宮成也又解立宮之意惠公以仲子

有夫人之文因即娶之雖不以為夫人有欲以為夫

人之意禮諸侯不再娶於法無二適孟子入惠公之

廟仲子無享祭之所蓋隱公成父之志為別立宮仲

子以二年十二月薨四年二月已再期矣喪畢即

應入廟至此始成宮者仲子立廟本非正法喪服既

終將為吉祭主無祭處始議立之故晚成也傳云始

用六佾不書佾而書羽者以公問羽數故書羽也婦

人法不當諡仲子無諡故因姓以名宮也立宮必書

於策羽則非所當書善其復正故書之傳載眾仲之

對而言公從之是其善之意也為書六羽故言考宮

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彊卒

大夫書卒不葬葬者臣

子之事非公家所及○彊苦

侯反

國大夫至所及○正義曰檀弓下云君於

大夫將葬弔於宮君親弔之而不書者弔喪問疾人道之常假有得失不足褒貶如此小事例皆不書葬若國家所營則亦不可不書大夫之葬皆臣子自為非公家所及事不關國無以得書葬也他國之君書葬者遣使往會須書君命故耳

宋人伐鄭圍長葛

頤川長社縣北有長葛城

傳五年春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諫曰凡物不足

以講大事

臧僖伯公子彊也伯諡也大事祀與戎

○觀魚者本亦作漁者

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

謂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也器用軍國之器

君將納民

於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

言器用器物不入法度則為不軌不物亂敗之所

起○度待洛反一音如

疏觀魚者○正義曰說文云

魚天官獻人掌以時獻為梁凡獻者掌其政令是謂

捕魚為魚魚者猶言獵者也○臧僖至敗也○正義

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者物謂事物旌旗車服之屬

若其為教戰祭祀等大事故布設陳列則可如其細

碎盤遊雖陳其物不堪足以講習大事止謂不為大

事而陳此物故云不足以講大事也其材不足以備

器用者材謂皮革齒牙之屬若其為飾器用故狩獵

飾器用止謂不為器用而取此材故云不足以為備器
 用也人君一國之主在民之上當直已而行之以法
 敵民而納之於善故云人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言
 當為軌為物納民於其中也既言民歸軌物更解軌
 物之名故講習大事以準度軌法度量謂之為軌準
 度軌量即講習戰治兵祭祀之屬是也取鳥獸之材
 以章明物色采飾謂之為物章明物采即取材以飾
 軍國之器是也劉炫云捕魚獵獸其事相類此諫大
 意言人君可觀獵獸不可觀捕魚凡物者廣言諸物
 鳥獸魚鼈之類也材謂所有皮革毛羽之類也器謂
 車馬兵甲軍國所用之物也凡此諸物捕之不足以
 講習兵事其材不足以充備器用如此者則人君不
 親舉焉其意言獵之坐作進退可以教戰陳獸之齒
 牙皮革足以充器用人君可以觀之捕魚不足以教
 戰陳鱗甲不足以為器用人君不宜觀之人君以干
 云云同今若人君所行不得其軌舉動不順器服不
 當其物上下無章如是則謂之荒亂之政也亂政數
 行國事之所以禍敗也其意言魚非講事是不軌材

不充用是不物今君觀魚是為亂國之政禍敗之本
 故不用使公行也事度軌量正謂順時狩獵以教習
 戎事也材章物采正謂取其皮革革以脩造器物也下
 云四時田獵治兵振旅以習威儀覆此講事也肉不
 登俎材不登器則公不射覆此章物也別言川澤之
 實非君所及指言不可觀魚辭有首引自相配成也
 ○註臧僖至與戎○正義曰僖伯名彊字子臧世本
 云孝公之子即此冬書公子彊卒是也諡法小心畏
 息曰僖是僖為諡也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
 公孫公孫之子不得祖諸侯乃以王父之字為氏計
 僖伯之孫始得以臧為氏今於僖伯之上已加臧者
 蓋以僖伯是臧氏之祖傳家追言之也成十三年傳
 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故知大事祀與戎也必知兼
 祀者以下云鳥獸之肉不登於俎故也劉炫云田獵
 止教戎而言祀者獵狩主以祭祀故并祀言之下註
 云俎祭宗廟器見此意也○註言器至所起○正義
 曰車馬旌旗衣服刀劍無不皆有法度器用衆物不
 入法度廣言之也器不當法用非其物則為不軌不

萬曆十九年刊

春秋正義

卷三

物政不在君則亂敗之所起也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蒐索擇取

不學者苗為苗除害也獮殺也以殺為名順秋氣也

狩圍守也冬物畢成獲則取之無所擇也蒐所求

反索也獮

息淺反說文作獵穀梁傳云春日田秋日蒐蒐蒐蒐

狩手又反索所百反孕以證反為苗于偽反索至

擇也○正義曰爾雅釋天四時之獵名與此同說者

皆如此註故杜依用之周禮大司馬職中春教振旅

遂以蒐田中夏教蒐舍遂以狩田中秋教治兵遂以

獮田中冬教大閱遂以狩田其名亦與此同鄭玄解

苗田與此小異言擇取不孕任者若治苗去不秀實

者孫炎亦然桓四年公羊傳曰春日苗秋日蒐冬日

狩三名既與禮異又復夏時不田穀梁傳曰四時之

日皆為宗廟之事也春曰田夏曰苗秋曰蒐冬曰狩

皆與禮異者良由微言既絕曲辨妄生立明親受聖

師故獨與禮合漢代古學不行明帝集諸學士作白

虎通義因穀梁之文為之生說曰王者諸侯所以田

獵何為苗除害上以共宗廟下以簡集士衆也春謂

之田何春歲之本與本名而言之也夏謂之苗何擇

其懷任者也秋謂之蒐何蒐索肥者也冬謂之狩何

守地而取之也四時之田總名為田何為田除害也

案苗非懷任之名何云擇去懷任秋獸盡皆不獲何

云蒐索取肥雖名通義義不通也故先儒皆依周禮

左傳爾雅之文而為之說其名亦有意焉雖復春獵

獲則取之不能擇取不孕夏獵所取無多不能為苗

除害為因時異而變文耳謂之獵者蔡邕月令章句

云獵者捷皆於農隙以講事也各隨時事之間

取之名也皆於農隙以講事也各隨時事之間

去逆疏各隨時事之間○正義曰隙訓間也四仲

反疏之月自是常期就其月中簡選間日雖則農

月必有間時故曰隨時事之間三年而治兵入而振

也仲冬農之最隙故大借禮也三年而治兵始治

旅註

其事入曰振旅治兵禮畢整衆而還振整也旅衆也

○振之慎反整也疏雖四至衆也○正義曰雖每

復扶又反下同疏年常四時武猶復三年而一

大習猶如四時常祀三年而復為諦祭意相類也出

曰治兵者以其初出始治其事也入曰振旅者以治

兵禮畢整衆而還振訊是整理之義故振為整也旅

衆也釋詁文治兵振旅坐作進退其禮皆同所異者

唯長幼先後耳釋天云出為治兵尚威武也入為振

旅反尊卑也孫炎曰出則幼賤在前貴勇力也入則

尊老在前復常法也莊八年穀梁傳曰出曰治兵習

戰也入曰振旅習戰也公羊傳曰出曰治兵入曰振

旅其禮一也皆習戰也是其禮同也何休公羊為出

曰祠兵休云殺牲饗士卒鄭玄詩箋引公羊亦作治

兵是其所見本異也此治兵振旅亦四時教之但於

三年大習詳其文耳周禮春教振旅秋教治兵者四

時教民各以其宜春即止兵收衆專心於農秋即繕

甲厲兵將威不軌故異其文耳歸而飲至

以數軍實註飲於廟以數車徒器械及所獲也○數

反註同械疏曰凡公行告于宗廟反行飲至彼飲至

在廟知此言飲至亦飲於廟也軍之資實雖有車徒

器械獵則有所獲詩序車攻美宣王脩車馬備器械

因田獵而選車徒故知數軍實者數車徒器械及所

萬曆十九年刊

春秋疏三

三

物必不建大白大麾大司馬職曰中秋教治兵辨旗物之用王載大常諸侯載旂軍吏載旗師都載旛鄉遂載物郊野載旒百官載旟遂以獮巴鄭玄云軍吏諸軍師也師都遂大夫也鄉遂鄉大夫也或載旛或載物衆屬軍吏無所將也郊謂鄉遂之州長縣正以下也野謂公邑大夫載旒者以其將羨卒也百官卿大夫也載旗者以其屬衛王也凡旌旗有軍衆者畫異物無者帛而已然則治兵旌旗當如司馬職文也案司常職云及國之大闕贊司馬頒旗物如建大常諸侯建旂孤卿建旛大夫士建物師都建旗州里建旛縣鄙建旒道居載旒旒車載旌計大闕治兵俱是教戰而旌旗之物所建不同者鄭玄云凡頒旗所以出軍之旗則如秋以尊卑之常則如冬大闕備軍禮而旌旗不如出師之時空辟實然則大闕所建尊卑之常治兵所建出軍之禮此三年治兵與秋教治兵其名既同建當不異故服虔解此亦引司馬職文明是旌旗所建用秋辨旗物之法案大司馬職教治兵王載大常所以中車云大麾以田又云大白以即戎

者先儒以為王田春夏則大麾秋冬則大常旌旗所用雖如治兵之時然王若親一軍則建大白明貴

賤辨等列註等列行伍○辨如字又方免順少長註出則少者在前還則在後所謂順也○少詩照反註

下註 習威儀也鳥獸之肉不登於俎註俎祭宗廟器

○鳥獸之肉一本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註謂以飾法度之器疏鳥獸至於器○正義曰說文云

有毛為皮去毛為革周禮掌皮秋斂皮冬斂革以其少異故別時斂之散文則皮革通也領上大齒謂之為牙鳥翼長毛謂之為羽齒牙毛羽各自小異故歷言之也登於俎謂升俎以共祭登於器謂在器以為飾諸器之飾有用此材者○註俎祭宗廟器○正義曰饗燕之饌莫不用俎獨言宗廟器者明田獵取禽

主為祭祀若止共燕食則公亦不為下註云法度之器其義亦然非法之器公亦不舉登訓為升服虔以上登為升下登為成二登不容異訓且云不成於器為不辭矣又器以此物為飾寧復待之乃成也周禮獻人凡祭祀共其魚之蠶薨特牲少牢祭祀之禮皆有魚為俎實肉登於俎公則射之而以觀魚為非禮者此言不登於俎者謂妄出遊獵雖取鳥獸元不為祭祀不登於器亦謂盤遊元不為取材以飾器物今公觀魚乃是遊戲故以非之然登俎登器之物雖君所親至於庶羞雜物細小之倫雖為祭祀亦君不射禮水土之品籩豆之物苟可薦者莫不咸在豈皆公親之也劉炫云此言田獵之時小鳥小獸則公不射雖講事而田尚不射小物况魚非講事不宜輒舉則不謂登俎之物皆公所親射祭祀尔土云云同

公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阜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註士臣阜阜臣與與

臣隸言取此雜猥之物以資器備是小臣有司之職

非諸侯之所親也。射食亦反阜才早疏若夫全及

曰山林之實謂材木樵薪之類川澤之實謂菱芡魚蟹之屬此皆器用之所資須賤人之所守掌非人君所宜親及之也此雖意諫觀魚而廣言小事故註云取此雜猥之物以資器備非諸侯所親也雜猥謂諸雜猥碎也資謂器之資財待此而備器之所用及所盛皆是也穀梁傳曰禮尊不親小事卑不尸大功魚卑者之事也公觀之非正與此同也若然月令季冬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嘗魚先薦寢廟彼禮天子親往此譏公者彼以時魚潔美取之以薦宗廟特重其事天子親行意在敬事鬼神非欲以為戲樂隱公觀魚志在遊戲公曰吾將畧地焉註孫辭以畧地畧總故譏之也攝巡行之名傳曰東畧之不知西則否矣。行下疏

註孫辭至否矣。正義曰僖九年傳曰東畧之不知西則否矣。又十六年傳曰謀魯且東畧也。畧者巡行之名也。公曰吾將畧地焉。言欲案行邊竟。是孫辭也。若國境之內不應譏公遠遊。且言遠地。明是他竟也。釋例曰舊說棠魯地。據傳公辭欲畧地。則非魯竟也。釋例土地名棠在魯部內。云本宋地。蓋宋魯之界上也。遂往陳魚而觀之。註陳設張也。公大設捕魚之備。

而觀之。捕音步。僖伯稱疾不從。書曰公矢魚于棠。

非禮也。且言遠地也。註矢亦陳也。棠實他竟。故曰遠。

地。從才用。疏。註矢亦陳也。正義。○曲沃莊伯以

鄭人邢人伐翼。註曲沃晉別封成師之邑。在河東聞

喜縣莊伯成師于也。翼晉舊都在平陽絳邑縣東邢

國在廣平襄國縣。○沃鳥。疏。註曲沃至國縣。正義。

武王子唐叔虞之後也。成王滅唐而封之。今大原晉

陽縣是也。燮父改之曰晉。燮父孫成侯徙都曲沃。今

河東聞喜縣是也。穆侯徙都絳。鄂侯二年魯隱公之

元年也。定公三十一年獲麟之歲也。出公八年而春

秋之傳終矣。出公十七年卒。自出公以下五世。入十

二年而韓趙魏滅晉也。地理志云河東聞喜縣故也。

沃也。武帝元鼎六年行過。改名應邵曰武帝於此聞

南越破。改曰聞喜。志又曰趙國襄國縣故邢國。然則

於漢屬趙國。王使尹氏武氏助之翼侯奔隨。註尹氏

於晉屬廣平。武氏皆周世族大夫也。晉內相攻伐。不告亂。故不書

傳。具其事為後晉事。張本曲沃及翼本未見。桓二年

隨晉地。傳具一本作。○夏葬衛桓公。衛亂是以緩

為曆十九年刊

傳見賢過反

三

有州吁之亂註四月乃葬傳明其非慢也 ○四月

鄭人侵衛牧註牧衛邑經書夏四月葬衛桓公今傳

直言夏而更以四月附鄭人侵衛牧者於下事宜得
月以明事之先後故不復備舉經文三年君氏卒其

義亦同他者放此 ○牧州牧之 以報東門之役註東

門役在四年 衛人以燕師伐鄭註南燕國今東郡燕

縣○燕於賢 疏註南燕至燕縣○正義曰燕有二國
反國名 一稱北燕故此註言南燕以別之世

本燕國姑姓地理志東郡燕縣南燕國姑姓黃帝之
後也小國無世家不知其君號諡唯莊二十燕仲父

見傳 鄭祭足原繁洩駕以三軍軍其前使曼伯與子

元潛軍軍其後燕人畏鄭三軍而不虞制人註北制

鄭邑今河南成臯縣也一名虎牢 ○洩息列 六月鄭

二公子以制人敗燕師于北制註二公子曼伯子元

也 君子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 ○曲沃叛王秋王命

號公伐曲沃而立哀侯于翼註春翼侯奔隨故立其

子光 ○衛之亂也邾人侵衛故衛師入邾註邾國也

東平剛父縣西南有邾鄉 ○父 疏註邾國至邾鄉○

世家稱邾叔武文王子武王之母弟後世無所見既

無世家不知其君號諡唯文十二年邾大子朱儒奔
魯書曰邾伯來奔見於 ○九月考仲子之宮將萬焉
經傳則邾國伯爵也

萬舞也。正義曰：案公羊傳曰：萬者，同今傳云：將萬焉？問羽數於衆仲，是萬與羽為一者。

舞之大名也。何休云：所以仲子之廟，唯有羽舞，無干舞者。婦人無武事，獨奏文樂也。劉炫云：公羊傳曰：萬者云云，籥者云云，羽者為文，萬者為武。武則左執朱

干，右秉玉戚，文則左執籥，右秉翟。此傳將萬問羽，即似萬羽同者。以當此時，萬羽俱作，但將萬而問羽，即必數非調羽，即萬也。經直書羽者，與傳互見之。

羽數於衆仲。問孰羽人數。對曰：天子用八。八，六十四人。諸侯用六。六，六三十六人。疏：六六三十六，六六三十六，六六三十六。

正義曰：何休說如此，服虔以用六為六八四十八，大夫四為四八三十二，士二為二八十六，杜以舞務宜方行，列既減，即每行人數亦宜減，故同何說也。或以襄十七年鄭人賂晉侯，以女樂二八為二伯之樂，知

自上及下行，皆八人，斯不然矣。彼傳見晉侯減樂之半，以賜魏絳，因歌鍾二肆，遂言女樂二八為下半樂。張本耳，非以二八為二伯，若二八即是二伯，鄭人豈以二伯之樂賂晉侯，豈以一伯之樂賜魏絳？

大夫四。四，四十六人。士二。二，二十四人。士有功賜用樂。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也。八風：八方之風也。以八音之器播八方之風，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節其制而序其情。八音：金、鐘、石、磬、絲、琴、瑟、竹、簫、管、土、埙、木、祝、敔、匏、笙、革、鼓也。八方之風：謂東方、谷風、東南、清明、風、南方、凱風、西南、涼風、西方、閭闔、風、西北、不周、風、北方、廣莫、風。夫舞至八風，東北、方融風。匏，白交反。蹈，徒報反。正義曰：舞為樂主音，逐舞節八音，皆奏而舞，曲齊之，故舞所以節八音也。八方風氣寒暑不同，樂能調陰陽和節氣。

萬曆十九年刊

春秋左傳

卷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八方風氣由舞而行故舞所以行八風也。○國人音至其情。○正義曰八音為金石土革絲木匏竹周禮大師職文也鄭玄云金鍾鎛也石磬也土埙也革鼓鼗也絲琴瑟也木祝敔也匏笙也竹管簫也八風八方之風者服虔以為八卦之風乾音石其風不周坎音革其風廣莫艮音匏其風融震音竹其風明庶巽音木其風清明離音絲其風景坤音土其風涼兌音金其風闓闓易緯通卦驗云立春調風至春分明庶風至立夏清明風至夏至景風至立秋涼風至秋分闓闓風至立冬不周風至冬至廣莫風至風體也逐天氣隨八節而為之立名耳調與融一風二名昭緯云坎冬至至樂用管艮主立春樂用壎震主春分樂用鼓巽主立夏樂用笙離主夏至樂用絃坤主立秋樂用磬兌主秋分樂用鍾乾主立冬樂用祝敔此八音之音既有二說未知孰是故兩存焉更說制樂之本節音行風之意以八音之器宜播八方之風使人用手以舞之用足以蹈之節其禮制使不荒淫次

序人情使不蘊結也蟋蟀詩曰無已大康職思其居是節其制也舜歌南風曰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人之財兮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人之慍兮是序其情也故自八以下註唯天子得盡物數故以八為列諸侯則不敢用八公從之於

是初獻六羽始用六佾也註魯惟文王周公廟得用

八而他公遂因仍僭而用之今隱公特立此婦人之廟詳問眾仲因明大典故傳亦因言始用六佾其後

季氏舞八佾於庭知惟在仲子廟用六佾音逸僭于念反

註魯惟至用六。○正義曰襄十二年傳曰魯為諸姬臨於周廟是魯立文王之廟也文王天子自然用八禮記祭統曰昔者周公旦有勳勞於天子成王康王賜之以重祭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

天子之樂也康周公故以賜魯明堂位曰命魯公世
 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是周公之廟用八也傳曰
 始用六佾則知以前用八何休云僭齊也下倣上之
 辭魯之僭倣必有所因故本其僭之所由言由文王
 周公廟用八佾他公之廟遂因仍僭而用之今隱公
 詳問衆仲衆仲因明大典公從其言於仲子之廟初
 獻六羽故傳亦因言始用六佾謂仲子之廟用大佾
 他公則因用八也至襄昭之時魯猶皆亦用八故昭
 一十五年公羊傳稱昭公謂子家駒曰吾何僭哉答
 曰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此皆天子之
 禮也是昭公之時僭用八也此減從正禮尚書於經
 若更僭非禮無容不書自此之後不書僭用八佾知
 他廟僭而不改故杜自明其證其後季
 氏舞八佾於庭知唯在仲子廟用六也 ○宋人取邾
 田邾人告於鄭曰請君釋憾於宋敝邑為道釋四
 年再見伐之恨 ○道音導 鄭人以王師會之王師
 本亦作導

不書不以告也

伐宋入其邾以報東門之役邾郭

也東門役在四年 ○邾方夫

宋人使來告命告命

策書

公聞其入邾也將救之問於使者曰師何及對

曰未及國怨公知而故問責窮辭○使所吏

公怒及下同

乃止辭使者曰君命寡人同恤社稷之難今問諸使

者曰師未及國非寡人之所敢知也為七年公伐

寡人諸侯稱同姓大夫長曰伯父少曰叔父有恨

恨諫觀魚不聽諸侯至不聽○正義曰詩伐木

疏諸侯至不聽○正義曰詩伐木

謂同姓大夫皆曰父異姓則稱舅觀禮載天子呼諸
侯之稱曰同姓大國則曰伯父其異姓則曰伯舅同
姓小邦則曰叔父其異姓則曰叔舅然則諸侯之國
有大小之異大夫無地之大小明以年之長少為異
莊十四年傳稱鄭厲公謂原繁為伯父禮記祭統稱
衛莊公呼孔悝為叔舅諸侯呼異姓大夫為伯舅同
姓大夫為叔父者雖則無文明亦然矣信伯者孝公
之子惠公之弟惠公立四十六年而薨則子臧此時
年非幼少呼曰叔父者是隱公之寡人弗敢忘葬之
稱叔父也此註自言呼臣之大法耳

加一等○加命服之等○宋人伐鄭圍長葛以報入

邪之役也

春秋左傳註疏卷第三

